

第十三卷　第二十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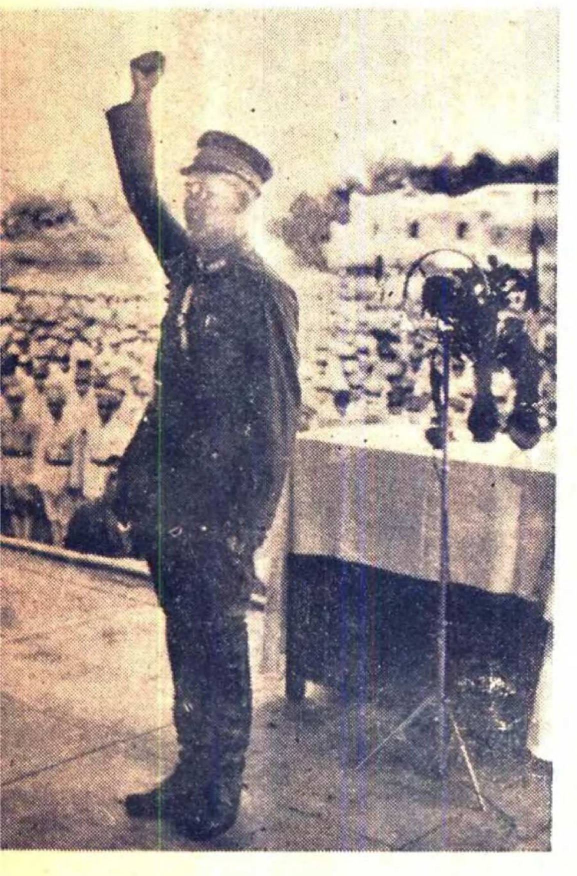


日大使川越呈遞國書↑



←李宗仁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新任法國駐華大使那其亞(中立者)抵滬與李石曾褚民誼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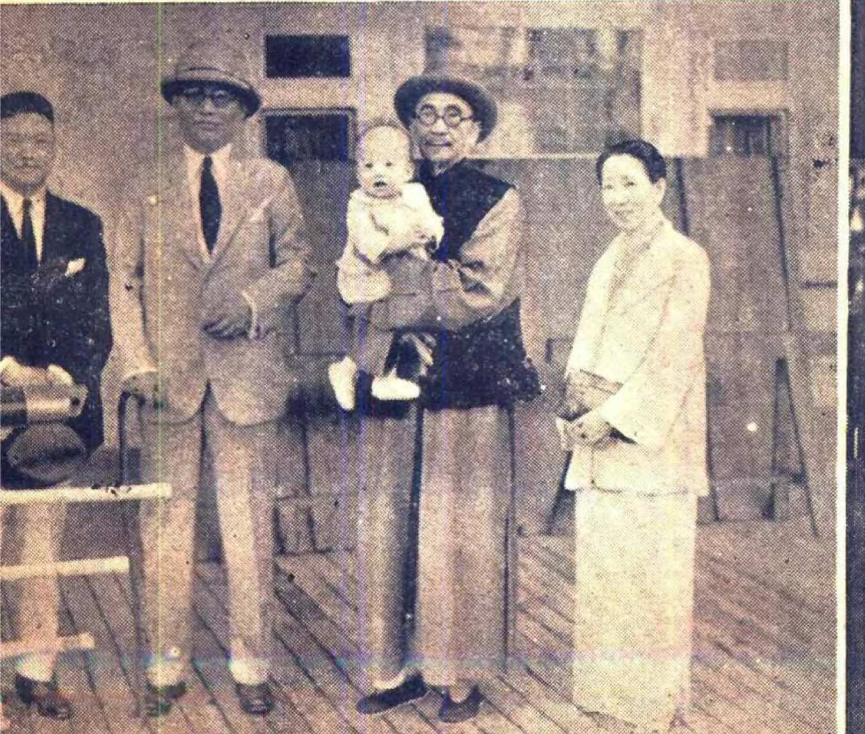


←白崇禧在南寧就第四集團軍副司令



榮抵滬左起第二人與
唐紹儀及孫女唐夫人

陳濟棠就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巴勒士丁暴動的一斑，英警正在驅逐回民○

亞皇出滑鐵盧車站時，受倫敦市民，熱烈歡迎○↓

←亞皇抵英，在少桑浦頓下輪之一瞥○

→法國大罷工時，人民爭購報紙情況○

巴黎大商店中之罷工男女雇員○↓

←美國共和黨新推候選總統藍敦氏○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七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二日出版



外論介紹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附錄

文藝

一週簡評

兩廣問題

兩廣問題，本週無重要變化，不過今後的趨勢，可以看出一點。

相持的現狀，不能算是和平，一定要設法解決，怎樣解決呢？

現在可以知道的，是：中央不靠武力解決的計畫，要注重用政治解決。兩廣雖是一個問題，也或者要分別辦理。又可以這樣說：廣西李白，在社會上還能得到些原諒，陳濟棠却不容於粵人。粵空軍數十人携機九架飛歸中央，就是陳濟棠失掉粵人同情的證據。

二中全會

本期齊稿時，關於二中全會的情形，還不能豫測，不過也可以說一點。

此屆中全會，爲兩廣問題而召集，對於兩廣事，當然要有所決議，如何決議，則不可知，不過據形勢判斷決不會如一部分想像之討伐令，因爲中央要貫澈力避內戰的方針。

關於對日問題，兩廣有要求立即絕交宣戰的提案，而七日晚港電，陳濟棠要把粵存硬幣七八千萬，賣給日本，充抗日軍費，這種情形國家實在危險的很。本屆中全會主要的使命，要息內憂，說不到去外患。外交部聽說要報告外交尚未至絕望境界，那麼大會的議決，恐怕還是重述去冬全代大會之聲明，交國府當局負責處理。

北方形勢

北方形勢，骨子裏很不好，因爲近來內憂的成分很多。兩廣有代表在平津活動，這當然不是勸抗日。宋韓於上次籲和通電之後，尚無表示，但盛傳有組織保安總司令之醞釀。兩廣「抗日」，冀魯「保安」，這樣輕輕地就把中國分成三截了。不過華北進一步的變局，最短期內尚不至實現，也要看中央對兩粵關係之演進如何。

日本對華北政策，自然是一貫的，不過對於這種新變局的醞釀，却不一定是主動，因爲日本一切步驟還未大定。

新大使川越氏到京了，不過尚未開談。一方中國有二中全會，一方日本武官在滬開會，大概外交談話還要等待些時

。將來要談，還是從華北說起，形勢如何，暫不預言。

（知非）

義亞案宣告「結束」

義大利用既成的事實，應付國聯，在本週的國聯大會中，已獲全勝。結束義亞案的決議，已於四日通過，制裁亦規定十五日撤消。國聯會已隨着解決議案的通過而閉幕。但是義亞案雖强制宣告結束，歐局的多事，則方在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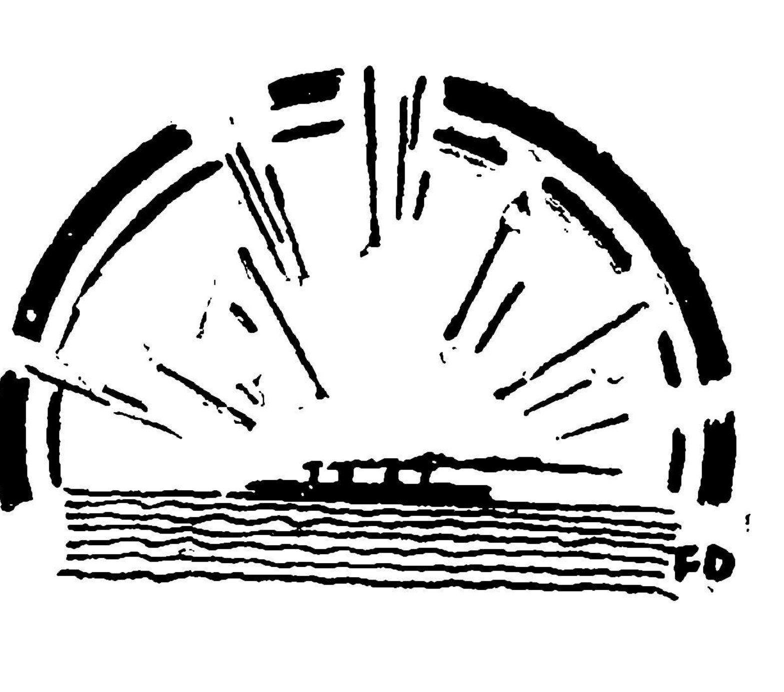
這次國聯聲望的墮落，實開前此未有紀錄。義新聞記者的叫囂，捷克攝影員的自殺，已足夠象徵國聯的沒落。最後但澤主席侮辱國聯會員與旁聽人的一幕，更具有悲慘嚴重的意義。英法列强讓步的結果如此，所以可悲的不僅是亡國的亞比西尼亞！

亞皇這次親自出席國聯，作激昂悲憤的陳詞，國聯負責者，天良自不能無愧，這是歷史的悲壯劇！駐英亞使館館員五日在倫敦發表的演詞，說亞國仍將奮鬭到底，不要求他國輕流一滴鮮血。亞人能有這樣表示，倘再能用行動去証實他們的壯志，那亞國眞可以不亡了。

按照目前的形勢，英國對義的關係，既已弄成焦頭爛額，而對德方面，一時更無進行交涉之可能，問題表的答覆，形同擱置。據英國政界人士的推測，以爲英國外交的途徑，非着手改組國聯，即出於與法比締盟的一途。前一辦法頭緒紛煩，不是一時所能收效，結果惟有碰壁。如要借它延宕時間，恐怕亦非野心國家所容許。後一種辦法的影響，惟有引起戰爭，但大多數國家果能團結一致，壁壘鮮明，也未嘗不可遏止少數野心國家的發動。現在就怕的是領袖國家仍採模稜的態度，想保持均勢，那末結果惟有使一九一四的大慘劇重演於今日。

蒙特羅會議

國聯會結束後，處理土耳其武裝海峽要求的蒙特羅會又宣佈續開。因爲俄土的妥協已在會外成立，所以新協定的簽字，大概無甚問題。土耳其成功的因素，一因實力培養已成，二因外交上不孤立，三因善於利用時機，她能夠恢復國權，當非倖致。各國對此問題，雖然態度不一，但均能順從土方正當的要求，使修約事得一合法的解決，這種先例的樹立，也是值得稱讚的。美中不足的便是義大利仍然藉口地中海的形勢，不肯正式參加，非令英國屈服到底不可，英國現時的地位，眞是狼狽極了。所好蒙特羅約的成立，可不受義方態度的影響。（素）



建設運動與經費來源

尹伯端

國民政府行政院蔣院長，於去歲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一文，繼新生活運動之後，而提倡建設運動，謂前者以改善國民的精神生活，後者以發揮國民的創造能力。本年元旦，蔣氏之廣播演說詞，復重申其重要，謂係「一件自救救國的重要事情……一定要和新生活運動，同時並行，相輔而進，」繼即說明建設運動之實施，事項與方法，而歸納為振興農業，鼓勵墾牧，開發礦產，提倡徵工，促進工業，調節消費，流暢貨運，調整金融等八大綱，言簡意賅，兼籌並顧，最近復籌設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會，發表委員五百餘人，集全國賢俊共謀推動，假使上下一心，持以毅力，使此種經濟建設綱領，一一見諸實行，則誠為蔣氏所言，「不僅我們各人自己之生活，可以因此趨於安定，整個經濟的困難，也可迅速突破，使國家趨於富強之域」，而我國民經濟，在現階段上，得合理而堅實之發展，當可計日而待也。

顧政府提倡建設，已不自今日始，比年以來，所以未有完滿之實績者，除時局不安定，人材難羅致，尚有其最大原因，即為經費無着！夫建設雖為善政，要以時局安定經費充足為前提。我國年來，雖外交情勢，日趨危殆，而內政轉因之漸入軌道，是建設事業，在內部的環境上，已無障碍可言。所堪注意者，即經費之如何籌集。

一　建設經費在國家歲出預算上之地位

建設經費，每為鉅額，故政府苟欲從事建設，必在國家

預算上預定鉅額經費，或另指確實之財源，實行會計獨立，以免建設事業，受國家財政之影響，而陷於停頓，如是積月累年，然後成效可睹，此絕非短期間之少數臨時收入，（如過去政府擬辦之公務員建設捐），便可了事。我國在北京政府時代，一面因當局者，未認識建設事業之重要，故建設費在歲出預算上，毫無地位可言。洎自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後，政府即不斷的有從事建設之宣言，然事實上仍以時局不安定，經費無着落，祇能枝枝節節而為之。建設費在歲出預算上之地位，幾等於零，其經費之增加，蓋為最近兩年間之事耳，吾人試一探近數年之國家預算，即可知其究竟。

查我國有關經濟建設之支出，表現於歲出預算上者，有四種：曰建設費，曰交通費，曰實業費，曰國營事業資本。四者中顧名思義，當以建設費為建設的支出，實則前三者，在經常歲出預算中，大部係充經濟行政機關之人事費與行政費，其真正投之建設者，在比例當屬小部分，茲分論之。

（一）建設費　建設費係充建設委員會，首都建設委員會，導淮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全國航空建設委員會廣東治河委員會東方北方大港籌備處之經費。其支出總額，在十八年度為二百十二萬餘元，十九年度增為二百七十餘萬元。二十年以後，因東北方兩大港籌備處，改由交通鐵道兩部會管，而一部水利委員會，則改內政部管轄，故經費減為一百七八十萬元。準此而論，則建設費之支出，殆完全係機關維持費而已。其用諸建設者，當以二十三年以後之臨時建設費一部分為是，茲將此項支出，對國家歲出上所佔比例，分析表示如下

年度	總歲出	建設費	建設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民國二十年	八九三、三三五、〇七三	二、一九七、六一四	〇·二四六%
民國二十一年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二	七、〇八六、一九五	〇·八九六%
民國二十二年	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	七一五、〇〇〇	〇·〇八六%
民國二十三年	七五一、八一三、二九八（經常）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經臨合計）	一、八二一、一八〇（經常） 三五、九八九、〇四五（經臨合計）	〇·二四一% 三·九一%
民國二十四年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三六、三七四、八九〇	三·八〇%

上列數目，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經常建設費之支出，恒不及總歲出百分之一。民二十三年度，臨時建設費之支出，突然增為三千餘萬元，二十四年度，且較之略有增加，此固政府努力建設之表示，然細考其內容，又不盡全用於建設

。即以二十三年度預算而論，在編製概算時，建設費之臨時支出，僅列導淮委員會之九百餘萬元。及正式預算成立，建設臨時費，乃變成三千四百餘萬元，其分配如左：

建設臨時費	三四、一七六、八五六
(1)軍事建設費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2)導淮委員會	九、九八二、七九四
(3)經濟建設費	一〇、一九四、〇六二

上列軍事建設費之一千四百萬元，吾人固不能否認其為建設支出，然其來由，乃因二十三年編製概算時，初提之軍費概算，達四萬萬餘元，嗣以數目太大，乃酌移一千五百萬元於文化教育部門內，稱軍事教育費，更移一千四百萬於建設部門內，稱軍事建設費。故此一千四百萬元，嚴格地說，不能謂為建設費。後二者即令全部皆用於建設支出，亦不過二千萬有奇，不過佔全歲出百分之二。

（三）交通費 交通費指鐵道交通兩部，及所屬不合營業性質之機關經費而言，—有營業性質之機關，另編營業預算—此項支出，大部用於交通行政費，人事費及交通教育費方面，從廣義的說，交通機關之設置，與交通人材之利用與培養，不能謂與建設無關。然從狹義的說，並非真正之建設支出。至此項支出，在歲出總預算上所佔比例，略如下表：

年度	總歲出	交通費	交通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民國二十年	八九三、三三五、〇七三	三、九九八、二四三	〇.四四七%
民國二十一年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七	五、八九五、五一四	〇.七四七%
民國二十二年	八二八、九二二、九六四	五、〇八三、七三八	〇.六一三%
民國二十三年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	五、一九九、七五七	〇.五六六%
民國二十四年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四、九二九、一一二	〇.五一四%

（二）實業費 實業費係指實業部及所轄各機關之經費而言，其中如農務機關之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模範林區管理處等，鑛務機關如地質調查所，商務機關如國際貿易局，商標局，商品檢驗所等，皆與經濟建設，極有關係，惟其支出，仍大部為人事費與行政費，非嚴格的建設費支出。其數目在歲出上之比例如下：

年度	總歲出	實業費	實業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民國二十年	九八三、三三五、〇七三	七、四三四、三六二	〇.七五六%

民國二十一年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七	六、一六七、三二三	〇・七八二%
民國二十二年	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	四、二三四、九二一	〇・五一〇%
民國二十三年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	四、一三四、三九〇	〇・四五〇%
民國二十四年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四、三八九、七八〇	〇・四五八%

(四)國營事業資本　國營事業資本，原不見於經常預算中，惟二十三年後之臨時預算，列此一類。查此項支出，係營業投資性質，與真正支出 De'pense Se'cle 之性質不同。惟我國此項支出，數目雖小，而均用於路電郵航建設方面，謂之爲交通建設經費，也無不可。茲將二十三四兩年度之預算數列後：

年度	總歲出	國營事業資本	國營事業資本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民國二十三年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	五〇、三一八、七一六	五・四八%
民國二十四年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六〇、九七一、一六六	六・三七%

又此項支出之利用，依二十三年度之預算，分配如左：

A.交通部主管	一五、一〇一、六六七
1,電政建設費	九、九六四、九六七
2,郵政建設費	二、七八四、六〇〇
3.航政建設費	二、三五二、一〇〇
B.鐵道部主管	三五、二一七、〇四九
1.粵漢鐵路建設費	一九、二一七、〇四九
2.玉萍鐵路建設及購料費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吾人試一檢視上列各數目，則知國庫支出，投用於建設事業者，爲數甚微。若僅就建設費一項支出而論，則不過總歲出百分之一二。若合建設交通，實業，國營資本，四項支出之總數而論，其比例之折衷數亦不過百分之五六，有如下表：

年度	總歲出	經濟建設費總支出	對總歲出百分比
民國二十年度	八九三、三三五、〇七三	一三、六三〇、二一九	一・五二%
民國二十一年度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一	一九、一四九、〇三一	二・四二%
民國二十二年度	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	二〇、〇三三、六六〇	二・二一%

民國二十三年度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	九五、六四一、九〇八	一〇・四一%
民國二十四年度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一〇六、六六四、九五八	一一・一四%

（註）民國二十二年度以前各年之經濟建設支出，無「國營事業資本」一項。

上列各數之百分比，逐年增加，可見當局於財政拮据之中，仍努力建設，此亦差強人意之事。二十三年以後之比例數，所以激增者，原因在有一部分之軍事建設費加入。究其實際，是否用於建設，吾人亦無從得知。以中國年支約十萬萬之預算，而建設支出，不過數千萬，在此建設運動之口號下，吾人當然不能認為滿意。雖然此不足為當局怪也，中國財政一向有其不可避免之病根在，第一軍債費之支出，已有侵吞全預算而嫌不足之勢。依最近政府所公布之民國二十五年度預算，軍事費經臨合計，共為四萬萬四千二百餘萬元，債務費之支出，雖較去年略減，然亦有二萬萬三千九百餘萬元之鉅，兩者合計，幾佔全預算百分之七十，此外餘款有限，欲令對建設支出大事增加，殆為事實所難能（實際上本年度預算，建設費已增一千六百餘萬元）。第二則中國之天災人禍層出不窮，意外支出，恒令理財者窮於應付，財政部長孔祥熙氏去年發表之財政報告書有云：「二十一年上半期，值當一二八事變之後，國難嚴重……二十二年春夏之交，贛省剿匪工作方般，而榆熱告急，平津戒嚴，餉糈支出，為數益鉅。及軍事略定，戰區救濟，需欵日多。入秋以後，黃河巨浸成災，閩省變叛，繼之而起，賑欵之籌措，軍餉之支給，幾令應接不暇！」孔氏此言，皆寔情也。近兩年來，如川陝甘之剿匪工作，去年之江河水災，最近之華北事變，或減少國家稅收，或增加國庫支出。坐是財政年年虧耗，負債日深，焉有鉅資從事建設？即此每年建設費之小額的增加，已屬難得，蓋當局者對此，寔心有餘而力不足也。

二　籌欵方法之檢討

建設經費，既不能全恃國庫之資力，已如上文所述，其勢不能不另闢財源，以獨立之計算，謀經濟建設之發展。顧一言籌欵，則方法宜慎，否則利未見而害已隨之。茲先簡述各種籌欵方法，而一加檢討。

（A）　建設公債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開二四六次會議，財長孔祥熙，鐵長張嘉璈，共同提案，請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以興築西南鐵路。二月五日中政會第七次會議，即正式通過此項提案，發行民國二十五年鐵路建設公債一萬萬二千萬元。發行辦法，定本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分三期發行，每期各

發行四千萬元。鐵道部擬以此項公債四分之三，建築由長沙經貴陽以達四川之鐵路，以其餘半數建築湘桂鐵路，半數分別補助平綏路展築包甯線，正太路展築滄石線，膠濟路展築濟臨線。又本年二月一日深夜，財政部發表發行統一公債及復興公債，債額共爲十八萬萬元，前者定額爲十四萬萬六千萬，用以掉換舊債劵三十餘種。後者定額三萬萬四千萬；用途之規定雖廣泛，然亦有「扶助生產建設」之規定焉。

公債收入之用於建設事業，乃財政理論上最良好之處置。蓋由公債得來之財源，乃對國民行預課，在國民爲將來的負担，在國庫爲債欵的利用，故嚴格地說，公債不能稱爲收入Revenue，而祇能稱爲進欵 Entre' des Caisse 以在負債期中，有利息之支付，而到期時，又應作本金之償還也。此種資源，旣與稅金異其本質，在消費的支出中，總以不用爲是，而投諸生產有益事業，有預期的收入或成效可睹者，則以公債支應爲最當。

現代國家，能以大部公債收入，投用於建設事業者當推蘇俄。第一次新經濟政策下之擧債姑勿論，即就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四年，爲建設而發行之內國公債額，爲數已達一百四十一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而一九三五年，又有三十五萬萬公債之發行。每次擧債，皆購者踴躍，數年之間，公債持有人數，由六百萬人，而增至四千五百萬人，於此可見其應募者之多，此雖國家財政之運用良好，以及募債方法妥善所致，然而公債之投用適當，故其民樂於援助，亦其一因也。

中國自民元迄今，所負內外債，已達數十餘萬萬，每年本息支出，亦達二萬萬數千萬元，增加國民之負担，不可謂不重。然試一問其用途，則大率用於彌補財政不足，間有投用於振興實業，（如江浙絲業公債，）撫卹災黎，（如水災公債）者，已如鳳毛麟角，百不得一；至於用諸建設事業，作有計畫之生產費支出者，殆未之見。今當局旣有此決心，以公債從事建設；吾人在原則上自當贊助政府此種善政，然猶不能已於言者，即公債之發行，在中國今日，尙有不利之點在，不得不愼重考慮耳。

第(一)公債之作用，在吸收民間之遊資，以供政府正當之投用。故其發行，首重公開募集，俾人民之有餘資作儲蓄者，得投之於公債，以民間之儲蓄資金，作政府建設經費，政府之支銷，即等於人民之儲蓄，如是始不致侵及人民產業之需用資本。今政府之發行公債，均採銀行包銷之方法，承銷此項公債之銀行，其關係爲單純的對政府投資，並不問民間對公債之銷納量如何，亦不問所以轉售於民間之法。於是

政府歷次所發公債，大率保存於銀行家之手，而成爲交易所裏投機交易之標的物，至儲藏民間以儲蓄方式而支用利息者，不過絕少部分耳。公債之發行，既成爲銀行家對政府之直接投資，於是工業者所需用之活動資金，皆一一爲政府公債所吸收以去，金融因此緊迫，百業由是凋敝，影響國民經濟，良非淺鮮！

第(二)政府發行公債，既採銀行包銷方法，然果低減其債息，亦不致全部吸收銀行之放欵能力。無如中國歷次公債，其利率均在週息六厘以上至達月息八厘者。且其發行價格，從未照法定之九八標準出售，依立法院長孫科氏之最近談話，國民政府所發行之公債，價格大率在五折到七折之間。銀行家以五十元之資本，可得公債百元，表面六厘利息，而實爲一分二厘，又有確實國家稅收以爲担保，世間獲利之事；甯有勝於此者？故銀行家竭全力以吸收存欵，復盡其最大量以貸之政府，由是有一分二厘以上之公債收益，遂不能不有七厘以上之定期存欵，有此高利之存欵，銀行家遂不得不保持其高利的放欵，至是一般工商業者遂呻吟於高利貸之下，而莫可如何，推源禍根，皆由公債。最近政府當局之談話，與經濟學者之主張，似皆注意此問題，然最近發行之鐵路建設公債，統一公債，復興公債等，皆爲週息六厘，後者雖有減爲五厘之說，然亦相差甚微。若此高利率與折扣發行制度，無澈底之改革，吾恐政府爲國民經濟而建設，其結果不免因建設而妨害國民經濟也。

第(三)銀行承銷政府公債，假如係以民間在銀行之儲蓄存欵，作購債資金，其結果與人民以儲蓄資金，直接購債者，尚無大差，雖不免如前文所述，有政府與工商業者，競取資本之嫌，然果債利適中，投用得當，未始不可期其利多於害。無如中國銀行界之公債投資，以最近之現象觀察，似早已超過以存欵購債之程度，而入於膨漲紙幣，銷納公債之階段。本來紙幣膨漲之結果，幣値下落，百物騰貴，有貨幣收入者，既已無形中減其實質，在消費上又因物價高漲而增加支出，惟少數企業家得於通貨膨漲的景氣過程中，獲得高價之利益。故此種政策，不啻剝削消費大衆之利益，而利於少數資本家之手段。至於以膨漲通貨與增發公債，相輔而行，則利於資本家，侵害消費者較單純的膨漲紙幣爲尤甚。因爲銀行家購買公債，根本不用資本，而僅恃印刷機器的轉動，即可購進無限度的國債，享受折扣與高利之種種利益，而此種種不當利得之來源，皆一一從民衆之血汗中得來也。中國在改行法幣後不久，而有大量之公債發行，同時各銀行之紙幣發行額，亦日漸增加，履霜堅冰，眞令人抱無窮之杞憂

也。

第(四)在信用鞏固之國家，其發行內債，原不必提供担保品，以國家全部國富，及財政的良好運用，即係償債之保証也。中國以過去債務行政之不良處置，國信喪失，於是發行公債，必先提供確實担保品，必償債基金有着，而後債票始有人接受，因此國家之最大稅收，幾盡爲債票持有人所吸收以去。最近政府之負債額，依持券人公會宣言所說，「截至本年一月底，共尚負十四萬六千餘萬，每月應付本息基金一千五百餘萬元之多……上年七月以後，關稅逐月，多屬短收，除撥付外債及賠欵外，內債本息基金，平均每月短少約四百萬元，悉由政府臨時籌墊足額……」此種現象，在國家財政的立場上，何等不利！今乃於不及兩月之期間，發行復興公債三萬萬四千萬，鐵路建設公債一萬萬二千萬，國庫短期憑証一萬萬元，四十日內舉債達五萬萬數千萬元之鉅，造成中國公債史上之新記錄。不知關鹽等稅，在此經濟恐慌，日益深刻之景象中，其收入自必逐漸減少，而政府膨漲通貨之結果，雖一方面暫時有取之不盡之財源，然在他方面則與私人經濟所感受之影響無異，即一面稅收減少，一面支出增加是也。如此狀況，誠不知今後國庫，如何負担公債之本息資金耳。

第(五)公債償還之資金，仍出於租稅，乃人衆皆知之事實。在厲行現代稅制之國家，其租稅皆側重能力課稅，以累進稅方法，重課富人之資財，故一方面公債之利息，雖爲富人所獨占，而他方面償還之資金，仍出於富有階級，其中尚存一調劑的作用。然吾人如實地計算各國之收支，便覺以英美法德等厲行累進稅制國家，舉其收入全部，尚不足以償付公債本息，檢視下表，即可瞭然。

國別	年度	累進課稅收入	國內債務支出	盈或虧
英國	一九二八年	一三〇、三四〇千鎊	三四〇、〇〇〇千鎊	不足　二〇九、六六〇
法國	一九二八年	四、六五〇、六〇〇千佛郎	一九、八八三、〇〇〇千佛郎	不足一五、二三二、四〇〇
美國	一九二九—三〇年	一、二一一、六〇〇千美元	一、二一三、九〇〇千美元	不足　二、三〇〇
德國	一九二八年	九三三、七〇〇千馬克	六二一、七〇〇千馬克	餘　三一二、〇〇〇

見——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Debt and Texation, P.P. 94-95.

依上表所示，英美等國之償債基金，平民尚負担一部，至國用支出，則大部出於間接稅，而歸無產大衆負担。中國

稅制向爲畸形的發展，直接稅無一種實施，而間接稅中之關鹽統三稅，佔國家歲入百分之九十以上，此皆貧民之膏血也，以作國用，已覺負担不平，乃以此充債務，供資產階級無厭之求，不獨有失財政上社會政策之作用，竊恐人民疲敝之餘，終有倒斃之一日也。

總之以公債充建設之用，就公債的用途而論，原爲極良好之辦法，在原則上吾人自不應反對。不過公債本身，原爲一損窮利富之物，在中國目前所採之公債辦法，又有其特別之弱點在。夫建設所以利民，即不應因建設而反害民。以中國目前之環境，行極度之公債政策，縱以其全部收入，用之建設，吾恐建設之利未及享受，而此搖搖欲墮之國民產業，已因此而摧毀無餘矣。良藥可以愈病，然用之過猛，反是以死人。公債政策，雖不失爲籌集建設費之一法，然終望政府審度利害權衡輕重，幸勿操之過急也。

(B)利用外資

利用外資，以開發本國富藏，祇要借欵之條件不苛，資金之使用得當，即可期其有利而無弊。孫中山先生在講演中國建設問題，主張開放門戶，吸收外國資本，利用外國人才，來發展中國之實業交通，此即利用外資，從事建設之主張也。惟自民國十六年以來，迄於現在，除美棉麥借欵外，舉借外資，始終屢議不成。在二十年春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博士，曾發表論文，改善德國與協約國之賠償問題，主張由德國以原料及欵項供給中國，用以在華闢一大市場，俾德國得藉此償付其戰債，中國亦可藉此機會，從事建設工程廣築鐵路與汽車道，開濬黃河淮河，興築船港，俾容納失業工人，安插被裁軍隊。此項計畫，雖未經國際間之正式討論，然要不失爲外人贊助我借用外資之表示。其後因銀價跌落之故，美白銀派議員畢德門氏，復有對中國貸借銀欵之倡議，擬以十萬萬生銀，貸與中國，分五次交欵，每次二萬萬盎斯，年息二厘，本息均以銀計算，並不指定担保品，期限五十年，但十年後，中國得用金或銀起始償還。此種優越條件，爲我舉借外債以來所僅見。其時除一部分學者，深恐銀價長此下落，表示反對外，朝野均表贊同，可惜此議未成，而九一八之事變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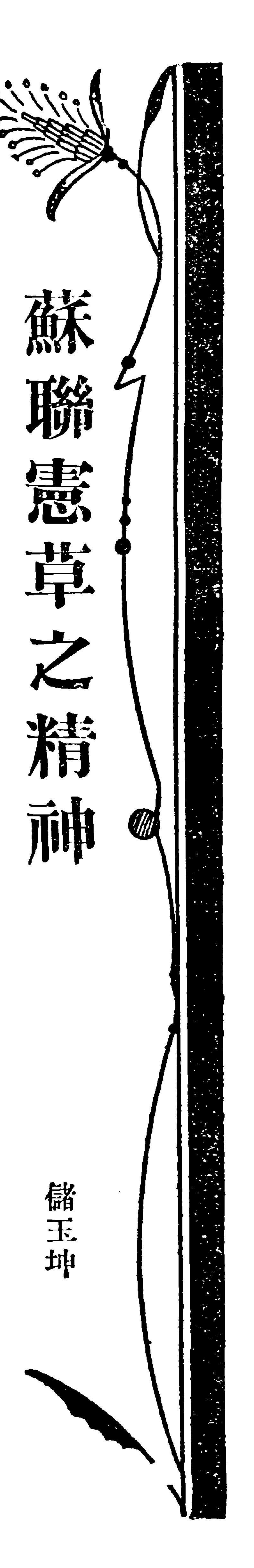
國難發生後，財長宋子文氏遊聘歐美，卒有美棉麥借欵之成立。此次借欵不獨條件不似上述借欵之優越，而且所借者爲棉麥而非現金，其貨品之價格，又不低於國內棉麥之價格，故從經濟上與財政上觀察，皆係中國之損失。然賴有此次借欵，中國經濟委員會乃因之成立，至今農業，水利，交通各建設計畫，粗具規模，未始非借欵之功。不過我以積弱

之國家，外受强鄰之壓迫，美棉麥借欵甫成，即招致日本反對各國對華借欵之宣言。自茲以來，國事日非，至今日而欲利用外資，非外交方面，有澈底之開展，恐難得一合理的外國借欵矣。

三　結論

依上文所述，建設運動，雖爲中國目前所急需，而建設經費之籌措，則尚無一妥善方法。處今日之局勢，利用外資，既非輕易所能做到，而且喪權辱國之條件，亦非吾人所能忍受，其勢惟有求諸自己。然公債政策，既不宜於短期內極度行使，而政府前此擬辦之公務員所得捐等，又細微已甚－年不過三百餘萬元－無補於事。吾人以爲在今日而論建設，宜先立一適合環境之長久計劃，持以毅力，循序漸進，不可立異鳴高，尤不可躁進以求速效。中國今日之國家財政，與國民經濟，正如一久患沉疴之人，宜於徐徐調養，若謂運動有益軀體，遽令其作劇烈運動，其不猝然倒斃者幾希。至於建設運動之本身，愚意以爲宜分爲救濟的與開發的兩大類。蔣先生所謂「振興農業，鼓勵墾收，流暢貨運」等等，亦非先從救濟着手不可。政府最近有農本局之設立，對農村固已着手救濟。至於開發事業，以我國地藏之富，不患無着手之所，苦者惟在經費之支應。愚意在財政不充裕之國家，而謂開發與建設，尚有一不費資本之方法，可以利用，即採讓與權Concession制度是也。此制度之作用，係將國內某種事業經營權，某項鑛產開發權，或鐵道建築權，由政府以特殊讓予之形式，委由國內外一私人公司經營，政府嚴訂一切條件限制歸還特權之時期，及一切營業事項。如是政府可不費資本，而得各項建設之實施。在讓予期中，每年尚可獲得若干報酬。法國鐵道，大部係以讓予權形式歸之私人公司經營，而於一定期間，即收歸國有。蘇俄自革命成功後，即厲行讓與權制度，吸收國外資本，以發展其經濟建設。中國目前，雖外有强鄰，內受匪禍，時局既未大定，自難全合於讓與權制度之條件。然亦不妨擇其與國防無關，地方較爲安定，而政府便於監督者，試爲推行，一面研究各國所行讓與權制度，以資借鑑，於我建設前途，或亦有相當之補益也。

至於建設經費之本身，則中國今日，無論爲挽救財政計，或籌集建設經費計，均應於現有稅收之外，另闢新稅以應之。中國至今，依然全部靠間接稅收入，以支應國用，無產大衆，受重重之剝削，至都市間之富有階級，其財產之增殖，生活之優裕，遠過一切，而政府始終無一稅及之，寗非怪事？茲者所得遺產等稅，勢在必行，中國人一般之財產登記雖尚未舉辦，普遍的所得稅，固難即刻施行。然未嘗不可採「源泉課稅法」就所得來源之易於征課者，先爲征收，如公私機關人員之薪俸所得，工商企業之營利所得，均可先行征課。俟行之有效，再努力於各種能力課稅之推行，一面用以健全稅制，一面即以新稅收入，爲建設經費之需。良以經濟建設之結果，其利於有產階級者，恒較其他階級爲多，故縱負較額多之經費，亦理所應爾，在國家財政方面，則舉辦各種直接稅，以均國民之負担，實亦切要之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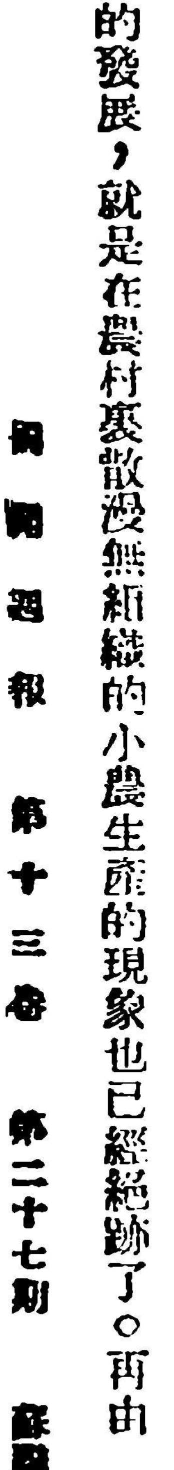


蘇聯憲草之精神

儲玉坤

（一）引言

依照一般學者的憲法觀念，憲法是社會勢力關係（Social Power Relationship）的反映，而政治尤以經濟爲其下層的基礎，美國著名學者皮爾特氏（Charles A. Beard）在其傑作政治的經濟基礎（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一書中闡明經濟爲政治唯一的基礎，他的結論說：『除了少數的例外，凡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都承認財產是政治權力中的基本成分，都想設法求得一種能使各種經濟集團平衡的憲法。』所以當政治的基礎經濟發生變動時，站在上層的政治必然地要隨着變動，反映政治形態的憲法更不得不加以修正，以適應事實之需要，誠如眞理報（Pravda）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曾宣佈蘇聯的社會政治最富於流動性，故蘇維埃制度不是永遠不變的，眞正布爾雪維克統治下的制度，常常有新奇的改革出現，原來蘇聯是首創獨裁政治的國家，但是因爲推行得當的結果，不僅使蘇聯的政治日臻强固與安定，而且在經濟上，也有驚人的發展，轟動全球的五年計劃竟於四年內完成，現正埋頭於以集體農場爲中心的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建設。國民經濟完全改變了原來愁苦的面目，社會生產力，不但在工業方面有着驚人的發展，就是在農村裏散漫無組織的小農生產的現象也已經絕跡了。再由於集體經營化和機械化的結果，顯出突飛猛進的成長，農業生產力也有極度的伸張，因此急速地消滅了農村和都市間的不平衡，塡沒了農村和都市的鴻溝，反映到社會階級上面去，都市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的差別，便不復存在。尤其是集體農場的普遍發展，摧毀了富農階級藉此生長的依据，打破了農民原有的私有財產的觀念，如此一方面富農階級急速地瓦解，行將絕跡於蘇聯境內，他方面農業勞動政治意識的成長和革命情緒的高漲，要求與都市勞動者緊密地聯合起來，共同參加國家統治權的行使，其實不但在其意識上感到要求參政的急切，而且在興趣上也有嘗試參政的欲求，因爲跟着全國教育設施的推進，政治的文化的水準便不斷上昇。所以到了去年二月蘇聯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通過修正憲法的原則，使蘇聯政治更傾向民主化，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推行到更廣大的民衆中去，由限制選舉改爲普通選舉；把從前工農選民在選舉權上的不平等完全取消，改爲工農平等的；把公開的投票方式改爲秘密投票；把多級的間接的選舉改爲直接的選舉。這是關於蘇聯政治方面的。至於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前者因爲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人民食物供給的豐裕，去年九月間曾把商業和金融制度澈底改變，廢除了購物券，降低了物價，並取消了「托格辛」制度（Torgsin System）同時各項建設工作和各門工業的產額，均



有超過原定計劃的情形，衆料第二次五年計劃又有在四年完成的希望。正因為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準的提高，去年十月間曾發動了風起雲湧的史達漢諾夫(A. Stakhanov)的運動以為發展社會主義的競賽。諸如此類，無一不足證明，今日的蘇聯，不得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均發生了一劇烈的變動，使現行的憲法不能適應事實的需要，蘇聯憲法的修正，其意義亦即在此。但是要知道蘇聯憲草的精神，不得不從最近蘇聯的實形裏去探求，茲將最近公布的蘇聯憲草的精神分述如下：

(二)蘇聯憲草的民主化

美國名記者路易斯·費秀氏(Louis Fischer)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份的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 Sept. 1935)發表了一篇蘇聯通訊蘇聯民主的傾向(Russia Moves Toward Democracy)論及今後的蘇聯政治是否漸趨向於民主政治，他的結論是說：『官方論文均謂獨裁與民主並不互相矛盾的，如政府的機關報 Izvestia，再宣稱要鼓勵無產階級獨裁及大擴蘇維埃民主(Soviet Democracy) 如果無產階級獨裁正與布爾雪維克國家 (The Bolshevik state) 同一意義，則無疑的布爾雪維克國家將民主基礎大擴的益加推進了。所以官方對於獨裁政治無意表示取消或予以改革，不過一九三一年七月因集體農業的成功，斯丹林對知識階級權利的演講，一九三四年六月的開始作愛國宣傳，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改組政治警察 (O.G.P.U.) 自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常用民族(Nation)一字，一九三五年二月的憲法修正，一九三五年三月為集體農場而制定的民主法案 (the Democratic statues)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斯丹林的黨與非黨布爾雪維克(Party and Non-Party Bolshevilks)之談話以及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人道主義的演講等，均有明顯的關係存在其間。』康透羅威資 (Hermann Kantorowicz) 在政治半年刊 (Politica, published twice yearly)發表一篇獨裁論 (Dictatorships) 論及蘇聯的獨裁政治，以為團體獨裁國家的代表，由一階級或政黨實行專政，絕對不容納黨外的意見，但是團體本身的組織却非常民主化，並不是專制的組織，各級的領袖均由下級選舉，而領袖也對下級負其責任，不像在個人獨裁的國家德義，獨裁者統治國家完全依照領袖主義 (Fuhrer-Prinzif) 領袖不對其下級人民負責，而對渺不可及的上帝負其責任，謂負有歷史的使命。由此可知蘇維埃制度的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的民主，實有根本差別的所在。最好引用列寧的話來作我們的解答，他說：『蘇維埃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者的民主政治 (Socialist Democracy) 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第一，享有選舉權的乃是勞動者與被剝削的大衆，而對於資產階級則剝削其選舉權；第二，把一切官僚政治的形式以及選舉上的各種制限，一概取消，勞苦大衆自己可以決定選舉的方式與時間，並有全權罷免其所選出不稱職的代表；第三，建立一個最普遍的勞動者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使無產階級能指揮廣大的被剝削的羣衆，吸收他們去自動參加政治生活，並依據他們自己的經驗，而授以政治的訓練；祇有這樣，才能使每個民衆眞正能去參加國家大事的管理。』斯丹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裏，對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之分野，也有如此的一番話。他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也就是極少數的剝削者的民主，它的基礎完全建立在限制被剝削的大多數人的權利之上；祇有在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度之下，對於被剝削階級予

此種種自由，使無產者與農民眞正能參加國家的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它的基礎是建立在限制少數剝削者的權利之上的。』

至於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蘇聯究底行到如何程度？當爲吾人所急切知道的，最近憲草中採取民主政治的方法，其意義何在？茲在本節文中作簡略扼要的說明：

（一）由限制的選舉改爲普遍選舉——不用說十月革命後，有着大多數的人被剝奪了選舉權，就是到了和平建設時期，享有選舉權的不及全國人民百分之五十，而且實際參加投票的人民也寥若晨星，可是後來，這種畸零的現象，便逐漸改善，下面的統計表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年份	享有選舉者（以百萬人爲單位）	出席選舉者（同上）	百分比
一九二六	七六	三九	五一
一九二七	七八	三九	五〇
一九二九	八一	五二	六四
一九三一	八六	六二	七二
一九三四	九一	七七	八五

選舉權的普及的最大的原因，由於蘇聯社會結構的變動，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莫斯科眞理報發表了蘇俄社會階級結構的統計表，看了也可明瞭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面目。

蘇俄社會階級的結構與組織

人口數量（以千爲單位）

社會階級	一九一三年 人口	一九一三年 佔全人口的百分比	一九二八年 人口	一九二八年 佔全人口的百分比	一九三四年 人口	一九三四年 佔全人口的百分比
（一）無產階級	二三、三〇〇	一六、七	二六、三四三	一七、三	四七、一一八	二八、一
（A）工業無產階級與服務人員	一七、三〇〇	一二、四	二四、一二四	一五、六	四一、七五一	二四、九
（B）農村中的無產階級	六、〇〇〇	四、四	二、二一九	一、五	五、三八七	三、二
（二）集體農場人員與合作社人員	——	——	四、四〇六	二、九	七七、〇三七	四五、九
（三）個人經營之農民	九〇、七〇〇	六五、一	一一二、一三一	七二、九	三七、九〇二	二二、五
（四）資產階級（地主商人富農）	二三、一〇〇	一五、九	六、八〇一	四、五	一七四	〇、一〇
其中之富農	一七、二〇〇	一二、三	五、六一八	三、七	一四九	〇、〇九
（五）其他（學生軍隊）	三、二〇〇	二、三	三、六七一	二、四	五、六七九	三、四
共計	一三九、三〇〇	一〇〇	一五二、三五二	一〇〇	一六八、〇〇〇	一〇〇

由上面的統計表看來，第一我們可以看出農村人口變動的劇烈，集體農民一年增加一年，而個人經營的農民逐漸減少；第二我們看到資產階級消滅的迅速，至一九三四年資產階級的人數僅僅殘留十七萬四千人，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即使這千分之一的人民被剝奪了選舉權，也不能毀失蘇聯選舉制度的普遍，何況一九三一年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曾頒佈一道命令，對於那些過去因反對集體農場而被判的富農們，如能在事實上停止反對集體農場而能忠實工作的，則可恢復他們公民的資格而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一九三五年又下一道命令，凡是富農的子女或富農本人，祇要他們願意做一個蘇維埃制度下的忠實勤勞者，都可以和有益社會的勞動者行使和享受同樣的權利，所以被剝削選舉權的人民一天減少一天，誠如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所說：『我們正在向着完全取消一切選舉限制的目標走去。』因爲限制選舉在今日的蘇聯無存在的意義，列寧常常說：蘇聯在普通選舉制度中，所以採取種種限制，祇是一種爲了防止剝削階級企圖恢復它們的特權而採用的臨時辦法罷了。現在剝削階級的勢力已經整個瓦解，資本主義的想思已經連根拔去，殘留下來的少數富農也無足輕重，所以在蘇聯憲草中規定：『代表選舉採普遍制，任何蘇聯公民，在選舉年達十八歲者，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惟有精神缺陷及法院剝奪其選舉權者爲例外。』（第一百三十五條）

（二）由不平等的選舉改平等選舉——依照蘇聯憲法的規定：『蘇聯蘇維埃大會以各市蘇維埃，各市之鄉鎮蘇維埃及各省之蘇維埃代表組織之；市蘇維埃代表，每二萬五千選民代表一人，省蘇維埃代表，每十二萬五千居民選代表一入，』（第九條）使一個工人的選舉權，其效果等於五個農民的選舉權，優待工人至爲顯然，而爲何憲法對於工農在選舉權上有差異的規定，最好用列甯的話來解答，他在一九一九年說：『工人和農民在選舉權上的種種不平等的差別，本來不想列入國家根本法中去，但後來因爲事實上的需要，也就不得不用明文規定到憲法中去了。其實大家都曉得，這種憲法並不是布爾雪維克所首創，而是布爾雪維克革命前孟雪維克早已採取的辦法，他們所以制定此種憲法，確是由於事實的需要；因爲無產階級往往比較容易組織，所以要使工人能成爲革命的台柱，則對於工人在事實上不得不予以優越的權利。但是將來社會情況變遷之後，這種優越的權利必須消滅，而達到農工平等的境地。』馬克斯與恩格爾同樣以消滅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之間的差異，塡平都市勞動者與鄉村勞動者的鴻溝，爲共產主義最大的目標之一。現在由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急速地展開，大多數的農民放棄了小私有的經營，而參加到集體農場去了，所以農業機械化和集體化的結果，消滅了蘇維埃都市與集體農場的差異，工農之間的一切差別也不復存在了。同時隨着經濟進展的教育，也有一日千里之勢，已經普及全國，農民一面受了黨化教育的灌輸與共產主義的洗禮，另一面又過着集體耕種生活的長期訓練，不論在思想上意識上，均起了急劇的變動，對於政治的興趣日益濃厚，革命情緒也一天高漲一天，幾乎在農民的身上找不出與工人差異的地方。莫洛托夫說：『我們現在正走上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成分，在蘇聯境內已經絕跡了。擺在蘇維埃政權之前的任務，就是在如何消滅工農之間的一切差別，以保障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目下我們正是不斷地用盡一切方法向着完成這種任務的道路上邁進着。』無疑的，憲草上採取平等選舉，實爲集體農民在政治上的欲

求的表現，今後消滅工農之間的差別後，只有使農工之間的聯繫更爲密切，是故憲草中規定：『代表選舉採平等制，任何公民不問民族及氏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份，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均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第一百三十六條）

(三)由間接的多級的選舉改爲直接選舉——帝俄時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分爲省(Province, Gubernia)縣(County, Yezd)鎭 (Rural District, Volost)鄉(Village, Selo) 等四級的組織，至蘇維埃政權確立後，依舊因襲過去劃分的等級，到了一九三〇年第十六次共產黨大會時決定變更區域的劃分，便成爲特別區 (Territoy, Oblast, or Krai) 自治州 (Circuit, Okrug) 區 (Economic Distrect, Raiod) 鄉村(Selo)其實這兩種新舊的制度同時并存於蘇聯內。而蘇聯間接的多級的選舉制度，也就建立在這兩種地方行政的組織之上。

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選舉，是用的二級選舉制，自治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選舉是採用的三級選舉制，依次類推計算，全蘇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選舉，行的是五級選舉制。這種多級的間接的選舉制度，在理論上固然有不少的缺陷，但在過去，蘇聯却有極重大的作用，藉此可保証蘇維埃各級領導機關和生產羣衆發生密切的連繫，更可使共產黨易於操縱選舉，而便於獨裁政治的推行；但是在今日的蘇聯，經濟情況已經轉變，一方面資產階級已將絕跡於蘇聯境內，對於資本家的抬高可以毫無顧忌，另方面鄉村與都市的聯繫鞏固，勞苦大衆文化的水準已經提高，農民對於革命與政治感到與工人同樣的興趣，因此不得不拋棄多級的間接的選舉制度而改爲直接選舉制，從村鎭蘇維埃大會起，一直到全蘇聯蘇維埃大會均由選民依照一定的生產單位和地域直接選舉，各級蘇維埃的代表直接對他的選民負責，一旦發現當選的代表不能稱職或不能代表民意時，選舉人都可直接撤回。在憲法草案中僅有原則的規定『代表選舉採直接制，各級勞動者代表，自村及市勞動者代表會至蘇聯最高議院之選舉，均由公民直接投票。』（第一百三十九條）採取直接選舉制度之後，從下到上一貫採行直接選舉，一方面可以鞏固各級機關和生產民衆的連繫，另方面民衆的要求和意志，更易於反映到各級機關上去。

(四)由公開的投票改爲秘密投票——各組蘇維埃選舉每年舉行一次，在舉行投票之前，先行設立一選舉委員會，該會主席由上級選舉委員會指派，委員則爲工會代表或黨部代表充任，其唯一的任務，在於審查當地選民的資格於選舉前一星期製定無選舉權者名單，張貼出來，不服的可以向上級選舉委員會申訴，省市各級選舉往往須歷一月之久，始能辦理完竣，在最初的半個月裏，先舉行選舉會(Electeral Assembly)，由上屆選出的蘇維埃職員向選民報告一年來的工作成績；并由各候選人作競選的演說，但非共產黨員的候選人不得作公開的宣傳；到了後半個月，方才正式開始選舉，選舉由各工廠農場分別舉行，工廠人數較多的，一工廠內也可分別舉行兩個或三個選舉會；人數較少的工廠或自由職業者，則聯合舉行選舉會。至於各級蘇維埃選舉的候選人名單，完全由共產黨製定，至選舉時依候選人名單的次序唱名，當候選舉人的姓名提出後，由出席選舉的選民發表贊成或反對的意見，然後舉手表決。這種公開的舉手表決(Voting by show of hands) 辦法，一方面可使選民不致受資產階級金錢賄賂的引誘，他方面可使選民不敢公然反對共產黨，而使共產黨易於操縱選舉。但是到了今日，這兩個作用，完全喪失了，上面已說過資產階級的勢力行將在蘇聯境內消滅，而且殘留的資產階級決無賄賂選民企圖抬頭的野心，同時民衆的政治水準文化水準均不是昔日可比，共產黨在民衆的心靈上已埋藏了安如泰山的基礎，決不要用這種方法來操縱選舉，而且這種公開的選舉，眞正的民意無從表現，所以在憲草中規定，『代表選舉採秘密制』（第一百四十條）無疑的在選舉法尚有詳細的規定，將公開的舉手表決制改爲秘密投

員制，使選民有從容審別誰有資格當選為代表的機會，而獲得自由選舉他們真正的代表的自主權，不再為情面的關係，或為環境所迫，而喪失了選舉的自主。一般民衆必然的要選舉那些最努力最能幹的分子充當他們的代表，反之一般民衆對於不稱職和不努力的代表，在其任期內撤回，或在下屆選舉中不再選舉他們，所以如此能使蘇維埃政體更充分地反映出大衆的意志，同時可測驗出蘇維埃政權機關與工農大衆的連繫，誠如斯丹林所宣稱：『新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行，是共產黨官吏與地方領袖工作的一絕好試驗，如果選民不再選舉他們，則莫斯科就會知道，他們定有所不是之處。』莫洛托夫也說：『這種改革，就是要鞏固蘇維埃政權，與擴大羣衆的連繫，並且用以為興奮蘇維埃全部工作。』是故憲草第一百四十二條有如此的規定：『任何代表須將其工作，及勞動者代表會工作，向選民報告；且在任何時期，得按照法律手續，經多數選民之決議罷免之。』

所謂民主政治，依一般的涵說：民主政治是一種主權在民的政治（Democracy is a government subject to Popular Sovereignty）它的基礎建立在民衆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基礎上，換言之，民主政治的特質，在於民意政治法治政治與責任政治；政府要依照民意行使其統治權，且需遵循着由民意的機關制定的法律，如違背民意時政府應負責下野，所以民主政治的基調在於民意，而所謂民意，就是足以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見，而意見的表現，往往由其選出的代表表示。是故從選舉法上可以看出民主程度的深淺。牛津大學教授哈透斯萊氏（Alan F. Hattersley）在其著作民主政治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他說民主政治不是一種政治制度，而是一種累進的無窮盡的理想（Progressive Ideal）各國的政治制度，都可謂行着民主政治，不過有程度的深淺（a matter of degree）罷了。如果這話是正確的，則蘇聯可稱是最民主化的國家了，蘇聯境內在一千個人之中僅有一個人喪失了選舉權，當然較之任何國家更為民主化。但是在蘇聯憲草之中，開宗明義的第一章社會組織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為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條）蘇聯政治基礎，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所組成，而此蘇維埃因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及無產階級獨裁建立而成長及日益强固。（第二條）蘇維埃全部政權屬於都市及農村中之勞動者，其形式為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第三條）蘇聯任何公民，均須視蘇維埃制度為神聖不可侵犯。（第一百三十一條）足見蘇聯的蘇維埃政體　（Soviet Regime）雖因憲法的修正採取民主政治的方法，但是它的外貌仍未脫階級獨裁的色彩。

（三）　蘇聯憲草其他的特色

蘇聯憲草最大的特色，「固在其第十章選舉制度，今後蘇聯的政治益趨於民主化。此外最惹人注意的，就是第一章社會組織，承認私有財產的存在，並予以法律的保障；第三章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由最高議院主席團的權限看來，主席團有總統，足見行政權與立法尚未劃分，所謂民主政治以分權劃分為原則，依舊未能遵守；第十章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可視為人民權利義務觀念改變的一個例子，」茲將其三點特，色分述如下：

（一）確立小規模的私有經濟——蘇聯的經濟制度，嚴格的說來，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種混合的形態，只是資本主義的勢力，至一九二五年新經濟政策結束時，便走向沒落的厄運，茲將蘇聯十年來國民經濟組織的基本生產來源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年代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五年（％）
社會主義形態	四八・八	九五・八一
資本主義形態	六・五	〇・〇一
小規模私有經濟	四四・七	四・一〇

此種急劇的變動，當然由於蘇聯埋頭於五年計劃建設的結果，第一次

五年計劃於四年內完成了，其所完成的使命，一在工業化使蘇聯由農業國一躍而爲工業國，二在有系統的摧毀國內資本主義的勢力，而增高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三在實行農業的集體化，以確立農業與工業之間的有機的聯繫；四在發展重工業的基礎而强化國防；九在提高工農生活的水準，如增加工資，改善物質生活等；六在執行社會主義之文化方面的建設，運用教育及一切文化工具，提高一般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消滅人民心理上因襲的觀念。隨着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即推行第二次五年計劃，其任務更爲急進，最主要的就在完成整個的國民經濟建設，在政治上則『澈底肅清資本主義的殘餘，與階級的差別，消滅引起階級差別與剝削的原因』，實行以來，成績昭著，預料第二次五年計劃大體上又有四年完成的希望。去年十月間發動史達漢諾夫運動，一方面藉此打破舊的技術標準，而促蘇聯再發生一次產業革命；另方面發揚社會主義競賽的精神，加速新技術的發展，而消滅體力勞動與精神勞動之間的差別。所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今日的蘇聯已經根深蒂固的了，爲謀人民生活的幸福起見，蘇聯當局認爲有恢復小規模私有財產制度的必要，故在第一章社會組織之中，原則上規定蘇聯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及生產資料與工具之社會主義公有；此因消滅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及廢除生產資料與工具的私有，以及廢除人對人的剝削而得穩固建立。（第四條）蘇聯之社會主義公有，或用國有方式，（爲全體人民所有的財產）或用合作社及集體農場方式（各集體農場及各合作協會所有的財產）（第五條）至於國有財產是指土地及其礦產，水利，森林，工廠，礦業鐵道，水上及空中交通銀行，交通工具，巨大國營農業組織，以及都市房屋中之主要部份與工業中心等而言。（第六條） 而集體農場及合作組織的公共企業，及其有生產工具，集體農場及合作組織所培植及製造的物品，以及它們所有的公共建築，俱爲集體農場及合作組織的公有社會主義的財產。但是每一集體農家可以自由處理附着於農場的一塊土地，並以農家附有屬土地上之輔助建築以及房屋，生產牲畜，家禽，微小農具，凡合於農業勞動組台（集體農場）法規所規定者，作爲私有財產。（第七條）集體農場佔有土地，使用時期並無限制，即可永久佔有。（第八條）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爲蘇聯經濟的支配方式，同時法律准許農民及家庭工人的小規模私有經濟，但以基於個人勞動，並不剝削他人勞動爲限。（第九條）人民對彼等勞動收入，貯蓄，住宅及輔助家庭建築，家庭經濟及家庭使用物件，以及個人使用與享樂物件，其所有權均受法律的保障。（第十條）此種小規模的私有財產的恢復，既限於個人勞動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前途，祇有百利而無一害。

（二）權力不分行政立法大權集中於最高議院——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雖然不能澈底實現，但仍不失爲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權力不分立，人民的權利就難有充分保障，蘇聯憲草中不採取權力分立的原則，依然把立法權與行政權集中於一個機關，這當可視爲蘇聯並未取消獨裁政治的明証。蘇聯最高議院爲蘇聯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第三十條）立法權完全由蘇聯最高議院執行（第三十二條）該院由聯邦院與民族院組織而成（第三十三條）最異奇的地方，就是蘇聯最高議院的主席團，執行總統制的國家元首的職權；蘇聯最高議院舉行兩院聯席會議時，選舉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包括主席一人，副主席四人，主席團秘書一人，主席團委員三十一人，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一切活動，均對蘇聯最高議院負責。（第四十八條）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職權：（一）召集蘇聯最高議院會議；（二）發表訓令，解釋現行法律；（三）根據蘇聯憲法第四十七條，解散蘇聯最高議院，宣佈重行選舉；（四）由其自己建議，或經聯邦中某一共和國之要求，辦理複決；（五）取消蘇聯人民委員會及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不合法的決議與命令；（六） 在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間，代行職權，並經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呈請，委任各人民委員，此後提交蘇聯最高議院追認之；（七）頒發蘇聯獎章；（八）執行赦免權；（九） 委任並撤換蘇聯軍隊之最高司令；（十）在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間，如蘇聯受到敵國之軍事攻擊，得宣佈戰爭；（十一）宣布總動員及局部動員；（十二）批准國際條約；（十三）委任並罷免蘇聯國全權代表；（十四）接受外國外交代表之呈遞國書。（第四十八條）不僅如此，政府也由蘇聯最高議院產生，依第五十六條之規定『蘇聯最高議院舉行兩院聯席會議時，組織蘇聯政府人民委員會。』蘇聯人民委員會在第五章蘇聯國家行政機關一章之中，雖規定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家權力的最高執行機關（第六十四條）該會對蘇聯最高議院負其責任（第六十五條）但依其權限看來，（一）統一及指揮蘇聯聯邦及聯合人民委員，及所屬其他經濟文化機關工作；（二）設法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及國家預算，及鞏固貨幣制度之信用；（三）設法維持公共秩序，保獲國家利益，及保障公民權利；（四）維持對外國家關係之一般方針；（五）決定免服兵役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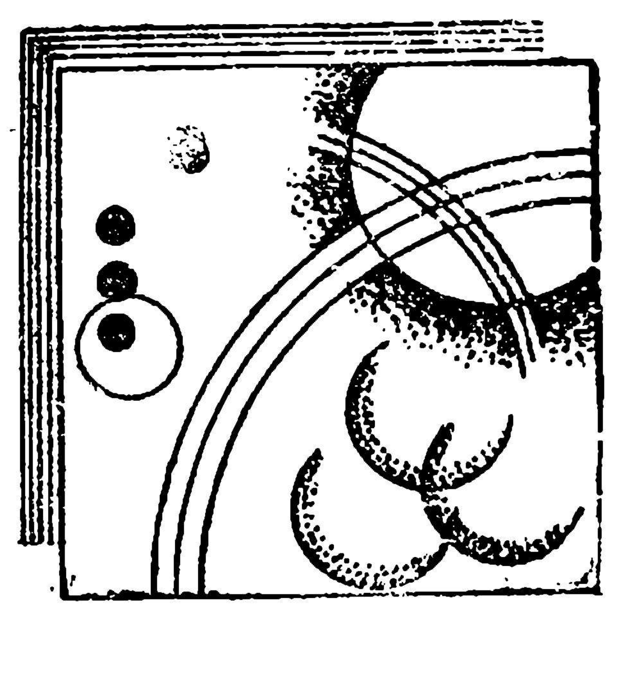
務公民之每年入伍額數，並指導建立國家武力(第六十八條)顯然不能與內閣制國的行政部同日而語；但與國務員又有不盡相同之處。

(三)基本權利義務觀念的變更——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權利，大半是空泛的自由權利，但是蘇聯則予人民以物質生活的保障：與德國一八一九年的威瑪憲法頗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勞動權的保障，凡蘇聯公民皆有勞動權——有權獲得工作的保證，並按其工作之分量及性質而獲得工資；勞動權受上列事實之保證：即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組織及因排除經濟恐慌消滅失業，而使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第一百十八條)蘇聯是採取「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也就是實行着「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的原則(第十二條)人民既有勞動權，國家保證其工作的取得，但人類決非牛馬，不能終歲勞動，因此而產生一種休息權。凡蘇聯公民均有休息權；休息權受下列事實之保證：即絕對大多數工人的減至七小時工作，職工每年假期，仍可獲得工資，以及勞動者廣大療養院，休息家庭，及俱樂部網之建立。(第一百十九條)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既然建立在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之上，則疾病年老者不能勞動時，將如何措置呢？因而產生一種生活保障權。凡蘇聯公民年老疾病或失却工作能力時，皆有生活保障權；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之保證，即國家出資之職工社會保險，廣泛地發展，免費醫藥，勞動者健康保障廣大網之建立(第一百二十條) 物質生活既獲得了保障，人類生存的有無意義有待於知識慾望的滿足，是故蘇聯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之保證：即免費之普及强迫基本教育，以至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學生之國家津貼制，各學校教授本地方言，工廠，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及集體農業勞動者之免費工業，技術及農業教育組織。(第一百二十條) 至於自由權利，依据勞動者之利益的原則之下，蘇聯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街道游行及示威的自由。而且這種公民權利，不像資本主義的國家，僅有消極的保障，而在蘇聯則予以積極的事實保證，即設立印刷所，供給紙張，公共房屋，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必需的物質資料，以供給勞動者及其組織的應用。(第一百二十五條) 同樣在這個原則之下，蘇聯公民得發展民衆的獨立組織及政治活動，即蘇聯公民有權組織公共機關，如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運動及國防團體。文化技術及科學團體，(第一百二十六條) 蘇聯公民身體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法院判決，或得檢察官之同意，不得逮捕。(第一百二十七條) 公民家庭不受侵犯，及其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護。(第一百二十八條) 此外又規定婦女與男子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方面皆享有同等的權利；且受事實之保証，即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的勞動權，工作報酬，休息權，社會保險及教育權利。國家為保護母性及兒童利益，孕婦給假且得工資，及產婦家庭，托兒所，幼稚園廣大網已建立。(第一百二十二條) 最後是各民族或種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享有同等權利。(第一百二十三條)

至於義務方面，則以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為其基本觀念：蘇聯任何公民，均有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遵守法律，執行勞動紀律，忠實遵守社會義務，及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之義務。(第一百三十條) 均有保護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之財產，視為蘇維埃制度之神聖及不可侵犯之基礎，視為彼等祖國財富及權力之源泉，視為全體勞動者繁榮及文明生活之源泉的義務，任何人企圖侵犯公共及社會主義財產，即為人民之敵。(第一百三十一條)保衛祖國為蘇聯每一公民之神聖義務；祖國奸賊，違反誓言，投降敵人，損害國家軍事力量，作外國間諜，均為最大罪惡，受法律最嚴厲之懲罰。(第一百三十三條) 此外蘇聯公民尚有服軍役之義務，工農紅軍中之軍役，為蘇聯公民可敬的義務(第一百三十二條)。

(四) 結論

由上所述，蘇聯憲草而未脫無產階級獨裁的外衣，但是其內部的組織確實是日趨民主化了。或如蘇聯當局所稱：無產階級的獨裁與蘇維埃民主政治並不矛盾，則蘇聯憲草中表現的，是為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的精神，不過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當然也有其特殊的問題，誠如路易斯。費秀在一篇蘇聯通訊中說：『現世界尚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出現過，它的誕生或因國家的萬能及國與個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發生許多特殊的問題。』我們看了蘇聯憲草的全文，益令我們不疑的深信路氏之言。



美國大選年的兩大政黨觀察

趙毓麟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競選，又將於本年十一月間舉行。我們要明瞭競選的情形，祇有把操縱美國政治的兩大政黨，加以細心的檢討。

在美國憲法上或在聯邦法律中，決沒有「政黨」兩字。憲法上只說美國各州自己想方法推定幾人，由這幾人來選一個正總統，一個副總統。這些選總統的人數有限制，每州總統選舉人的名額，等於該州參衆議員名額之和。大選的辦法，先是間接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推選總統，最後的結果在華盛頓聯邦參議院揭曉。因爲每個選舉人都代表一黨，而每個黨都有一個公認的領袖，所以當各州「選舉人」的結果明白以後，就可以知道何人爲下任大總統。人民舉某黨的選舉人，結果無異於舉某黨的黨魁當大總統。在美國政府黨中，惟有民主和共和兩大黨擁有執政的權力，美國的歷史，便是兩黨交替爲政的歷史。每逢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便是兩黨生死相拼的時候。所以在這大選年，讓我們把兩大政黨檢討一下。

一　民主黨

自林肯總統以後，美國的民主黨差不多總在下風，所以黨內的領袖，特別注意到密切的合作。現在反羅斯福的民主黨領袖，曾在一九二〇年極端不利的形勢下，奮勇地與哈定（Warren Harding）作戰；一九二四年他們又重入戰壕，雖然他們明知不是柯立芝（Calwin Coolidge）的敵手；一九二八他們年第三次再在毫無勝利把握的形勢下與胡佛對抗。每次的失敗，給予他們不少的經驗。該黨最後在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的風潮中，繼胡佛上臺。

自從羅斯福開始他的復興計劃後，曩昔和衷共濟的民主黨諸領袖間，忽然發生破裂，竟至不能站在一條陣線。共和黨紐約州衆議員費許（Hamilton Fish）在不久以前，曾經製成一「民主黨反幹部明星棒球選手」名單，告訴我們最近民主黨內部反羅斯福陣線是怎樣的强固，他擬的九個主要球員如下：

發球員　史密斯Alfred E. Smith

接球員　台維斯John W. Davis

第一站員　赫斯脫William Randolph Heast

第二站員　奧文・楊Owen D. Young

第三站員　李德Ex-Senator James A. Reed of missouri

近比員　格拉斯Senator Carter Glass of Virginia

左外場員　弗列Governer Joseph B. Fly of Massachusettes

中外場員　拜爾雷Senator Joseph W, Baeley of North Carolina

右外場員　羅根Senator m.m. Logan of Kentucky

在這張「反羅斯福的選手團」中，除此九個主要選手外，費許認爲尚有美國現任副總統嘉納(Iohn n. Garnes)州長李虛，前國務卿古黎(Balnbrdge Colly)，前戰爭部長培克(N.D, Baker)等，亦爲反羅斯福的要角o上述諸人中，史密斯與台維斯二人，俱會被推爲民主黨的候選總統，他們反對羅斯福的共同原因，是不同情他的經濟政策o自白拉揚的白銀自由政策時代(The Free Silver Time of Willam L. Bry an)以來，黨內領袖意見的參差，從來沒有如今日之激烈的o

史密斯和羅斯福通常被認爲民主黨的兩大領袖o史氏會贊助羅氏任紐約州長，想收他做一個助手o一九二八年史密斯與胡佛競選總統的時候，羅斯福着實替史氏賣過氣力o誰知四年後，羅斯福，在民主黨大會中，戰勝了史密斯，而自任候選總統o史氏雖曾一度向人民呼籲，選舉羅斯福，但是以後史密斯却常站在反政府的地位，不斷攻擊羅斯福的產業復興計劃o

現在史羅二人間，有愈變疏遠之勢o羅斯福在上月費城民主黨全國大會中，又毫不費力的擊敗史氏，而爲本屆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o

參議員格拉斯亦是反幹部柱石之一o羅斯福在未成立政府前，曾邀請他任財政部長，格氏以爲他不能保證與羅氏的財政政策相合，所以拒絕入閣o他這種顧慮是對的，現在事實所示，他比紐約銀行家摩根J.P. moagan更不能與政府一致o他懷疑政府的貨幣政策，他蔑視約翰遜將軍(Tohns-on)的藍鷹運動o台維斯與古黎都是民主黨老資格的領袖o台維斯最近在阜吉尼亞州一個大學演講時，屢次提及美國眞正民主政治將被現在華盛頓官僚政治所斷送，這話是針對輕視憲法的羅斯福而發的o古黎是威爾遜政府後期的國務卿，他性情偏於保守，所以對國會不加考慮而通過政府許多新法案這一層，深爲痛恨o在羅斯福一方面，他並不努力謀與本黨的元老們諒解，他仍舊一本初衷，獨行其是，甚至願意和共和黨中的進步分子如那雷斯 Norris 拉福勒特 La Follette 等握手o

在不久以前，羅斯福的黨魁地位也會經發生過動搖o當已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做路易西亞那州的獨裁者，提倡均富運動Share-Our,Wealth，攻擊羅斯福最烈的時候，民主黨裏面有不少分子希望惠朗出來，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而且他已正式聲明，願與羅斯福競爭o不幸惠朗被刺，羅氏少了一個勁敵，現在民主黨中，並沒有偉大的新興領袖，如喬治亞州州長泰爾馬其(E. Talmadge)是攻擊新政最力的人，本年二月南方民主黨大會在麥加舉行，到會者有十七州的民主黨代表，一致決議攻擊現在政府，反對羅斯福，及推泰爾馬其爲民主黨總統的候選人o但是該會的代表三千五百人，都是保守份子，不足代表全黨，泰氏只配做一個小領袖，本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時，在他統治下的喬治亞州五個代表中，有四個是羅斯福派的人，很明顯地遠非羅斯福的對手了o再如代表飛行家林白大尉的律師H. Breckenridge，雖一度呼聲很高，但不久即沒沒無聞，所以總觀民主黨的新舊人物中，竟無人可與羅斯福爲敵，我們不待本月費城的選舉，早知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定非羅氏莫屬了o

二 共和黨

從前有一位共和黨偉大政治家羅德曾經傲慢地說：「共和黨是唯一適於統治美國的政黨。」但自一九三二年該黨競選失敗後，它的灰色命運，至今尚未豁然開朗。去年十一月選舉中，民主黨在兩院獲得空前未有的大勝利。上院三分之一改選結果，民主共和兩黨在上院議席爲七〇對二四之比；下院改選爲三二三對一〇二之比。民主黨在兩院中，各占超過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三十三州州長改選的結果，民主黨同樣得意外的勝利；凡此都足表示共和黨的地位，從未有如今日的艱難。本來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胡佛上台，美國人民正憧憬着永久繁華的幻夢，這種樂觀的錯覺，生出空前未有的投機狂，到了那年九月，股票價格達到極點，以後即呈動搖之勢，十月華爾街的交易所風潮，遂開始綿延新大陸，發生了未有的經濟大恐慌。適逢其會的胡佛，成了衆矢之的。一九三一年上下兩院改選後，形勢大變，素居下風的民主黨，在下院突超過共和黨，成二一八對二一四之比。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的前夕，民主黨在兩院各獲勝利，對共和黨在上院爲六十與三五之比，在下院爲三一〇與一一七之比，此後便是民主黨的世界。這是我們講到目前的共和黨，不得不回溯的一段歷史。

共和黨最使人民不滿的，是對於經濟蕭條，沒有積極的辦法。羅斯福復興計劃的前途，雖然是這樣的遙遠不可捉摸，但是總比坐而待斃爲得計。前年十一月選舉的前夜，共和黨領袖會有一度活躍，熱望人民不要忘情這老大政黨。六月五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一篇堂皇的宣言，抨擊羅斯福總統行使權力，超過憲法所賦予的限度；政府干涉企業的活動，違反自由競爭的原則；政府的貶金及通貨膨脹政策，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是羅斯福一一答辯，說憲法原在適應社會及人民的生存，僅能爲原則上的規定，今日政府的擴大權限，原爲應付非常事變，爲施行迅速有效的救濟方法所必需的步驟，即使創製憲法的革命元勳，仍存於今日，亦必認他的措施並不與憲法任何根本意義或目的相反。至於干涉工商業，無非在防止產業界的無政府狀況，正是使自由競爭合理化。又說支出雖大，但若有它的效用，又何害於大？羅斯福氏把新政辯護得振振有詞。共和黨自身既無辦法，所以攻擊政府，惟有引起人民反感而已。十一月改選的結果，證明共和黨所念念不忘的憲法神聖的一類東西，人民對之並無興趣。「評論之評論」刊載的明日之政黨"Political Parties of Tomorrow"一文中說得好：「我們注重今日與明日，毋須回顧哈美爾頓或傑弗遜的時代，他們的國家比我們現在一個完備的城市還小而簡單。要之，我們要採取一更科學的方法，以適應公衆事務，拋棄空想，我們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者或是共和主義者，哈美爾頓主義者或是傑弗遜主義者」。這眞表示民衆對共和黨揹着憲法聖神的招牌的厭惡心理。

共和黨自胡弗失敗以後，沒有一位公認的中心領袖。胡佛雖圖死灰復燃，在報紙上發表什麼「美國主義的眞正原則」，及抨擊羅斯福的新政，但究竟得不到大家的贊助。這是因爲：第一，他與經濟蕭條的名詞，聯繫太深，民衆很易聯想到這次的恐慌，發生在他的任期以內。第二，他除了高呼美國憲法神聖，以及羅斯福放棄美國傳統政策的危險以外，依然沒有說出救國的具體主張來。所謂憲法，所謂傳統，對於渴望經濟復興的美國

人，究竟不能充飢。胡佛既不孚人望，於是共和黨裏有不少人想擁戴前參議員摩羅 Dwight morrow 為黨魁，但摩羅又死了。

於是在共和黨領袖當中，最受人注意的，就是美國議會中的第一位元老波拉。他是參院中資望最高的議員，一位最有能力的演說家，是西部亞達和州的參院代表，在西部山國，他的勢力很大。他主張孤立，承認蘇聯，擁護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大托辣斯，反對政府對經濟生活之控制，他主張自由競爭。他是共和黨中最進步的分子，攻擊過胡佛，攻擊過柯立芝，即英雄不可一世的威爾遜總統，也會吃過他的大虧。但是他是一位開明公正的共和黨政治家，所以威爾遜還稱讚他說：「在一切反凡爾賽和約的人士中，祇有波拉一人的動機是高尚的。」現在羅斯福雖很怕他，却敬仰他的人格，聲稱願與波拉競爭，好像共和黨中只有波拉才配做他的對手似的！可是波拉却有兩種弱點，一，是他的思想已趕不上現代的潮流，這是由於他年老，多少是趨重保守的。二是他得不到大財閥的同情，自波拉聲明要參加競選以後，財閥們不肯捐任何欵子幫助他，在金錢萬能的美國，沒有錢當然要失敗的。

民主共和兩黨中的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是黨內的重要領袖，在四年中掌握黨內大權。共和黨執委會主席，本為桑特賴斯 (Sanderers)，前六月任滿，由本薛凡尼亞老黨員弗萊謙 (H.P. Fletcher) 繼任。弗氏曾任美國駐義大使，精明强幹，深得共和黨黨員的敬仰。還有參議員狄金森 (L.I. Dickinson)，在美國中部農業區域頗具勢力，但是他已比較年老，並且在農業區以外，他的聲望不大，所以儘管他做過十三年衆議員，五年參議員，儘管他在一九三二年做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臨時主席，手訂共和黨的政綱及政策，但是還不能做一個黨魁。麥克那里 (Charles J. Mac-Nary) 是一位主張緩進主義的溫和黨員，他亦是共和黨參院重要領袖之一。狄金森是反對羅斯福的人，自共和黨開始攻擊政府以來，他常站在最前戰線；反之，麥克那里全然是一個溫和主義者，我們很少看見他在報紙上攻擊政府，以致許多激烈的青年黨員，時常譏笑他缺乏勇氣。

共和黨裏有一位健將，諾克斯 (F.Knox) 他是新聞記者，現任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人，從送報童做到社長。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役時，他與故總統羅斯福同屬於「驍騎隊」，佔領古巴的聖求安山。他處世的哲學，是勤奮與同情，這是受老羅斯福的影響，因為他辦理報業，又兼資本家，所以他容易利用報紙抨擊羅斯福的產業復興計劃，引動聽聞。前胡佛總統任內的財政部長米爾斯(O. mills) 也是一位共和黨的富豪，對租稅問題和財政問題，他是一位最高的權威，在紐約省的政治舞臺上，他是很活躍的。但是共和黨要求的領袖要一位西方農業區的人，因為東部資本家擁護共和黨，是比較可靠的，所以米爾斯還不合格。共和黨最不幸的一點是有一部分的領袖轉而附和羅斯福。譬如前面所說的那雷斯，拉福勒特，固是被羅斯福利用，就是參院中的傑出人才，被人稱為一九三六年共和黨有望的候選總統凡登堡 (Senator Vandenberg) 現在也成了羅斯福復興旗幟下的鬥士。他是一個新聞記者，十餘歲時，即在密歇根州的報社工作，後為主筆。在一九二八年開始政治生涯，而入國會，兩屆選舉，他都得重選為參議員。他中了羅氏復興計劃的迷，竟主張組織一聯合政府，由兩黨共同舉行這個計劃，在忠心共和黨的黨員聽來，這是很痛心的。

最後我們要說到這次擊敗波拉而為共和黨候選總統的藍敦(A.M: Landon)了。他年紀只有四十八歲，性情溫和，又得資本家的同情，這正與年逾古稀，言詞鋒利，為財閥所嫉視的波拉，處處相反。他們生成的是一對勁敵。藍敦是美國西部康薩斯州州長，在四年前民主黨不可一世的時候，各地選舉，共和黨員總是失敗的，而共和黨員能蟬聯州長之任的，只有他一個。他的為人重視，全在埋頭苦幹，不好高騖遠的精神。藍敦宣佈過四點「常識的政治哲學」：一為預算的平衡，二為財政撙節，三為健全貨幣，四為公正的救濟。在他州長任內，把康薩斯州的預算，果然弄得收支平衡；他把當地的租稅，由一萬二千七百萬減到九千七百萬；這兩件事非獨使民眾歌頌，尤得資本家的歡心。因為年來資本家所感苦痛的，是國家預算不平衡，儘量把租稅負担放在富人肩上，有這位省儉的領袖，不啻是他們的救星。在本月克里扶蘭城的共和黨員競爭總統候選人時，藍敦大得大商人資本家的協助，而獲得勝利。

三 前途的展望

按照美國的政治習慣，總統再度聯任是很多的。只要前任總統沒有幹過很失民心的事，總有聯任的希望。這點在我們預測十一月競選的時候，很可以注意。

羅斯福總統在過去四年實行產業復興計劃，算是失敗呢？還是成功？這點很難判斷，但是事實上，美國的經濟，已有相當的起色。一九三五年比過去四年都好。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額，已增加了三百零十萬萬美金。在一九三五年，據工聯會的統計，生產總額增加百分之十四，而雇用工人的數字，增加百分之四，利潤總數增加百分之四十。所以羅斯福的計劃，儘管遭受無數政敵甚至同黨黨員的熱烈攻擊，不能說是沒有小小的成功。固然，羅斯福對資本家限制太嚴，掣肘太多，以致富豪大都希望柯立芝哈定時代的復來，他們願給共和黨以物質上及精神上的鼓勵與接濟，但是羅斯福也有相當的政治力量，作他的後盾。現在賑災，救濟失業，及其他慈善事業，都由羅斯福的勢力把持，因此可以利用這種機會，樹立他們的黨羽，造成他們的投票勢力。所以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藍敦說過：「新政是利用人民的窮乏與困苦，以造成政黨的機關，和培養政黨的勢力。」

羅斯福不但具有勾引民眾的迷魂帕，他並且得到許多小黨的贊助。譬如社會黨，共產黨，農工黨，禁烟黨，進步黨，EPIC黨，社會勞工黨，這許多小黨內，有不少分子，都是羅斯福的忠實信徒。文學家辛克萊所領導的HPIC，曾正式宣佈推戴羅斯福為下屆總統。我已在前面說過，甚至共和黨裏的領袖，也有幾個公然擁護羅氏而反對本黨的藍敦，波拉，諾克斯的。總觀一切，如果沒有重要的新因素發生，羅斯福在十一月間連任總統，很有相當的可能性。

蓬萊觀海市記

沈玫研

余抵蓬萊後，即亟欲一見海市。據本地人士云，海市多現於春夏之交，故自去秋到此幾一年，終未得一見。六月七日上午十一時許，余偕友赴海濱遊散，相將出東門。時東北風微作，羣相戲曰：「其有海市乎」！因東北風，乃現海市條件之一也。北行數十武，望海平如鑑，遠眺海天之交，有碧霞一道，橫亙東西，紗帽島頓成方形，矗立海中，高倍往昔，羣訝曰：「島何以變形」？迨抵海濱十數分鐘，變化愈烈，忽成一方樓，門窗空明可見，右一小島，儼然一塔，聳峙樓旁。忽樓端呈尖形，如一人戴笠，旣而笠漸飄揚空中，與島脫離，島亦隨之沉沒海中矣。俄而小珠山亦突然變幻，時而方正如一平台；時而上寬下仄，如三角倒懸；忽上下凸出，中腰凹陷；忽側方突出，如鰲伸一足；倏然城郭；倏然亭台；變化無窮。頃刻大珠山亦隨之而變，長山羣島，砣磯島，廟島，等均無一不變。其狀如浮屠，如帆影，如旗幟，如樓閣，如桅桿，……甲呼曰：「看砣磯島」！羣視之，忽連綿如長橋，橫貫海內；忽凝聚如漁舟，浮懸空中。乙曰：「長山島變矣」！羣視之，則羣島連而爲一，如萬里屏風，上端齊整如砥，忽開忽闔，變幻不已。有時兩島頂端連接，中間猶留一隙，空明如鏡。島中樹上生樹，層疊有如寶塔；屋上築屋，崇峨無異危樓。丙曰：「吁，廟島！廟島！」羣視之，兩島忽銜接以長橋，一人行於上，轉瞬人影消滅，橋亦匿跡。遠望諸小島，忽隱忽現，時高時低，映影變形，均非本來面目。一人驚呼，羣相注視，手之所指，目光隨之，而瞬息萬變，手不暇指，目不暇給，如小兒之觀萬化筒，變幻莫可究詰也。直至下午四時餘，歷五時之久，呼噪奔馳，未嘗少疲。時海濱，城墻，蓬萊閣，觀衆已如堵矣。聞諸父老云，數十年來，海市變幻之奇麗及時間之長久，從無及此者云。



記陶七彪(下)

黃華

(四)言論著述

陶氏爲會稽望族，明清兩朝，多耆儒文士，先生遍讀其書，思有所紹述，而海通以還，我國爲外力所刦持，國恥物恥，無有能雪，先生引以自任，顧當時士人多溺苦漢學堰，中學子，若子績學政方琦，心雲觀察濬宣，皆爲再從兄弟行，有小慧而乏眞識，(節錄薛朗仙師所作傳中語)雖有聲於時，雅爲先生所不屑，則講求陶氏古先家學，仰思俯拾，思有以實用於今世，專壹工藝，精研算術，潛心製造，不暇旁騖，嘗論『利瑪竇艾約瑟南懷仁湯若望之徒，航海東來，大言西學，但易新名，實仍古法，彼之「借根方」，即我之「大元一術」也，昔者黃帝使隸首作算術，得下籌之法，此爲算學之祖，周公作九章之法，冉子創幾何之術，曾子問地圓之道，孟子知日至之理，幾何借根方，何以稱爲「阿而熱八達」，(原註天方語作方程移項法歐洲譯爲東來法)此不攻自破之證也，……舉衔算術，西勝於中，西人自詡其法之精密，不過「三角」「八線」「六宗」「三要」「借根方」連「比例」諸法，安能軼吾「天元」「四元」綴術大端乎，淸初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數學，盡西法之長，匡其不逮，乾嘉之時，戴東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學明，錢竹汀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術數，而古推步學又明，「對數」一術，彼又稱爲至精至密考，而亡友李善蘭先生(按即李壬叔)等刱立新法，較彼簡易數倍，與彼新法不謀而合，此又中法西竊之一大確證也』論者韙之，以謂足爲吾軍張目，光緒十六年，「陶公匱」成，中外人士，罔不歎賞，而先生之意，則殊不在是，遺集中「夢中放歌」七古一篇，中有句云，「嗟予流厲覊宜昌，干將補屨錐處囊，願委溝壑恥趨蹌，杜門洒掃種松秧，餘技偶洩何中鋩，中外仿制增慚惶，……」又有「上定與鹿相國書」，云「

寬嘗論如欲富强，政敎爲先，工藝次之，無工藝而開商務，猶得卵而求時夜，舍政敎而講吏治，猶見彈而思鴞炙，……」其懷抱概可想見，嘗著「耶歧」一卷，考証天主耶穌新舊敎之廢興，及耶敎傳華之由來，辨駁耶敎之不足信，歸結於正人心風俗，以圖自强，全文長五千言，中謂「我國地大物博，實不足恃，苟失其治，裂裳爲旗，脫鋤爲兵，同舟皆敵國也，雖以元之統一寰宇，土崩瓦解，一蹶不振，況區區二萬萬方里哉，如得其道，一旅能復舊疆，匹夫可王天下，蓋古今中外治亂之機，在人心風俗邪正而已，道咸以來，創巨痛深，糜爛至此，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以聖門孝弟忠信爲不必講，以格致考工爲不足法，義理之辨，人禽之界，懵懵也莫知所之，……余嘗論中國之弱，由於舍本逐末，泰西之强，豈徒堅甲利兵，必先得忠君之才，然後製克虜之器，惟善爲寶，得人則興，不然，早購快槍，夕置鐵甲，數船以對，已冠五洲，戎衣相見，寇糧徒資，甲申甲午，前車可鑒，生今之世，膠柱鼓瑟者愚，忘本媚外者悖，擇善而從不善則改，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人震歐美之名，不敢掉響，此應劭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鍼對時政，可謂顛撲不破之論，又有光緒二十九年「上鹿定興書」云，「今國家尙有四百餘兆良民，二萬萬方沃土，二十六萬種出產，上下一心，豈特猶可以爲善國，數十年後，必能亭毒八荒，莫與之京，氣如一餒，不可救矣，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可見敵患亦起衰救敝之藥石也，」宣統元年第二次上書云，「今天下危險，懔乎六馬之馭朽索，大局變幻，甚於夏雲之多奇峯，禍已迫於燃眉，悔豈待乎噬臍，患莫大於不自强，『洪範』六極，弱居一焉，道咸以來，國勢積弱，識時之彥，偏慮列强，在寬逆料內憂深於外患，東應速於西崩，縱有式蛙嘗膽之心，無救土崩瓦解之勢，……」不但淸祚淪亡，革命告成，已有先見之明，即近三十年外患之危迫，國勢之衰弱，亦復瞭如指掌也。

抑先生肝衡大局，縱論國際，識見之超，猶不止此，即如光緒甲午，中東戰起，先生著論，以謂「日本不念唇亡齒寒，決裂至此，徒得戎首之名，俄國暫收漁人之利，楚則失矣，而吳亦未爲得也，不越十年，必啓兵端，」果焉光緒三十年，遂釀日俄之戰，其時輿論，咸謂龐大之俄，敵渺小之日，其操勝算，無待蓍龜，獨先生力排衆議，不以爲然，於巴黎旅次，上書鹿傳霖(原書載大陸報十一號)云，「俄日戰爭，皆以小大定其强弱，似非確論，庚子正月初八，寬奉命遊歷，先之日本，察其上下，惟深恨俄人志向頗聞，俄則反是，寬料日本必先毀俄海軍，假高麗屯兵圍，渡鴨綠江，

聯土耳其，煽俄亂黨，激俄屬國，轟俄鐵路，擣俄要地，從此一舉，庶可苟安，若淺嘗中輟，豈肯俯首帖耳，寬深為黃種慮也，……現在我國處俄日角逐之間，無論彼之勝敗，彼必專我利權，我必受彼禍害，坐以待斃，愚者不為，朝廷亟宜慎簡知兵大員，精選勁旅，出關防堵，……人貴自強，猾虜豈足恃乎，」厥後臆測各端，泰半與事實符合，而末段為清廷借箸代籌，其議論亦鞭辟入裏，倘令折衝樽俎，故當勝任愉快也。

先生遠波重瀛，輶軒所至，凡國俗政事，罔不留意，嘗謂「西人崇鞅起宏羊之法，俯視一切，戰勝攻取，顧盼自雄，譬如春花，已極爛漫，然不待百年，必有蕭墻難繼之禍，近者英美外強中乾，俄王時有戒心，（防虛無黨）德法固結深仇，環顧列邦，口腹蜜劍，縱使聯雞具飛，必致穴鼠共鬥，否泰螳集，禍福固自循環也，」聞者或不之信，甫越十年，而歐洲第一次大戰，果已爆發，第二次戰禍，又屆前夕，則先生之見微知著為不可及也。

「自娛堂叢刻」為先生遺著，已付棗梨，未嘗厲目，不敢妄談，未刊稿除「耶歧」外尚有「安南國志」一卷，吾師王子餘先生曾錄存節本，是書考證安南建國源流，備極精審，自秦始皇三十三年，遣尉屠睢監祿深入越地起，降及西漢東漢晉隋唐宋元各朝，訖明宣德六年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止，末附安南咸宜王傳，紀亡國史實，以為當嘉其志而哀其遇，不當以成敗論人，全書取材於「越史略」「海國圖志」「演南通考」「方輿紀要」「富良江源流考」「聖武記」「海外聞見錄」「海錄」「安南志略」「圖志歌」「西征紀程」「皇清通考」……暨宋梁隋諸書，元明諸史，以及曾紀澤郭嵩燾許景澄薛福成彭玉麐等奏牘書札，廣徵博采，參考古籍多至數十種而後成，實為必傳之作，甲戌春，王緇塵跋云：「先生擬著安南國志，以為未亡之國，如安南者之殷鑒，」則其用意可深長思矣。

（五）書法藝事

先生弱齡攻苦，自立課程，早讀經，夜讀史，餘力習書數，耽心學術，老而弗倦，同治癸酉，自越返宜昌，偶於裴池家獲覩鄧完白墨蹟，詢知為長沙閻蔡生大令藏本，冒暑往假，時生疥瘡，日臨一通，遂精隸書，又聞宜都楊惺吾先生（守敬）收藏甚富，即挐舟相訪，縱觀所藏金石文字，晝夜記覽，饑寒皆忘，自言書法之變，得力於此，年未三十，碑板流傳，洋溢四海，中年以後，遍臨漢魏碑拓，瑰麗自喜，晚年純以骨行，已臻化境，東湖王步點評其書，以謂「能得

古法，無體不佳，」顧恥爲人役，世之得見者甚希，雖拓本亦不輕與人，長陽王鼎丞方伯，卑禮厚幣，求爲其太夫人書墓表，竟不可得，錢唐朱厭塵（大勛）於邵芝巖筆肆，見先生所書買筆便條，大爲驚訝，語其婦翁徐全齋曰，「此眞快壻也，」先生聞之，頗有知己之感，民國二年，朱之子劍芝爲其父乞書墓碑，始破例承諾，南海謝朝徵大令「陶七丈隸書歌」云，「……會稽陶子人中龍，氣息動能與古通，跳山摩崖自探索，華嶽殘碣專研攻，平生許可皖城鄧，（完白山人）白眼傲視覃溪翁，（方綱學士）嗟君弱冠已如此，此殆天授非人功……銀鈎鐵畫十四字，辱贈奚啻千金隆，平時貴人苦求不可得，乃肯揮汗爲我摹秦銅，高懸轉恐駭世俗，什襲當與荊璧同，」張棨澤「訪英國實司理夫婦觀陶先生贈詩幷序，」有句云，「此公墨寶比珠貴，吾黨書聚會稽陶，盛事古有雞林賈，極天況非止荒要，」皆紀實之作，非標榜也，嘉魚劉幼丹侍御心源，亦以書名，睥睨一世，見先生書，爽然若失，守夔之日，請書「夔門」二大字，刻於峽石上，「灩澦堆」三大字，刻石堆上，絕壁巨灘，斧鑿大艱，劉云，「雖耗萬金不吝，」已而先生返浙，劉寄贈百金，以爲潤筆，固辭不受，樊樊山於先生書法，亦極推服，所作「陶七隸書歌」云，「……剡籐徑丈墨盈斗，管城寸地生風雲，臘雪打窗大于掌，解衣磅礴迴春溫，凝神聚氣若有待，眼光注視愁鷹隼，胸中槎枒森欲發，落筆坐令蛟龍奔，與酣往往得天趣，但視其字知其人，自言臨池無寒暑，被中畫肚役精魂，瓌瑋日練五千字，盡一盂水忘朝昏，……」寫先生隸書之造詣，酣暢淋漓，深得個中甘苦，又云，「嗟嗟世人貪耳食，布衣則賤科目尊，王褒數字競相市，庸知世有洪亭民，」尤千古同慨，足徵叔季之世，以耳代目者多，固當索解人不得也，仁和譚復堂先生（廷獻）乍見先生之書，即許以必傳，屬書「復堂」之楄，同治十一年九月，「送會稽陶七之武昌」詩，有句云，「蕙草晚芳歇，征衣古色凉，少年貧道術，爲客愼津梁，」仁和陳藍洲先生於譚處見陶書，謂有金石氣，歎曰，「有此奇險古雅筆法，我輩亂寫，眞覺慚愧，」因以畫冊十六幅爲贈，屬書「黃米飯香青菜熟」之楄，前輩揄揚後進，懇摯如此，可稱佳話。

先生於書法以外，究心藝事，長於巧思，所創牀椅匱帳等物，闢捩靈奇，見者歎詫，顧先生之志，則殊不以此爲已足，其言曰，「上者謂道，下者謂器，器難越道，道可包器，或謂中得其道，西得其器，別有所見，非余所知，試以器論，精者璣衡，麤者尊彝，略舉一斑，足推全豹，三代隆盛，器皆美善，孟堅宣成之語可概也，中國法物，蕩焉無存，

下及古窯，幾如麟角，康熙花甆，西人愛慕，珍逾木難，自言不解其法，況禮樂乎，彼既得其器，又何爲而珍此耶，吾今姑舍學以瓶器，實欲繼往開來，圖自强，隨人作計，恐後人耳，」惜其時清廷惡言新法，猶無專利之律，而士大夫方沉溺舊學，視爲玩物喪志，無足重輕，先生旣歸道山，其畢生苦心孤詣艱難締造之成績，遂已擲諸虛牝，後人末由仿製，吁，可哀也已。

長陽張棨潭，陽湖吳翊寅，各有記陶公匱之文，互見詳略，足資參證，茲分別節錄如次。

會稽陶七彪先生，任奇有潔癖，尤好遊，乃創爲行匱，匱二，合之層纍，分之並列，皆高一尺五寸三分，深一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其一分二格，上格高九寸，有大屜如格大，又分三橫格，上格高一寸，有屜，廣一尺五寸八分，深五寸，蓄筆墨箋函地圖日晷刀剪鏡尺，中格間以豎板，板二，乃三分之，無屜，可蓄印泥盒視遠鏡風雨表，左傍五分屜，板中有電氣燈，大如離支，按之，白光熒熒射外，復視安電燈板端，訝其板鄉銅板僅五分耳，銅叉骨其中，二分而弱矣，啓鐩，銅箸摺疊側出，旋而張之，則燭盤也，大且徑寸而强，作其形井文錢，機自降貫其軸，旣堅且安，見者胥失笑，下亦分格三，中空，置日記冊，右左有小屜，蓄端硯名刺表盒，格外有插板，刻銘記，罩以頗黎，不用則閉之大屜，外板即爲門，下屬屜，底爲銅樞，兩傍各爲半規銅鉤，鉤可出入，開則鉤出，掛門與屜底平而作案，而電燈燭盤，光適宜案，不失分寸，大屜深如匱，屜中小格屜，僅得其深之强半，近門之弱半虛之，案前舒近五寸半，扎牘之前，可容筆硯，據案讀書作字，文房諸具咸在案前格屜，書帖字畫，即藏下格，高四寸，亦有屜如格大，其一分三格，上格高五寸七分，有屜，以蓄裳衣，中格外拊之屜也，啟其關鍵樞紐，則椅高二尺三寸，背上嵌磁片小象，中刻自書八分刱造姓名年月，背足皆有樞，足似小篆五字形，運樞而委折焉，則納諸三寸八分之格，樸雅精巧，燭盤之亞也，下格又有屜，高三寸，屜中並列三區，間以薄板，兩旁平分而四，爲五區，中區不復分，蓄壺碗匕箸等物，四區皆洋鐵方合，三區蓄茶葉餅餌，一區中間設板孔十六，置雞子，覆以棉，西人云，宜火車，匱下有座二寸隱几，則容履綦，凡匱選材必輕堅，欲其微也，表裏刮摩髹漆，欲其澤也，護以革篋，欲舟車無損，物盈匱重，不過數十斤，欲一夫可勝也，匱成，人目曰陶公匱，……(張作)

癸巳之夏，余來廣州過會稽陶公七彪，……公時出餘技，用以制器，爲飛鷹，爲牀，爲燈，爲行軍帳，闘捩食奇，皆泰西巧工所不及，自携行篋，亦具有巧思，合之則上下聯爲一，分之則左右列爲二，高一尺五寸三分，廣一尺八寸四分，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左篋支版爲二層，上層有板植立，以銅爲軸，爲雙鉤，縣而庋之，則可據爲几也，斂而闔之，則可緘爲櫝也，內界五直格，若硯，若洗，若鐘，若墨汁壺，若印泥盒，若燭盤，若電氣燈，（燭盤圓徑寸許，電氣燈大如龍眼，皆藏左旁五分板中，進出然滅，按以機括，均出新法爲之，）若風雨表，若視遠鏡，若玉石之章咸在焉，又界一橫屜，高一寸，凡地圖

，凡箋扎，凡刀尺，凡筆，凡鏡，凡日晷，凡寒暑針，凡奩而末盡之屬咸在焉，其下層鄴架之書，廚廚之畫，籤帙完好，簽軸精美，以及旁行斜上之牘，重譯狄鞮之篇，悉於是乎藏之，其篋與版爲三層，冬之裘也，夏之葛也，衫則有單複也，襦則有長短也，他若鞶帶革韈，玉玦象璞，男子所佩，丈夫所服，皆置上層之篋，宜爇香之鑪，注水之盂，瀹茗之碗，賸酒之琖，秩然粲然，用物畢備，爲餱糧，爲餛飩，爲薑桂，爲鹽梅，已以和羹，箸以歒飯，或拭觚之布，或鑽火之具，朝饔夕飧，便於取携，皆置下層之篋，宜爰有胡牀，叠於中層，其足交互如卦爻形，曲而勿撓，屈而後伸，舍之則藏，用之則行，措之安若盤石，倚之固若長城，張其幹若四維之立，運其樞若兩儀之分，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體方而圓，質疏而密，蓋斂之卑不盈咫，舒之崇僅逾尺，而六合之大可坐理焉，非獨匠心指𢓤，運斤奏巧而已，……（吳作）

蔡子民先生（元培）爲陶公牀作記，茲倂錄之。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元培自上海回里，抵杭州，訪會稽陶公七彪於忠淸巷寓廬，公見示所爲豢牀，豢牀者，時所稱陶公牀者也，公小名豢升，取易義，故分釁二卦象於其程，而名以豢牀，時人嘗於公所爲匱與燈案之屬，咸以陶公名，因沿其稱云，牀之張也，前後徑三尺，左右徑五尺有三寸，自左而右，以甲乙丙丁四方圍成之，凡方圍之邊，接以爲牀邊者，徑四寸四分，其胷於腹者，徑四寸，斂其際以爲機，棕其面以爲韉，柱銅其隅而縆縱橫之架於柱顚以捐帳，軫於其左右後之三面，而亘五閩而植之，軫之長二尺有四寸，厚四分，其首尾之高同，隅閩各四寸，而弧其中，其後聯兩軫爲首尾，而接以中閩以爲弧，弧之中線高於隅閩一寸，板於牀後，去銅柱之顚尺許以勒銘，以懸雜佩，長五尺，廣寸，厚半之，板於甲丁二圍之背而界爲二，各因第一界之穹，而掩可移之板焉，以爲容足於第二界，各二，可屈申，其長尺有二寸三分，其長之一以爲廣，三分其廣之一以爲厚，桯于甲足與丁足之間二，長二尺有八寸，厚一寸，高寸二分，以梃牀體之躍力，幹於同界兩足之間二，長二尺五寸五分，徑六分，不及地四寸弱，以纍足屈，其收之也，去程及幹，而對屈其足於同界，乃疊其體而四疊之，甲與乙丙與丁而相切也，乙與丙背相切也，乙丙圍狹於甲丁圍一寸，故疊之而有隙，乃納帳及他臥具於乙丙之穹，納銘板銅柱於甲之容，納軫及幹於丁之容，納程於乙丙之邊之隙，縱徑三尺橫徑尺有三寸强，與甲丁方圍等，而高七寸耳，乃挑之以綿，實之以皮，見者方以爲書笈，爲衣篋，而不寤其爲坐臥俱適之牀也，其度理數學，故無分寸虛佔，其力準重學，嘗坐十人於其上而不隱，其材準氣候爲之，雖空氣極燥時木不泐，極濕時糭不弛，公曰，「方圍之柱，皆以方，而乙丙之際，獨刓之稜則阻釁也，」公又曰，「架帳之銅，爲中空圓柱，而螺旋以接之，舊式也，今鉤棉方柱，綴甲丁之緣之面而分庋之，一抽而成架，尤便捷，」嗚乎！可謂苦心孤詣，實事求是者矣，而式度材質，一用我國固有風習，不稍拾歐美牙慧，尤足爲國民獨立之代表，考工創物之專門，非夫摹擬剽竊，如近所謂假造派者，可同日語也，公所爲匱，有仁和譚公廷獻銘之，長陽張公樂陳陽湖吳翊寅等記之，而美利堅人篤大利需司，且易以金表，致其國製造院

，領牌仿造，牀之製，視賈尤瑰異，而見者尙尟，元培自癸巳晤公粤東，知有此製，八九年來，嘗往來匈次不能忘，解后得見，忍俊不禁，奮筆而爲記，顧元培於藝學素未究心，類不能言其所以然，而公方以奉旨游歷各國之役未竟，將西上行在取進止，並將爲知已定興鹿公陳救時急務，以挽天下瓦解之勢，驪駒在門，無暇爲元培一一言，故所記止此，他日當句公解散圖繪，臚舉而發揮之，咸著於篇，以告世君，山陰蔡元培記。

以上諸篇，應推蔡先生之文，叙述最有層次，狀物之工，允爲作名，所惜「解散圖繪」之志，末由得償，卒未獲「臚舉而發揮之」，以供後世工藝家之探討，是則不無遺憾耳。

關於陶先生創製諸品，頗有軼聞，足供談助，如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張鼎記云，「東邊道成都張金坡觀察，（錫鑾）光緒壬辰，由奉天請假回蜀，道出宜昌，於魏宏丈處，見所仿陶公椅，嘆其簡潔，摩挲欣賞，魏公知其愛慕之誠，分半贈之，次年家兄之奉天，指謂家兄曰，『此陶公椅，爾在宜見否，』家兄曰，『此非陶公所長，近日陶公新刱一匱，人因其精雅堅巧，遂稱曰陶公匱，』張公大喜，属書家君，不惜多金，懇請仿造，又函致營口某司馬曰，『若湖北張君寄陶公匱至，乞飛速電告，』另派司事駐營口，專候陶公匱者半年，以便轉運，後因倭氛猖熾，道阻且長，事遂中止，張公又奉旨帶兵防邊，移師寬境，親督兵團，立將寬甸克復，又出奇制勝，克復長甸，又戰於香爐溝，倭人死傷甚衆，三獲大勝，六甸肅清，（事詳東方兵事紀略）朝議停戰，未能大彰撻伐，然張公於戎馬倉皇之際，尙携陶公椅於營中，每謂僚吏曰，『此不易得也，』其愛慕之誠爲何如耶，又可爲陶公之知己矣，」廿五年八月又記云，「張錦坡觀察近爲榮中堂（按即榮祿）總理營務，己亥五月，家兄携陶公匱投效至唐沽，天已晚，先行往見，張公知陶公匱已至，喜逾於望，亟欲索觀，家兄云，『尙在唐沽，』張公立命差弁當夜至車站，黎明坐頭班火車，妥速往取，午前始到，張公親啓套箱，見陶公匱，屬家兄代啓機括，摩挲驚訝，闔府傳觀，上下歎賞，皆言我中國人才，實不在泰西下，張公遠行，必以陶公匱自隨，逢人說項，有目共賞，然非知己，亦未嘗輕出示也，張公自言，『寄陶七先生書，三易其稿，尙未惬意，』觀察平日以文自雄，至此豪氣頓歛，不易得也，」光緒十九年，仁和譚復堂先生掌教武昌經心書院，見陶公匱，爲之銘云，「深十三寸，廣彊二尺，疊弆半身，不盈一壁，有衣有食，有圖有書，容膝隱儿，交牀以尻，匪出機，補考工，利攸往，以御冬，吾見子之心矣，小而能容，」皆爲此匱生色不少，而美國人篤大柯霖司，英吉利船主司立射，見匱皆歡喜贊歎，詫爲得未曾有，請示圖式，俾寄本國，登報仿造，篤大柯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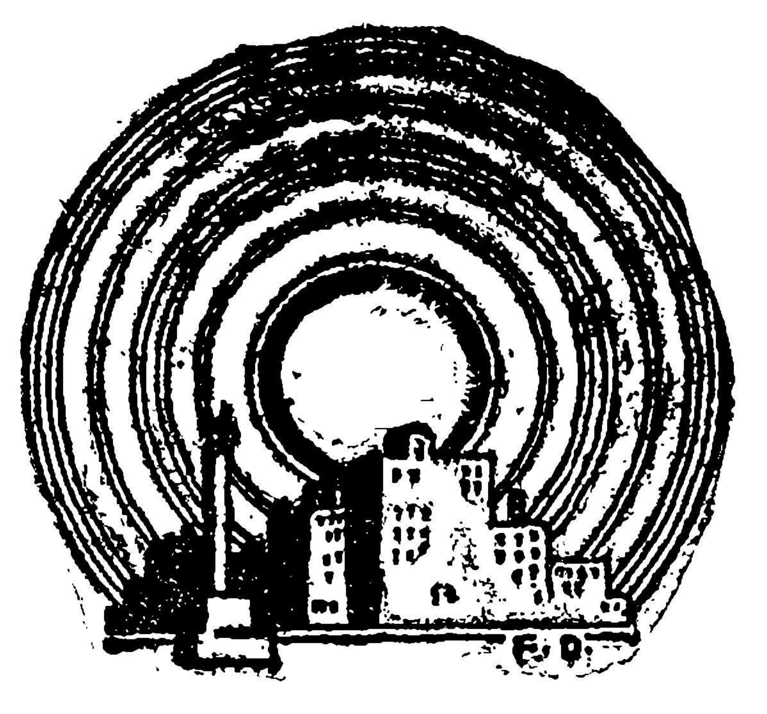
司且以金表易匱一具，運寄國中，復攝相片，登諸公報，謀於先生，欲寄美國製造院，請求專利設廠仿造，願以二十取五之利，酬創造之勞，又有法國工程司可而發脫，遊歷中國，自雲南至宜昌，偶從他處獲覩此匱，堅請以重價購之不得，輾轉致意，欲請仿造一具，以便携歸，先生皆謝絕不應，光緒二十二年五月，英國「太晤士報」主筆馬基拉（美國人）夫婦環遊地球，道經宜昌，浼篤大柯霖司爲介，冒雨造訪，索閱陶公匱，暫覩燭盤，反覆揣測不能解，先生爲試啓之，不覺撫然有間，因笑謂曰，「茲器倘叛自歐美，可立致鉅富矣。」遂出日記簿記之備揭載於「太晤士報」，同時「知新報」（西文）第二十四冊，譯載其事云，「中國人聰明才力，能造新藝，不亞於歐洲，惜國家未與以專利，故雖有若無，……會稽陶君七彪，能造一徑二尺之匱，其中桌几書案俱備，可以儲衣，可以藏書，機捩極巧，美國商人亟極稱之，其匱行於美洲頗廣，名爲陶公匱云。」

先生於光緒十五年三月，製陶公牀成，自作銘云，「人必自立也而後可以保家國，戒之哉，毋高枕肆志，忘其蠶食。」又別製一具，贈其知友趙渭清觀察，（濱彥歸安人後官山東藩司）幷爲銘云，「臥榻之前容鼾睡，知恥則奮奮則智，激發忠義保教類，吾銘吾牀警夢寐」，兩銘皆含義甚深，爰附錄之，以殿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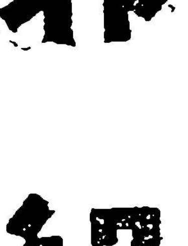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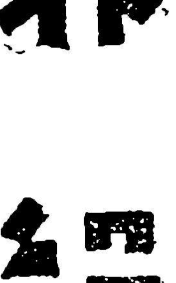
象與驢

樵

美國兩大政黨今冬又將作大選的決戰了。美國各報的漫畫裏，充滿了象和驢子的描寫材料，象是代表共和黨的，驢子代表民主黨。據傳最初發明這兩種黨徽（？）的人，是美國著名的漫畫家納斯特氏 Thomas Nast，驢畫首作在一八七〇年，大象的降生比牠晚了四年。當時一般漫畫家因爲納氏的畫，造意甚爲佳妙，於是大家全仿效他畫着，結果這兩種動物竟成功兩大黨的代表標識了。這也是美國政黨史上的一個小小的有趣掌故。





外論介紹

英國歐陸政策的紛歧

H.N. Brailsford著

Britain Drifts toward Hitler

The New Republic, June 3, 1936

亞比西尼亞被義軍的毒氣毒死了，但未想到這樣快，這眞是使國聯和它的擁護者吃驚不小。國聯行政院定六月間開會，本文作者說，他敢預言，國聯的決議必是取抵抗最小的路綫。國聯將任何事情都托延下去，連它自己的死亡也托延下去了。

義國併亞在英國所生的反響，是暫時的。英國一般都感覺到屈辱，工黨與自由黨都主張加緊實施制裁，但這不過是一個反映的姿勢，深刻的觀察家決不相信這種經濟辦法可以使義人屈服的。今日除了武力以外，再也不能恢復亞比西尼亞帝國與國聯的權威。

至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決定當然在保守黨，但是包爾溫不是一個有決斷的人，他的政策始終是模糊的，他的行動，始終是迂緩的。去年八月間派艦隊到地中海上去示威，現在又默認義國的勝利，和自己的失敗。這對英國的威權眞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大家罵他欺騙了亞比西尼亞，消弱了國聯的力量，動搖了英國的權威，決不是過甚的批評。

英國的統治階級和政黨一旦要對歐洲的前途作明確的決定時，包爾溫就要去職了。也許還等不到明年英王加冕的時候吧！現在政局的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是仿照斯特雷撒陣線改組國聯，即是形成對德的同盟，二是取消盟約中規定强制義務的條欵，以削弱國聯的力量，盡量使英國避開歐洲政治的危險。

復活特斯雷撒陣線與其說是爲解決現今的問題，不如說是爲解決將來的問題。墨索里尼的驕傲的態度，很難立刻使義國成爲英法的同盟國，但他曾對「每日郵報」的訪員說，現在義國已是滿意的國家，而爲維持現狀而努力。英法深切的憂慮奧國的問題，不能不仰賴義兵以阻止希忒拉併奧的野心。今年秋間，德國設防萊茵的結果，西方的安全可告無虞，恐怕奧國便當多事。英國一部分保守黨人，以德國爲敵人主張結成包圍德國的鎖鍊，爲使德人不進犯多瑙河流域，義國必須作這鎖鍊中重要的一環。他們主張要有一個强有力的國聯，用來維持凡爾賽體系，阻止希忒拉的野心。這一派的代表是邱吉爾，奧斯丁，張伯倫等。如果他們能推翻包爾溫內閣，以尼維爾·張伯倫代之，以邱吉爾任國防部長，他們必採取堅決的反德路線，包爾溫那種模糊不清的政策便告終了。

另一派是親德的，以洛西安爵士(Lora Lothian)和泰晤士報主筆道生(Geoffrey Dawson)為代表。他們主張以削弱國聯力量的方法來改造國聯。明白的說，就是取消盟約第十條和第十六條。這樣取消制裁之後，國聯將變為純粹討論研究的機關，放棄原來威爾遜所主張的「强制和平」的目的。他們的目的在避免和德國發生戰爭，他們覺得在凡爾賽和約下維持和平是愚蠢的，是可憾的，他們的良心感到不安，甚至於要滿足德國對殖民地的要求。保守黨中比較進步的份子和一般資產階級多屬這一派。他們的主張也有缺點，他們想把被捲入歐洲大陸戰爭的危險減到最小限度，但還要維持羅迦諾條約，和以英國邊界在萊茵河的主張。法國只有因他對於東歐同盟國的義務，被迫從事戰爭時，才需要防衛，而英國的政策又不能去防衛法國，試問英國對於歐洲大陸的戰爭如何能嚴守中立？這一派雖是抑法親德，但又不願與德成立同盟。這種政策目前的利益就是使英國無勉强和義妥協的必要，制裁自然是要撤銷，但英國不必定要拉義國作同盟國。

現在很難預料那派將得勝利。反德派主張擴軍，但沒有一個明白的敵人，擴軍便無口實。工黨的態度也是朝此方向，但他們熱烈的主張，國聯應有武力和强制的力量。他們要倣效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結合，想由蘇聯，英，法組織一個國際的「人民陣線」，但保守黨却反對這種同盟，國聯越在法俄的領導之下，保守黨越要離開它。如果國聯不能削去那些强制的條欵，保守黨的英國即令不正式的退出國聯，實際上也是要退出的。今日的歐局是，德國變為歐陸上反動的中心，法俄的集團和德國對立，墨索里尼從中陰謀取利。結局使保守黨的英國因憂慮地中海的危機，不能不漸漸走到德國的陣營裏去。所以作者大胆的說，墨索里尼的傲慢態度毀壞了重繫斯特雷撒陣線的希望。(奉生)

英國對中歐的責任

H. Mataja著

England's Responsibility

World's Review of Reviews, June, 1936

中歐各國，如果要防止德國的襲擊，祇有軍事同盟這一條路可走。尤其法俄同盟，更是非常重要。不過，這種同盟，不是單獨兩國的結合，就可以有效的，必須有其他的國家來做後盾，方能顯出牠實際的效力。就拿奧地利來說罷，如果要使奧國不受德國的攻擊，祇是法俄同盟是沒用的，必須有義大利的武力來做奧援，才能真正使德國不敢蠢動。所以，在防德侵奧的局勢中，義大利實在佔了主要的地位。

可是，雖然各國有了軍事同盟，但並不能就阻止德國不發動戰爭，中歐局勢的命運，還須決之於德國。因為德國的經濟及財政情形，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要想找條出路，祇有冒險來幹一下。何況德國人向來是以賭徒及好頑出名的呢！

祇有在一種情形下面，德國人是不敢發動戰爭的，這個情形就是：英國能够公開參加保障中歐和平的團體。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如果當時英國能够聲明她的態度的話，也許還不至於爆發。因為假使德皇知道英國會出兵的話，他決不肯輕舉妄動。

今日的情形，又何嘗不是這樣。整個的柏林，全在幻想籠罩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够用道德的力量來克服他目前所處的地位。宣傳激起了情感，情感激起了宣傳，最後的結果，祇有出之於冒險嘗試的一途。奧國的國社黨，還在希望英國保守中立，這個見解，眞比德國的國社黨還要糊塗，但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他們，還自信對於包爾溫及艾頓的思想，比較別人要瞭解得格外透澈！這個流毒，使德政府，至少國社黨受了牠的傳染。

總之，中歐的戰爭，能否避免，全在英國的掌握中。假使英國能够明

白的表示她的態度的話，那麼德國雖然雄心勃勃，也不敢輕於嘗試了。（蔭恩）

英屬東非與帝國防務

Britain Prepares to Defend Empire.

Harold Callender著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36.

最近週中，英國東非四殖民地總督曾經舉行會議，討論到建築孟巴沙港Mombasa的計畫。倘使有人要問，誰將攻打孟巴沙？這答案大概是並沒有什麼人，但是英屬東非的鄰境，現時既經被人侵占了，那末他們根據直覺，當然會覺得有警備的必要。

義大利和日本的攫奪殖民地以及德國作恢復殖民地的要求，使得英國對於她的殖民地的經濟利益和在國防上所負的義務，不得不作縝個的考慮。他們對於想強取豪奪的敵對國家或將不得不使用武力，去防守他們的殖民地，無論如何，他們現時正在花費巨大的經費，作未雨的綢繆。

自從英國前外長賀爾建議重新分配殖民地的資源以來，英方迄在考查他們的殖民地問題，和重新作殖民地的估價，並且以退化民族管理人的資格，研究國際共管的制度是否可能。

有經驗的殖民問題專家像魯加貴族 Lord Lugard是主張施行國際共管政策有許多困難的，還有像安琪爾爵士 Sir Norman Angell是以為殖民地的經濟價值只是一種幻想。他們以為德美兩國的要求殖民地，與其說是為了經濟的需要，毋寧是為着樹立國威。

英國不願意把她所代管的坦格尼加 Tanganyika 交還德國，因為它是蘇丹和南非間的一種鏈索。倘使交還以後，那末角城到開義羅的孔道將被切斷了。它的意義就等於英國在非洲威勢的減弱，甚或白種人勢力的減弱。墨索里尼的征服亞比西尼亞已經給英國的聲譽一個重大的打擊。

士人的待遇，是英國對殖民地的一個重大問題，尤其是在非洲，因為那裏的白種人時常用殘酷的手段去開發土地和榨取勞工，使得黑人從事於非人的採礦和墾植的工作，侵凌土人的生活權利。白種的居民常拒絕曾受過教育的黑人過問政治。非洲英屬各地常發生種族問題。因為經濟蕭條，所以這些問題愈加難於解決。那裏的英屬殖民地共有人口約六千萬，面積二百萬方英里。他們的對外貿易，在二十年中已經增加了一倍；入口每年約值美金十萬萬元，約可以消納英國總輸出額的十分之一。（歷樵）

美國共和黨政綱

The Republican Choice

倫敦泰晤士報六月十三日社論

甘薩斯州長藍敦已被共和黨推定為美國未來總統候選人。其他競選者尚有波拉，但是他年已七十，不為該黨保守派所歡迎，如諾克斯及萬登堡早即放棄競選，所以藍敦的當選，早在一般預料之中。這種結果雖然在意料中，但共和黨選舉藍敦來與羅斯福對抗，却使一般驚訝。因為藍敦並無赫赫之名。一九三二年藍敦僅以六千票之多數，當選為甘薩斯州長，二年之後，又以六萬票之多數表決，繼任該州州長。一九三二年民主黨勢力風靡全國，共和黨在西部當選州長的只有藍敦。二年後繼任者也只有他一人。在職期間，他表示他的忠誠，能幹及不偏不黨，對當時以虧空為常態的州預算，予以均衡。這種成就自然成為該黨主持人尋求一位與羅斯福對抗的總統候選人所注意。這種人員如果欲得成功，必須來自西部而且與大資本家沒有任何關係。藍敦是一個西部人，和藹可親，不接近托辣斯及獨占事業，都適合這種條件。

共和黨並通過一種競選政綱。論及外交，矢言美國不加入國聯，或國際法庭，或任何糾紛的聯盟，並努力收回各國欠美戰債。這種主張很迎合現在美國有勢力的孤立主義者的情緒。這種政綱鼓勵限制軍備及統治軍火

貿易與其他各國實行仲裁或合作。美國選民最注意的是關於社會經濟問題的提議。共和黨大會中進步派較有勢力。新政綱不積極反對羅斯福的措施，但是要掃除獨占，保障工人組織團體及集體交涉的權利。他們允許提出一種根據「豐裕經濟」的農業政策，這種方針恐怕與羅斯福提出的「土壤保護法」及最高法院判決無效的「農業調整法」沒有多大分別。關於均衡預算，不主增稅，而贊成減少支出，更反對美元之再度貶値。他們主張不惜以一切代價來維持健全的貨幣。所謂健全，意義混沌。藍敦予以明快解釋，謂貨幣必須以金或能兌換成金的東西來解釋。這個聲明對於波拉是一個大的進攻，因爲波拉厭棄金本位與鄙棄國聯一樣。至於救濟貧困，改良勞工狀況，他主張取消羅斯福的辦法，改由各州及各州間自行成立協定。

這種提議意在訴之於對於羅斯福放棄各州施政的傳統，一切由華盛頓發號施令而感不安的民主黨人士。改良憲法，藍敦認爲是一種不能逃避的責任。共和黨通過的政綱，要看候選總統在競選中如何闡發。藍敦在若干演說中雖然論到當前的困難由於財閥們造成，需加調整，政治上應加節約及改良，但這只是一般原則。美國人民對於藍敦個人及他對於時事問題的態度，尙不十分明白。如何發展，要看共和黨今後的努力了。(季廉)

美工黨之政治展望

1940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 Nation, June 10, 1936

美國工黨員大會業已破裂。它的首領湯麥士 (Norman Thomas)及其左翼贊助者已決定參加競選，並制定工黨之競選政綱與應付當前問題的特種方案。該黨所能號召之票數，預料雖屬無多，但是至少足以表示該黨的存在。

工黨左翼及大部黨員既然跟隨了湯麥士從事競選，同時該黨的統制者之右派則加入擁護羅斯福的陣線。同時支加哥的農民勞工大會已經決定放棄立即組織第三國家政黨的初意。

左派之所以決定不擺脫擁護羅斯福而迫自行組織一全國農工黨的原因是因爲懼怕法西斯有侵入的危險；工黨政綱的制定，亦受此問題深切的關係。同時路易斯(John L. Lewis)和他的非政黨聯合會的要援助羅斯福，形勢也日漸判明，這個并非由於他們恐怕發生反動，而是希望獲得特別的利益。他們的目標原在使勞工運動的幼芽不要被共和黨的莠草所窒斃。

由組織的方法看來，這個實在是健全的計劃。如工黨仍認爲勞資集體協商可以實現，所以去幫助羅斯福，那是一定要失望的。在羅斯福第一任內，這個好意的法案並未能完全發揮它的效力，已至顯然。同時該法第七條A款也足以阻止工黨新的興奮。羅斯福政府對於公民自由方面也沒有加以理當的注意。但是新政的空氣是擴張的而非壓抑的，亦屬不能否認之事實，此點對於全國勞工之組織，頗爲有利。設目下漸趨繁榮之勢繼續增長不已，則在羅斯福第二任期內，路易斯及工會諸組織必能與其他生產機關聯合一致。至一九四〇年時，工黨除作抗議的姿態外 ， 定認眞的參加競選。

不過四年之期間至暫且，應征服之障碍殊多。第一個敵人即爲美國工人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執行理事會。汽車工人已能將其狹窄的羈束拋去。路易斯正在企圖使彼之會員解除其羈絆。執行理事會最近聲言倘實業組織委員會不立即解散，即將停發執照，此乃最近之驚人的惡兆。

左傾進步團體在今後數年中的重要職務，應當注意澄淸與學習。急進黨派在美國從未嶄露頭角，所以他們也不敢自負，相信他們的方法沒有錯誤。目下所需要的是謙下與絕對的忠誠。吾人須保持普遍的原則，而參以實際的動作。社會化的將來乃爲適當的政治解決。擬定一條應走路線，就

是吾人初步的工作。(西夷)

菲律賓武裝問題

Harold E, Fey著

Militarizing the Philippines

The Nation, June 10, 1996

美國的孤立政策現在已經發展到極端，對於一切國外的問題，有概不過問的神氣，就連對於菲律賓政治，多數的美國人也都想積極的退嬰。這種思想，我們在下面一文中，可以充分看出。

一年以前，美國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指派前參謀部長陸軍少將麥克阿塞 (Major General Douglas A. MacArthur) 為菲律賓共和國軍事顧問。當時議會中人的意思，大約以爲這不過是一個閑散而愉快的位置。却料不到精力富强的麥克阿塞，正將利用此機會而有所活動。

到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菲律賓果然接受了麥克阿塞的建議，在議會中通過了新國防法案，實行强迫軍事訓練制度。現時菲律賓本已有募傭兵一萬六千人；根據新國防法的規定則凡十歲以上的菲籍男子，均須徵服兵役。十年以後，就是菲律賓完全脫離美國獨立的時候，預計可有兵士五十萬人。這數目和菲島總人口(一千三百萬人)比較起來，自然是很足驚人的了。

當初美國議會通過准許麥克阿塞赴菲律賓的時候，大約不會料到他會造成這樣危險的結果吧！他的計劃，在菲賓內部已引起糾紛。明大諾(Mindanao) 地方强悍的摩洛族 (Moros) 土人已表示不願應服兵役，並且殺死了一個政府的徵兵委員。巴拉旺 (Palawan) 地方，也有五百個青年拒絕應徵，因爲他們覺得這種計劃，不啻是日美戰爭的序幕。本年三月三十一日，萊腦 (Lanao) 省內也有十個摩洛族人因拒絕應徵而被警察所殺。據摩洛族梅拉華妮郡主(Ollama Malawani)宣布，摩洛人如仍拒絕入伍，勢將繼續被捕。

而且菲律賓的新國防計劃，也許還會影響到日美邦交。非列賓龐大的新軍隊，既由帶有濃厚「反日」色彩的美國軍官教練；同時其距亞洲大陸，又如此相近，這在日本自不能淡然無睹。至在美國方面，雖然菲律賓憲法中規定願以其軍隊供美人驅策，可是這種在美國旗幟下擅自增加的軍隊，對於美國國運，關係過大，美國人民，也難置之不問。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召回麥克阿塞，因爲他現時的地位，和美國議會中通過的菲律賓獨立法案是互相矛盾的。根據獨立法案的規定，美政府只能派遣一個高級委員駐在菲律賓；可是麥克阿塞現在却並不受該高級委員之管轄。而且因爲麥氏和菲律賓總統奎松 (President Manual Quezon) 私人交誼甚深，所以他的威權甚且大于美國高級委員，這種畸形現象，殊屬不宜。尤有甚者，菲政府財力薄弱，要維持這樣龐大的軍隊，勢非向美國借債不可。十年以後，債額愈積愈多，菲律賓將在財政上成爲美國的附庸，究竟能否獲得眞正的獨立和自由，都將發生疑問。

自從美國佔有菲律賓羣島，三十五年來，美國的主要政策，在以民主政治的思想和技術，灌輸到這亞洲新邦裏面去。可是麥克阿塞的政策，却正好一反乎此。現時菲律賓社會不安，人民困苦，只有實行眞正的民主政治，才足以解此倒懸；不然，勢必引起革命和流血慘劇。可是菲律賓現任執政的一般官僚政客們，假如再增加了龐大的武力做工具，則不特菲島民主政治，實現無望，就連美國本身，也將受其連累。(丹楓)

蘇俄的新憲法檢討

中山貞雄著

日本東京朝日新聞六月十八日

在這法西斯主義正達澎湃高潮的時候，而素來採取一黨專政獨裁政治形態的蘇俄，忽於上月十一日發表了尊重人權保障自由的民主主義化的新憲法，這雖然是蘇俄順應其內外情形而有的必然的修正，却也引起了世界

各國很大的注意。我國學術界中對之已有相當的批評，再來聽聽生了「恐俄重症」的日方言論，也未始不可以作爲我們的參考。

蘇俄此次發表的新憲法，尙屬草案，要經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開之全聯邦蘇維埃大會的審査，始能作最後正式的決定，不過由草案之內容及起草委員長兼執筆者的史丹林的關係看來，在字句上或者有點修正，而原案決能通過採用的。新憲法的主要內容，是各種機關的民主主義化與保障國民之人權，尊重其自由，這都是根據蘇俄社會主義建設之進展情形而有的現實要求，並不是出於眞正的國民的直接要望，所以蘇俄的新憲法由實質上說，可以說是史丹林的憲法。

蘇俄新憲法的特質，最要緊的是第一章之社會制度，第三章之國家權力最高機關，第十章之蘇維埃市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及第十一章之選舉制度。第二章之國家組織，雖將舊來七共和國的構成擴大而爲十一共和國的聯邦組織，但這不是民族政策的强化，內容並沒有何種變更。第九章之關於司法機關的條欵，由蘇俄過去的階級裁判看來，確有很大的變化，但是拿來與一般法治國的憲法條例比較，也沒有何種特別處。第一章的關於社會制度的規定，才最鮮明的顯出了史丹林之一國社會主義政策的精神，且含有蘇俄現階段與準備建設無產階級社會的意義。即在第一條與第十二條中，明白表示着蘇俄雖以共產社會之實現爲理想，但現在因有智識勞動與筋肉勞動的差別，故爲各就其勞動與能力而得到報酬的社會主義之過程。又如第七條與第八條的規定，乃在蘇俄所憑依的農村制度發展上，絕對必須的條件。

其次爲第三章之設置蘇俄最高機關。將第三十條至第五十六條的內容撮要說來，乃在組織最高會議作爲蘇俄聯邦之最高機關，仍爲兩院制度，即聯邦會議與民族會議，而最高會議之幹部會與最高行政機關之人民委員會，皆由本會選出。第四十九條對於幹部會之權能有所規定。試觀最高會議的幹部會議之機能，實爲位於最高會議與內閣的中間之偉大的權力機關，而最高會議的事實上的指導權，當然集中於幹部會議，等於內閣於人民委員會，則將變爲純粹的事務機關，這種幹部會議，實爲蘇俄機關中特有的存在。這最高會議等於舊有之蘇維埃聯邦大會，幹部會則與舊有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相似。如蘇俄此次憲法規定之最高機關，仍如從前一樣，受共產黨部的制肘，全無實權，則此次選舉法的改正，將無意義。不然則史丹林應分別最高機關與共產黨的關係，自已辭去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職而就最高會議幹部會議長之任，在名實上將最高會議作爲一元化的蘇俄最高機關。或者史丹林將根據此次修正憲法之選舉制度，而爲幹部會議長，名實上皆爲蘇俄的元首亦未可知。

蘇俄新憲法受人民之絕對歡迎的，恐怕是第十章第一百一十八條至第一百二十八條關於人民之基本權利與義務的規定。此實爲喚起他國勞農階級對於蘇俄之民主化，社會主義之積極面，發生羨望而編纂的。由最近蘇俄實際情形說來，完全無所謂信仰之自由，身體書信之不可侵權，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所以即使此種條欵是離開現實的一種理想，一種宣傳，但確實是蘇俄聯邦之一大轉變。

最後是第十一章中的新選舉制度，第一百三十四條至一百四十二條中規定蘇俄聯邦之最高會議，都市代表會議爲普通，平等，直接，秘密選舉制度，蘇俄選舉制度之修正，不特在技術上是最困難的問題，且爲憲法改正的中心問題，而蘇俄憲法之民主化，實以選舉制度改正爲其出發點。

蘇俄這種轉變，雖然是由於國內之社會主義的建設，已有進展，階級敵人已經消滅，而到了無階級社會的建設時期，但是我們如再深切的對於蘇俄民主化憲法之政策上的意義與任務加以觀察，則知其修正憲法的動機，對內實爲完成其一國社會主義而動員國民的新形式，對外則爲布爾西維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新攻勢。在蘇俄要想防止其遭遇之對外危機與完成其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實爲國內之統一與農民階級的動員，故蘇俄新憲法恐任務，實以農民政策爲重點。而蘇俄本身之民主化，則尙有很大疑問，如蘇俄國家機關與共產黨的關係，不能明確分開，共產黨員的特權不加限定，則蘇俄新憲法所保障的民主主義化，恐怕偏重於政策的宣傳的意義上。

（子修）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止

本週兩廣問題，仍繼續其混沌情勢，無發展亦未惡化。二中全會轉瞬將舉行，西南七中委已由港啓程北來。然仍屬點綴性質，謂能在大會中發現與兩廣協商之點，未免過於樂觀。中央方針，仍力避用兵，湘閩邊境，亦尚平靖，惟混沌之局勢延長太久，任何人不能保證將終無意外也。冀察近況安定，日方除希望「政務效率」增進外，仍主維持現局。豐台事件本不大，現已全了。大榮丸案尚未結束，亦可望不致擴大，因日方希望僅要求海關對受傷人撫邺，未提其他條件。川越大使業已呈遞國書，此後調整國交如何開始，甚値得注意也。

國際視線，本週咸集中國聯大會，其議題最重要者，一爲義亞問題如何淸了，一爲但澤市問題之如何決定。義亞問題，已在含混之決議案下結束。亞國之一線國運，至此乃完全斷絕。此在英法諸國，方在極力交歡義國之際，蓋亦當然之結果也。

國



兩廣問題仍無發展

兩廣問題，依然混沌，廣東之軍事佈置，則迄未稍停。除在閩邊積極修築工事外，並擴編兩軍，以繆培南鄧龍光爲軍長，而粵軍因不堪壓迫，多有駕機北投者。此外唐紹儀全家移滬，晋京訪晤當局，亦極爲國人注意。蓋唐氏爲黨國元老，久在廣東，此次北行，當有其不可久留之苦衷在也。

唐紹儀氏抵滬晉京

唐紹儀於四日由港抵滬，六日由滬偕其子唐榴，暨諸昌年，乘車抵京，各界歡迎熱烈。逕至陵園所備寓邸休憩，各歡迎者均隨唐至陵園，與唐暢談。未幾，馮玉祥訪晤。至四時，蔣亦親至邸訪談，約二十分辭出。因唐行裝甫卸，須加休憩，僅稍致寒暄，未暢論一切，擬日內再談。記者即至邸訪謁，承唐氏親答各項問題。記者詢兩廣異動狀況，唐答：究竟他們葫蘆中賣什麼藥看不出？記者詢陳濟棠最近是否力挽老先生回粵，老先生何故未去？答對兩廣近況，實在太不放心，所謂西南政會，現在委

員離去者已過半數，恐亦大家不放心此種現狀。言畢似深喟嘆。又謂余來京，當將個人對國事意見貢獻于中樞各負責委員，在京是否久住，目前尚未決定。二中全會，余現尚未擬有提案，惟距開會期尚有五日，如有意見，俟與各委商談後，再行貢獻。此次北來，尚不感覺舟車勞頓，惟在港動身氣候甚熱，抵滬後復轉寒冷，兩地溫度相差幾及三十度，身體微覺不適耳。

何應欽等再勸陳李

自軍政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程潛等聯名發出致陳濟棠，李宗仁等宥(二十六日)電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曾有三十日電奉復，何程等當于二日再去一電勸告，請陳等于二中全會期內，親自來京出席，或派負責將領，即日來京洽商大計。並經將冬電原文，轉電各綏靖主任，各省政府主席，及各軍師長等查照，茲覓錄冬電原文如下：各綏靖主任，各省政府主席，各市長，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師長勛鑒，頃接伯南，德鄰，健生兄等三十日復電，(中略)謂迭請中央領導進行，並指定北上路線，集中地點，非不秉承上官尊重政府也。至謂兩粵將陷爲東北四省之續，暴日尚未南侵，在粵言粵，固稱等謐，即不幸日兵驟至，兩粵誓必拚鐵血，力保我總理與諸先烈所造成之革命根據地，尺土寸壤，絕不與人，弟等請中央領導抗日救國，正所以促成整個之團結，而人乃認爲分離，誰入陷阱之中，即誰當自拔，一念之差，萬劫不復，兄等之言良是云云。末謂救國大計，須合全國之人謀之，且須與國人共之等語，弟等頃復以冬(二日)電復之，原電文曰：三十日電奉悉。弟等前上宥電，語語出於至誠，不蒙鑒納，實深惶愧。今日國家危難至此，凡有血氣，誰不以救亡圖存爲己責。惟既曰救國，則關係于國家民族之前途至鉅，一擧一動，必須就整個國家民族通盤打算，縝密考慮，而不容任何個人單獨行動，自亂步趨。尤須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共同擁此艱難締造之和平統一，而不容任何個人加以破壞，授他人以可乘之隙。細讀諸兄來電，一則曰迭請中央指導，非不秉承上官尊重政府。再則曰請中央領導救國，正所以促成整個之團結，最後更謂救國大計，須合全國人謀之，且須與國人共之。維誦至再，佩慰莫名。蓋茲數事者，正中央今日之所努力以求，並盼粵桂地方當局，言行一致，眞正實行者也。二中全會會期不遠，諸兄若能抽暇北來出席，同抒救國大計，曷勝企禱。萬一礙於職守，不能遠離，則請各派負責將領，即日蒞京，共商至計，黨國前途，利賴實深，掬忱奉復，佇候明示等語，特併奉聞，弟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唐生智，陳調元叩冬(二日)

粵空軍率機飛中央

粵空軍人員黃志剛等四十餘人反對陳李白異動，六日發出通電云：吾國不幸，頻年來外受暴□之侵凌，內遭共匪之蹂躪，民生國計，日見凋殘，尚幸中央諸公忍辱負重，埋首苦幹，實行安內攘外，清除匪患，準備國防，與民更始，共禦外侮，以期挽狂瀾於既倒，求民族之復興。全國上下，兢兢業業，無不鵠此以趨，此中外所共見共聞者也。不期陳濟棠• 李宗仁• 白崇禧等，主政南疆，實同割據，夜郎自大，爲所欲爲，據兩粵以自私，阻國家之統一，綜其罪惡罄竹難書，茲將擧其著者，爲國人告，蓋亦冀由此以促其反省耳。夫國家之能致富强，首須統一；數年來朝野上下之一心一德，無不以此爲期，乃陳李白等，利慾昏心，人言罔恤，竟於民二十年反叛中樞，自行組府，繼設兩機關，以割據稱雄，置中樞政令如弁髦，不顧敵外敵覬覦之心，陷國家分崩之禍。而陳李白等此次之揭櫫抗日，雖孩提之童，亦知爲藉抗日之名，而實行反叛中央者，尤憶當胡漢民先生逝世之後，李宗仁曾秘赴沙面，與□人密商者六天，如□人資助桂軍士敏士與軍火，聘□人軍官二三百人，在軍中指揮。又□□資助粵省，平射砲數百門，機槍數百挺，步槍無算，皆以兩粵反叛中央及桂省鎢礦專售□□爲條件。上月又派陳中孚，潘宜之赴□，要求□軍進佔華北，擾亂閩南，以牽制中央。粵最近聘□軍官，分赴東北江視察工事，滿人夏某，率□軍官二百餘，化裝入桂，担任砲空指揮，此皆兩粵勾結□□之不可掩蔽之實證也。自陳逆覇據南粵，其苛征暴斂，曠古所無，單就個人資財而言，已不下一萬萬元。廣州之地產，香港之房屋，富甲全國，莫秀英組織地皮公司，陳維周藉艦營販私貨，與民衆計較錙銖，藉財富而操縱金融；然軍隊欠餉，達六個月，人民派捐有數十種，只圖自肥，罔顧民困。至其濫殺無辜，枉興黨獄，尤爲世人所共見。不論人民官兵，凡腹誹政治者，即加逮捕，非指爲共黨，即目爲藍社，非刑考打，慘不忍覩。試問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因而我民衆於莫須有之罪者，不知凡幾，如此次事變以來，第六師被扣官兵三百餘人，中大教授學生百數十人，軍校學生四十餘人，各

份部人員之被猜疑而致扣留者日必數起。公安局秘密奉令執行槍決者，無夕無之，志剛平想等供職空軍，許身黨國，只知為國家民族爭自由，為三民主義求實現，決不做叛逆之鷹犬，遺萬世之罪名。故而率機逕飛中央，為黨國以效勞，保我空軍名譽，樹起軍人人格。還望我粵中海陸空軍同胞，一致奮起，服從中央促叛逆之覺悟為國家謀統一，順逆之分，差於一念，興亡之決，繫此一舉，願速起圖之國家幸甚，兩粵幸甚。廣東空軍黃志剛・佘平想・朱均班・黃翔・黃居谷・岑澤鎏・蔡志昌・譚卓勵・陳崇文・羅承業・馬維楝・劉志英・鄧華高・李德標・封仕強・丘弋・何恩文・葉子雲・廖穆科・潘作霖・潘澤光等同叩魚。(六日)

川越大使呈遞國書

日新任大使川越茂，於二日抵京，三日覲見林主席，呈遞就任國書，及前任大使有田之辭任國書。冀察談判未繼續，豐台失馬事件已解決。

川越茂談調整國交

川越大使六日談其就任後謂於調整國交之感想云：「連日多儀禮周旋，與張外長尚未有所談話，明夕承蔣院長招宴，後日將先歸滬，俟有必要，當再來京。行前與張外長當再一晤。日本政府甚以調整中日國交為念，陸軍省與外務省意見一致。余奉命而來，自願努力為之。惟問題廣泛，一切均須集思廣益，詳作研究。中日兩國關係太密，而又包含一般國際關係，故兩國須從大局着眼，本兩利精神，求調整方法，其事亦自非易，但有希望。盼中國各方亦多加協助。」又其呈遞國書前曾對新聞界談話云：中日經濟合作之促進，為目前最重要之舉。華北經濟合作，尤為需要。「廣田三原則」，現未放棄，但因時間上關係，情勢亦有變遷，其中或有於現狀不甚適宜之處云。又其對日記者云：在京擬勾留一星期，與華方交換意見，惟因會談關係，或稍延長逗留日期，如有機會，尚擬會晤蔣院長。日本之對華方針，其基調當然在「三原則」，而其外猶有應要求者甚多。想華方對日本亦有提議，故此點擬逐漸進行談話。余信經濟提携之必要及其可能性，後將注力於該方面。至於開發中國之經濟，首宜從事於交通機關，而以鐵道之整備，尤感必要。

喜多田代到平檢軍

田代，喜多五日午十一時三十八分由津到平，秦德純，陳中孚，陳覺生，及河邊，松室，濱田，清水等均往歡迎，日方並派武裝士兵五百餘人，在站內外嚴密戒備，我方亦派保安隊加崗警戒。田代下車與歡迎人員寒暄後，即出站檢閱站外日兵，旋即赴扶桑館休息。田代，喜多下午三時赴武衣庫拜訪宋哲元，略談即辭出，旋赴市府訪秦德純，亦係酬酢性質，未談任何問題。五日晚日居留民在日使館設宴為之洗塵，宋秦六日午在外交大樓歡宴，並邀中日各要人作陪。田代五日晚在日使館答宴我方軍政要人，七日晨赴通縣視察，即午回平，下午返津。喜多則六日晨先行赴通，七日轉道返滬。又日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渡久雄，中國新聞班長高橋，由今井陪同於六日晨赴通視察，下午返平。

田代談日不再增兵

日駐屯軍司令田代在平發表談話云：余履新月餘，因公忙迄未抵平，此來係正式拜訪宋委員長秦市長及政會各委，除酬酢外，別無任務。據余觀察，冀察情形已漸入佳境，長此以往，民衆可安居樂業。關於開發華北經濟事，余個人甚願中日能互相提携，促成經濟合作。但此問題，駐屯軍方面未多參與，故對將來計劃不甚詳知。喜多・渡久雄・高橋等相繼抵平，似頗引人注意。實則渡久雄雖任津駐屯軍參謀長，但彼係一歐美通，對中國情形不甚明瞭，故特赴各地視察，預定在華北視察畢，尚擬赴華中華南一行。喜多履新後，早擬北來與余晤面，接洽一切；因事忙，至今始得相見。故彼等此來係偶而遇合，非有預定計劃。外傳華北日駐軍將再增加，不確。前次增兵引起許多謠言，此次復傳再度增加說亦係謠言。佐佐木被英兵擊斃案，日居留民將開會討論應付辦法，此係日大使館所負責任，駐屯軍對此不便發表意見云。

徐毛殘股在甘受挫

盤踞甘肅北部之黑城鎮(海原東南一百十一里)附近之匪部，經馬鴻逵馬旅痛擊二十九日將該鎮以西及南之八處寨堡次第攻下，匪逃入宮堡及南堡之內，三十日午刻匪大舉反攻，激戰數小時，匪不支，步匪退入堡內，騎匪向七營，(距黑城東三十里)竄去。甘陝邊之匪，自收復瓦窰堡後，已

臻崩潰，久為匪盤據之宜川臨直鎮亦由陝軍武旅收復，匪衆携械投誠者日有所聞。現在綏德至膚施間之道路已打通，我軍正趕修碉堡，清剿沿途散匪，以期於短期內達於暢行無阻之境地。延長之永坪鎮經我軍收復後，該處煤油廠機器並無損壞，稍加整理即可採油。據綏德訊，清澗高師高旅已開始向南推進，收復延長延川，從事清剿殘匪，葭縣神木一帶殘匪則由高師負責肅清，目下陝北勦匪軍勢力增大，匪區日蹙，故已將封鎖匪區辦法略予變更，在非匪區內准許商人自由貿易不加限制，惟匪化區內，則仍責由各聯保主任考查處理，惟陝北因食糧缺乏，加以駐軍增加，糧價因而高漲，綏德小米已漲至三元，肉類價亦倍增，此亦為嚴重問題。至於收復匪區之善後，因陝西省庫支絀，處處須仰賴中央協助，雖有計劃，亦難為無米之炊，目下殊苦無法應付，救濟農村，雖已決定由中國農民銀行貸放三十萬元，現在尚正籌備中，並未實行。轉瞬下種之期已逾，即使貸款與農民，亦難能收生產之效，目下之救濟，款不在多少，惟貴於從速辦理，方能收效，遲則款雖多亦屬無益。

國家總預算案公布

二十五年度國家總預算，經行政院咨交立院審議後；立院發交財政，經濟，法制，外交，軍事五委員會審查，迄二十八日審議竣事。三十日立院會議通過。一日由國府命令公布。其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各費均有增加；而政費減少，此可見國家政治漸上軌道也。

立院完成法律手續

立法院三十日晨開第六十五次會議，到委員何遂等五十四人，主席孫科，秘書長梁寒操病假，由秘書陳海澄代，當將民國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照財政，經濟，法制，外交，軍事五委員會審查報告通過。並由陳長蘅報告審查經過，大意稱：二十五年度總預算初編製時，歲入歲出俱列為十萬萬零一千五百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表面上收支適合，實際上不敷過鉅。迺經行政院擬訂二十五年度預算編製標準，由中央核准，交由各機關重行編製，歲出歲入，力求平衡，以維持法幣信用，除債務費經常費應力求縮減，最後始編成歲入歲出九萬九千零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然究其實際，國家財政困難之際，復益以海關走私問題殊重影響，故此項數目仍難收支相符，大約不敷仍達兩萬萬之譜。又按世界各國情形，預算編製之前，須先擬具該年度大政計畫，以便編製有所標準，今次行政院所擬編製標準中，可略見二十五年度之行政計劃；如教育文化費較二十四年度增加，係供推廣社會教育等種種用項，經濟建設費增加則以農本局之工作為二十五度重要工作，內務費增加，因計劃統一警察權。國防費除總預算內所列，尚有一部未列入，惟重工業經費規定為一千萬，似嫌太少云。

行政院咨立法院文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請審議民國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原咨略謂：案奉國府訓令內開，為令飭事，據主計處呈稱，案奉鈞府訓令內開：為令飭事，案准中政會函開：本年五月十一日接據政府文官處函，以遵照政府批示轉送主計處所擬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一案，並核轉各專案到會，當交財政專委會彙案審查去後。旋據報告稱，本案原列歲入歲出各十萬萬零一千五百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表面上雖若收支適合，而歲入部份由主計處酌擬增列者，計有債款收入一萬八千萬元。國有營業純益收入一千萬元。統稅一千二百萬元收支相差實際在二萬萬元以上。依目前國家財政及社會經濟狀況，應力謀收支平衡，以鞏固法幣之信用；自應依照行政院提送中央備案之二十五年度預算標準十一條以為審查歲出之根據，爰經議決審查原則：(一)經常費照上年度核定預算數，一律不加。(二)新增機關非必要者緩設。(三)臨時費非必要者不列等三項。嗣乃連續開會，進行審查；將原編歲出各款分別削減，而預算標準內，所指明各項建設經費，仍予照列。總擬核定經臨歲出為九萬九千零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其歲入部份，原列各種稅款歲入，雖不免為數過高，現財部正謀厲行緝私，及整頓舊稅，舉辦新稅，或不難達到相當之數目，均擬照列。至原擬彌補收支不敷之債款，收入列數較多，而國有營業純益收入，則列數較少，似均未當。茲擬核列國有營業純益收入酌加三千萬元。債款收入為一萬二千五百萬元，共擬核定經臨歲入亦為九萬九千零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以謀收支之平衡等語。並附所擬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書，及歲出分類表全份，經於本會第十四次會議，推定孔祥熙等開會審討。旋據報告，商討結果，認為目前財政上惟一要

旨，厥在鞏固法幣信用，維持收支平衡兩點。財政專委會本此原則，同時參酌政院所訂標準。於建設方面，力謀增加；於消費方面，力謀節約。而於中央黨政各機關所需最低限度之經費，悉以往年舊額為準，間亦稍有增加，俾留行政上敏活地步。總稽全體數分配列似尚允當，擬請照案核定，歲入歲出各為九萬九千零六十五萬八千四百五十元。送請政府依法編製總預算議定公布，惟時間過促，並擬請由政府通令先予執行等語。復經提出本會第十五次會議決議，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總概算通過，送國府，相應檢同核定二十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及歲出分類表，錄案函達查照辦理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並通令先予執行外，合行檢發原附件，令仰該處遵照，從速編製總預算，呈候飭交立法院審議此令等因，計檢發原附核定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書，及分類表一件，奉此，遵即依照中央政治委員會核定之概數，督飭各職員，漏夜趕辦，編成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擬定總預算書，為明瞭各款內容起見，將核定總概算書，及分類表，並本處增編歲入歲出各款百分比率表，歲出概算簽擬數，與原列數，比較表暨所擬補救意見書，連同各主管機關原送第二級概算書，一併附呈，仰祈鈞府發交行政院提出立法院核議，依法公布等情。據此，除指令「呈件均悉，候令交行政院查照辦理可也，此令，」印發外，合行檢發原附件，令仰該院迅即查照辦理，此令等因，經提出本院第二六八次會議，議決通過，相應檢同原附各件咨請貴院核議。

預算全文

（一）歲入經常門

第一款	關稅	三〇三·六七六·〇七三元
第二款	鹽稅	一八九·一八七·二二五元
第三款	烟酒稅	一六·九八七·三九五元
第四款	印花稅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元
第五款	統稅	一三二·七九六·一一七元
第六款	鑛稅	三·六三一·八六二元
第七款	交易所稅及交易稅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
第八款	所得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九款	銀行稅	一·六〇〇·〇〇〇元
第十款	國有財產收入	五·七三三·一二九元
第十一款	國有事業收入	二〇·六一一·三八九元
第十二款	國家行政收入	一〇·八八八·二六九元
第十三款	國有營業純益	四一·三九七·五八三元
第十四款	協款收入	二·九九八·〇〇〇元
第十五款	其他收入	六·六六六·一一三元
合計		七五三·八二三·一五五元

（二）歲入臨時門

第一款	關稅	一四·二九七·四四一元
第二款	國有財產收入	五八·六三八元
第三款	國有事業收入	五九〇·一四二元
第四款	國家行政收入	一二·九六三元
第五款	協款收入	二〇〇·〇〇〇元
第六款	債款收入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七款	其他收入	九六·六七六·一一一元
合計		二三六·八三五·二九五元
歲入經臨總計		九九〇·六五八·四五〇元

（三）歲出經常門

第一款	黨務費	五·〇二九·〇八〇元
第二款	國務費	一四·八四二·九七六元
第三款	軍務費	二九三·〇一四·六〇〇元
第四款	內務費	五·一五八·九一四元
第五款	外交費	九·二二九·二一二元
第六款	財務費	六四·一四一·八四四元
第七款	教育文化費	三五·四七八·五五三元
第八款	司法費	二·一三三·〇一五元
第九款	實業費	三·九五六·八四四元
第十款	交通費	四·七〇三·九三四元

第十一款	蒙藏費	一·二六五·六二四元
第十二款	建設費	二·二一二·一三〇元
第十三款	補助費	六一·四八一·五〇〇元
第十四款	撫卹費	五·六六四·七〇四元
第十五款	債務費	二三九·〇三七·九〇八元
第十六款	第二預備費	五·七一二·三六〇元
合計		七五四·〇六三·一九八元

（四）歲出臨時門

第一款	黨務費	三九〇·〇〇〇元
第二款	國務費	六九二·一五四元
第三款	軍務費	二九·〇〇四·六〇〇元
第四款	內務費	三·六七七·六〇六元
第五款	外交費	四六一·〇二二元
第六款	財務費	三七三·七二二元
第七款	教育文化費	八·八六一·四〇九元
第八款	司法費	一·一〇七·八八三元
第九款	實業費	二六九·六一三元
第十款	交通費	一三一·八〇〇元
第十一款	蒙藏費	五五·一四二元
第十二款	建設費	五〇·八九八·〇九一元
第十三款	補助費	四四·三三四·五〇〇元
第十四款	國有營業資本支出	九六·三三七·七二〇元
合計		二三六·五九五·二五二元
歲出經臨總計		九九〇·六五八·四五〇元

國外

國聯大會一幕喜劇

國聯大會非常會議，於上月三十日開幕；其最重要議題，厥爲義亞間題之如何結束，各國外交家咸集，亞皇亦赶到日內瓦，在開幕時有重要悲痛之演說，雖博得全場之喝采，然決議三項，顯對亞國不利，僅以一抽象之「不承認武力結果」以掩飾國聯之無能。而實際則亞皇之要求經濟援助，既予拒絕；對義停止制裁，則無形默認。大會結果，不僅亞皇垂頭喪氣，全世界當亦莫不失望，此次大會之三決議，無異爲國聯之喪鐘，是誠近代外交中，一幕悲慘之喜劇也。

大會開幕情形一瞥

國聯大會非常會議，于三十日午後五時開會。先由英國外相艾頓，以行政院主席資格担任臨時主席。將本屆大會主席即捷克總統貝奈斯辭職書，提出宣讀；當由出席各國代表選舉新主席，結果比國總理齊蘭，在五十一票中，獲得四十七票當選。旋即就席並發表演說將國際時局概況叙述一遍。謂今日乃國聯成立以來之緊要關頭，其所處地位至爲困難；「但余仍信賴各國對于本國之願望及感覺不滿之處，當能加以抑制，而以世界和平之偉大事業爲先也。」至是齊蘭乃將義國外長齊亞諾昨日發來備忘錄，提出宣讀，繼由阿根廷代表剛蒂洛發表長篇演說，說明阿根廷要求大會提早召集之原因。謂此舉目的係使各國均得出席大會，說明所抱見解，并担負責任，又謂「汎美洲會議前會佈尊重各國領土完整之原則，（指不承認武力征服之土地而言，）余今特以阿根廷政府名義，重言以申明之，敝國政府並深信國聯不論在何種事態之下，對于上項原則，亦當加以申明，但若國聯盟約實施情形與美洲各國所抱見解不能融和，則敝國對于今後與國聯合作問題，將不得不重加考慮」云。

義外長提出備忘錄

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以備忘錄送致國聯，其大要如次，「溯當去年十二月間，法國前總理拉伐爾，英國前外相賀爾，會同擬就義亞爭端解決方案之時，義國政府原已準備認眞加以考慮。無如亞皇不待義國表明意見，即於是月九日，遽以拒絕，因此上項方案，遂歸無效。」本年四月間義亞兩軍決戰之後，亞皇挫敗，遂即出亡，此役實係亞皇首先採取攻勢，此際對於亞比西尼亞新局勢担負責任，爲亞比西尼亞創建新秩序，以保證和平而促其發展，義國職責所在，義不容辭。「義國已對亞比西尼亞民族提供鄭重諾言，務當維持秩序，確立和平，並依照義國文化與傳統之政

策，在精神與物質上謀亞比西尼亞之發展，關於此層，文化灌輸事業，士人亦當令其參加合作，並由義國人士組織顧問機關，予以襄贊。此項機關，現已在亞比西尼亞總督主持之下，組織成立。「義國現並準備遵守下列各項原則：即(一)土人並不担負兵役義務，僅當編爲警察隊伍，用以維持地方秩序，保障土地。(二)採取特別行動，俾得保證交通運輸之自由，並使各國貿易，咸受公允之待遇」。述及義國今後與國聯合作問題，謂義國準備與國聯恢復合作，藉爲歐洲與世界命運所繫之各種困難問題，覓求解決辦法。「但義國深信國聯現行組織，有加以相當改革之必要。此項見解，各國大都均予接受，義國茲特再度聲明，並準備積極參加改革之工作。至就國際合作事業而言，義國雖極願共襄盛舉，特義國所處地位，不符常態，足爲合作之梗。此種障碍，自當儘速予以排除云。

亞皇演講 悲壯沉痛

亞皇曾親臨致詞，貶責義國與國聯，皇以阿姆哈里克語莊嚴發言，至爲沉痛，實爲國聯大會歷史中所聞最足動人演說之一。演詞中痛陳義軍在東非進行戰事之慘烈情形，繼責國聯某某會員國之行動，末請國聯出而干涉，拯救吾絕望之人民云。亞皇致詞時，全場肅靜，各代表皆凝神以聆。皇之結語曰：「余將以何答語歸告吾民乎！」於是鼓掌喝彩之聲雷動。當皇離會場時，此聲復作，亞皇發言之始，宣稱國家之元首，從未有蒞臨國聯大會者。一個國家爲從來未聞最野蠻之戰術將自地圖削除者。皇於是乃詳述義軍在東非用毒瓦斯作戰之慘烈情形，謂義飛機隊每隊少至九架，多至十八架，噴射毒瓦斯，滿播地面，戰士平民牲畜觸之者悉死；草原與食水，亦遭下毒。此種殘酷之戰術，在日內瓦國聯大會中加以斥責，莫宜於余親述之，而以余袍澤之曾目覩者爲左證。故余今日之蒞會，乃對加害吾民之罪惡而舉證也。皇繼言統一亞比西尼亞之努力，曾爲義國陰謀所破壞，義國此次侵略之戰爭，實爲國聯盟約與文明所不容。義國準備對亞之戰爭，歷十四年之久。如歐洲之某國不以結歡義國是務，則大局不致有此發展；一種秘密條約，實使全局爲之變化。皇至是以沉重之聲發言曰：•當上年十月間五十二國，內有世界最強之數國，向余保證侵略者決不能成功時；余深信勝利者必國聯也。孰意事有大謬不然者，義國之軍火非常充足，而各國紛紛頒行軍火禁令，使亞國不能獲軍火之接濟。試問此五十二國其曾依照國聯盟約以眞正之助力給予亞國乎？余今日之蒞此，且爲維護世界弱小民族計，環顧各國，歐洲大國對義未能施制裁者三，其餘諸國有若干政府雖曾宣佈國聯之原則，但口是心非，仍以種種步驟遏止此原則之見諸行動。亞國曾請各國予以財政上之助力，各國均恝然不顧，迺至吉蒲堤之鐵路，禁止亞國之用，而義國則可隨意用之，試問此豈爲中立乎。本問題決不能照此狀態以解決之，整個國際道德，今已陷於危險中矣。余籲請國聯出而干涉，以拯救吾絕望之人民，上帝與歷史將紀念君等之判決也云。

義記者之 無理取鬧

國聯大會會場中，發生空前紛擾。事緣義國新聞記者多人，對于亞比西尼亞皇帝作示威行動，而全塲各國代表及旁聽人士，則均對示威者表示憤慨，秩序一度爲之擾亂。亞皇本日身着深褐色長袍，于六時十分徐步登壇，發表演說，足令見者肅然起敬。乃於是時突有義國新聞記者多人，起立大聲呼噪，並狂吹叫笛，全場憤慨之餘，立即對義國新聞記者作反示威行動，旁聽席亦齊聲鼓掌，以對亞皇表示同情。主席齊蘭當即令召警察入內，維持秩序。未幾警察多人應召馳至新聞記者席上欲將各該記者逐出場外；詎知此輩揮拳抵抗，一時秩序混亂不堪，但卒爲警察强行拽出，押往警署；途中羣衆，復對各該記者大肆辱罵，并謂彼等被捕，實屬大快人心云。按自國聯成立以來，警察入會場中捕人，當以此次爲嚆矢。據在場目睹者言，各該義國新聞記者分坐兩行，不與他國新聞記者同座，並各持叫笛，可見示威行動斷非臨時自動發生，而係事前預有佈置者。其中有主筆二人，義國各報駐日內瓦訪員若干人，其餘則係自義大利趕來者。亞

皇登壇演說之前，先由大會主席齊蘭宣稱：「請國皇海勒塞拉西陛下登壇」。義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即法西斯黨支部領袖史貝歐爾，原在外交團席中，一聞主席此言，立即離座而去。同時義國新聞記者亦即舉行示威，卒爲警察捕去。由警廳當局加以審問，檢察官高努，警察所長高多士，會商應採辦法，當于是日深晚有所決定，緣侮辱外國元首，或外國外交代表之罪，在瑞士法律中，固有明文規定從嚴懲辦也。

我代表顧維鈞演詞

中國總代表駐巴黎大使顧維鈞博士，在國聯大會會議演說，謂國聯於最近數月來事之遭變遇失敗，實爲九一八事變之自然結果。顧氏追述九一八之事變，謂國聯之喪失威信與權力，其感覺最切者，莫中國若。中國對於國聯所爲建設之原則信之至堅，故恒以忠誠贊助國聯爲務。中國對於今次戰爭之一方面，深表同情。中國今如接受大會之新集體決議，則將以其實施制裁時同樣精神接受之。惟此項接受，決不能稍損國聯盟約之基本原則，中國代表團之意，國聯關於制裁之失敗非由於續盟約所規定之一切不充分，而無實力所致。其原因實在國聯所採實施裁制之政策與手續之不良，蓋制裁並未作整個的實施，而僅一部分且間斷實施之；加以復無決心，或乏勇氣，否則其效果必遠勝今日也。中國代表團且以爲僅集體安全制，卒可保世界和之維持，並遏止武力侵略之發現，惟國聯各會員國如願信賴集體安全，則當如蘇聯外委李維諾夫之所言，必須以各種方法擁護之；雖訴諸武力，亦在所不惜。顧氏繼對一般人所抱軍事制裁如果實施，則其重負將全由主要強國担任之見解，加以評駁。謂強國之貢獻，自應較他國爲多；因彼等利益之受危害者，較他國爲大，而所享和平利益，亦較他國爲豐也。顧氏結語曰：有實效的和平之組織與維持，不適用普遍性之原則云。

艾頓宣布英國態度

英外相艾頓在國聯大會中，明白宣布英政府對義亞爭案與其他問題之態度。謂英政府以爲國聯大會無論如何，不應承認義大利之佔領亞比西尼亞。艾頓之演說曰：凡今日在會諸君，無一能對國聯大會召集之環境，稍具欣慰之思者。此際人人咸感覺悲痛，爲國聯各會員國與國聯仍爲一團體之利益計，此種事實，應予忍受。就義亞爭案中實施之制裁而論，國聯會員國已共同實施某種經濟與財政計畫矣，此項計畫之本身，並非未獲效果，惟衆所希望運用此項計劃之條件，未見實現。亞比西尼亞軍事與地方情勢之變化，實使吾人臻於實行之制裁不能挽轉該國事變之地步。如英政府確有理由相信維持現有之制裁，甚至另增其他經濟計畫，能以恢復亞比西尼亞之地位，祇須國聯其他會員國咸允實施，則英政府準備主張此種政策。惟英政府今覺絕不能抱此信念，吾人之意，唯軍事制裁始能收此效果，在目前之世界狀態中，余不敢信此種軍事行動能視爲有可能性，今不得不承認現實。目前實行之制裁，賡續進行，實無所利。英政府且以爲此次國聯大會會議無論如何，不得承認義大利之佔領亞比西尼亞，再如大局之現實有急遽之變化，影響吾人對此計劃之決定之態度；則就吾人之判斷，決不能因以變更去秋國聯五十會員國對義國行動所表示之意見，今尚有一至要之問題，即國聯之前途是。吾人其應曰：吾人因此次未能制定一種法律，以制勝武力，故吾人卒須放棄此目的乎。余敢謂必不應出此言。吾人既抱當前如此一種之目的，吾人之努力必須集中於改造之工作，惟事有甚顯明者。已往數月所得之教訓，必須在實行中利用之。至關於國聯大會工作最近之將來，英政府隨時準備參加大會或國聯其他機關所決定實行之任何工作。在此次集會期中，對國聯前途一問題，略作初步之交換意見，或可有益。但最要者，各國應有充分之時間與機會透澈考慮當前之問題，而延宕時日，在所難免。故余提議此問題應留待九月間國聯大會集議時討論之，英政府對於國聯所建立之原則，仍抱信任云。

國聯大會之決議案

國聯大會主席團，四日晨九時三十分舉行會議，主席比國內閣總理齊蘭，當將關於義亞爭端之報告書與決議草案予以通過，並定於本日午

後六時提付大會討論，決議草案內容如下：(一)重行聲明大會係以國聯盟約所載各項原則暨美洲各國前於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所發表之宣言，（即聲明凡屬領土爭執不得憑藉武力加以解決之）爲歸宿。(二)亞比西尼亞國皇帝所請求之財政援助，當予以拒絕。(三)盟約實施方法應如何加以改進一層，當由各會員國在九月一日之前，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提出建議案，俾向常會提出報告，至常會開會日期，主席團主張定爲九月二十一日。（四）制裁方案調整委員會當向關係各國政府提出建議案，以便撤銷對義制裁辦法。主席團會議既畢，大會旋于十二時十分繼之開會，爲時甚暫，僅由主席齊蘭宣讀主席團所通過之議決草案，並謂某某國代表對于此項草案，擬續密加以研究，自當留待本日午後六時大會賡續開會時，再行提付討論云。關於撤銷對義制裁辦法一案，國聯大會非常會議不擬於大會中提付表決，依照現在起草中之決議草案，此項問題擬由制裁方案調整委員會加以研究，並由該委員會根據大多數代表在大會中所發表贊成與義國恢復正常關係之言論，擬就建議，俾關係各國加以採行。此外關于國聯盟約修正問題，依照決議草案第二部份所載，擬請各會員國向國聯秘書廳提出意見書，陳述各該國對于國聯今後運用方式之見解，俾國聯大會得于九月間開會時，加以研究。國聯大會通過「結束」亞比西尼亞事件之決議草案，以二十三對一票否決亞國申請國聯供以借欵一千萬鎊後，即宣告閉會。關於表決結束義亞事件之決議草案，贊同者四十四票，反對者僅亞國一票，南非巴拿馬委內瑞拉及智利等均棄權，墨西哥缺席。

羅約各國將再會議

萊茵問題，自英對德提出問題表後，德迄未答復，適義亞戰爭結束，國際視綫移轉，此事乃完全擱置。現對義制裁已告一段落。羅約國乃決定在月杪舉行會議於比京，商應付辦法，大約英對德方竭力交歡，所望者亦祇在形式上能下場耳。

會議主要議題

英法比三國閣員一日在日內瓦商議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未來會議，當于本月下半月中在比京不魯塞爾城舉行。據聞英國對于此議，當予接受，政府並殷望屆時義國亦可參加，俾討論情形，得較從前更爲切實，至于會議所當討論之主要問題，除萊茵河問題之外，尚有三項。即(一)德國繼續要求取得殖民地問題。(二)德國對于但澤自由市所持態度。(三)德國對于英國所採態度。屆時德國政府對于英國問題表，若已提出復文，自當提付研究。否則即當擬定必要辦法，以資結束，而付實行。關於此事，聞英國駐德大使費潑斯曾向政府提出報告，據稱希忒拉親信里賓特羅浦近曾向柏林報界發表談話，語氣間對於英國問題表，頗有主張不予答復之意。里氏又謂德國若一日不能獲得殖民地，則在歐洲方面即一日不能視爲業已達到平等權利之目的。按英國問題表中有一條，係向德國詢問該國對於平等權利一語，究作如何解釋。如何始可認爲滿足，今玆玩味里賓特羅浦所言，至少可目爲對於英國此項之一種間接答復也。

德國準備答復

據可靠方面消息，德政府對英國問題表所當提出之復文，業由該國外交部擬成草稿。希忒拉現方潛心加以研究，如經核准，則此復文當於下星期內送達倫敦。否則尚須稍延時日，以便重行修改。據倫敦各觀察家以爲德國當以對義制裁辦法尚未撤銷，法國政局猶未安定爲口實，延不答復。迄至現在局勢，顯已無可藉口，而英國政府又屢於下議院辯論時對切

陳辭，促其答復，因此德國乃有不得不復之勢。各該觀察家推測德國復文內容，謂其對於若干要點，將作空泛閃鑠之語，未必令人滿意。惟無論如何，羅迦諾公約各簽字國本月二十日在比京不魯塞爾城舉行會議時，必以德國復文爲主要議題，若果復文內容，竟含有若干要素，可爲進行談判之根據，則羅約各簽字國會議至第二階段時，德國必將被邀參加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一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止

七月一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公布二十五年度總預算
△粵擴編兩軍繆培南鄧龍光就軍長職
△中政會決議國葬章太炎
△劉瑞恒辭中央醫院院長職照准

七月二日 星期四

△國聯大會開幕亞皇悲痛演說
△廣州召開軍事會議
△豐台事件解決
△川越到京
△玉田發生民變
△中常會決優卹李生達
△艾頓在國聯大會宣布英態度
△蘇聯發行新公債

七月三日 星期五

△唐紹儀由港到滬
△日大使川越呈遞國書
△陳中孚返平銷假
△粵禁運米糧入閩
△西南決推張任民等七中委晉京
△立院通過强制執行法
△佐佐木案英法庭宣告不起訴
△美在阿拉斯加建大空軍站

七月四日 星期六

△何應欽等再電勸陳李
△王寵惠返滬謂和平未絕望
△喜多到平
△國聯大會通過撤銷制裁
△亞國新政府已在哥爾成立

七月五日 星期日

△韓復榘發表時局意見
△陳儀抵滬
△法大使那其亞晉京
△國聯大會閉幕
△瑞士政府限亞皇於二十四小時內離境

七月六日 星期一

△唐紹儀晉京
△張學良于學忠到京
△粵飛行員四十餘人率機飛中央
△遙堤又潰
△蒙德宴會議重開

七月七日 期星二

△張學良朱紹良等電勸陳李白
△唐紹儀晤蔣院長
△顧郭兩大使離日內瓦
△日「二二六事件」首犯十七人判處死刑



論評選輯

政治解決之具體策

政府處理時局方針，上星期四蔣院長談話中，已充分表明。即個人不作大總統候選人，兩廣果遵正軌，決不使軍隊越入粵桂境內，而關於省政，中央願協助地方。此數者，皆爲具體的重大表示，凡承認國家應有政府，軍隊應爲統一的組織者，斷不能不承認此爲最準情合理之態度。

顧星四至今又數日矣，而兩廣尚無切實之新反響。吾人本其畏惡內戰亡國熱望和平自救之立塲，對此殊感憂慮。查最近之佳音，爲兩粵有中委七人可出席二中全會。既出席矣，便可於會中討論，會外協商，此自與時局有益。雖然，依經驗所示，過去歷屆全會或代表大會，兩粵皆來人，而結果甚微。今值裂痕公開一髮千鈞之際，只來少數非當局之委員，出席數日，誠恐未必能眞正解決重大問題。雖形式上敷衍終塲，而內容并無進步，是則此次中全會，將根本失其意義矣。故誠欲以政治方法解決時局，則尙需速求更有效之手段也。

吾人嘗籲請中央應用盡一切手段努力至於最後，目前局勢，第一仍賴中央苦心孤詣設法領導。吾人以爲此次所謂解決，應爲眞正解決，即從此不得再有所謂西南之半獨立狀態，應眞正泯息過去一切猜怨糾紛，咸屏除客氣，眞正團結。夫所謂西南問題之由來也久矣，演進至此，斷非數紙文電所能救濟，且問題內容，複雜萬端，表裏之間，不可槪述。爲今之計，最好由蔣院長偕元老幹部數人，與陳李白三氏約地會晤，直接協商。凡文電所不能盡者，咸披瀝於一堂。吾人相信苟能有此一會，定可促進眞正解決。所不敢斷定者，兩廣領袖能否來會耳。若以爲時機未熟，則先求其次者，謂宜由中央決定一切具體方案，特囑托資深望重之中委一二人，代表赴粵，作第一步之正式協商，如所商已諧，則請陳李白三人中有人來京作最後之解決。

過去世界人每譏中國人缺乏政治能力，吾人今願政府當局充分發揮政治能力，以泯此危機。夫觀歐洲，五六年來，人人預言第二大戰，而至今未起。會議復會議，協商復協商，要之延緩危機，勉保無事，彼國際間且然，況中國一國之內，一黨之間，而東北四省已失，其餘國土亦危，且經濟困窮國力危弱如此，當此時也，內部糾紛之發生，當然竭全力以求和平解決，非到山窮水盡，何忍言及用兵，此當然之至理也。中央當局之和平決心，吾人甚信之，今所求者；爲更積極的運用手腕！夫此次兩廣表現之政治能力，本令人失望，陳濟棠不足論，李白則多年以失意之心理，養成褊狹躁急之觀察，今已至此，惟賴中央感之以誠，善爲導化。吾人爲國家計，猶願信導化之能收效也。兩廣近自組軍令機關，並擴張軍隊，毫無限

制，全不顧地方經濟，以此言對外，眞如無源之水。當茲國家危急存亡之關頭，國民各界，應要求兩廣，切速反省，接受協商，服從軍令，在中央進行和平協商之時，社會各方宜加以援助，務使兩廣當局，知所抉擇，最好促成中央與兩廣當局之會晤，轉禍爲福，在此旬月之間矣。吾人尤望中央之語於領導，且貴從速也。

讀二十五年度總預算案

（錄七月一日大公報）

民國二十五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預算案，業已於六月三十日由立法院會議通過，呈送國府於昨日公布，吾人讀竟，頗多感想，約略述之，以諗國人。

一，以二十五年度預算案，與二十四年度概算對照，精神頗爲一貫；蓋去年國府爲求二十四年度收支平衡，特令各機關停止一切建築房屋等不必要之支出，並於各機關之裁併及緊縮支出兩原則下，力事節約。因之去年度黨政各費，較前年度約減八百餘萬元，而對教育實業兩欵，則比較增加三百五十餘萬元，時論對之，甚表贊許。本屆預算案國府主計處擬訂之後，經中政會審查，決定三項原則：（一）經常費照上年度核定預算數，一律不加。（二）新增機關非必要者緩設。（三）臨時費非必要時不列。因是新預算案，教育文化費，經濟建設費，視去年有加增外，其他黨政軍各項開支，幾皆有減無增；此可表示政府雖在財政萬分困難中，仍於推廣教育，經濟建設上努力求進，其刻苦精神，頗足告慰國人。尤可注意者，向來政府支出財務費過鉅，夙爲識者所不滿。姑以實際歲收七萬萬元計之，去年概算所列財務費猶超過六千萬元，殆將占實際歲收概算百分之十；本屆此項支出，則大見削減，足爲財務行政改革奏效之明證，此又國人所應重視者也。

二，國家政治已否入軌，政府基礎是否穩固，須視其歲出歲入，能否平衡。根據此點，觀察本屆預算案，仍不能不令人懷抱悲觀。查自民國二十年以降，國府主計處成立，每年皆有預算，惟歷年收支相抵，悉屬勉強湊合，並非眞能平衡。如去年差額至兩萬萬元之鉅，本屆預算案雖表面亦似相合，實則收支兩抵，不敷之數，依然不下兩萬萬元。現在統一公債與復興公債，尙不無運用彌補之途，然而國家預算長此欠缺健全性，[illegible]終非正辦法也。

三，吾人因此希望政府注意，從各方面進幾步努力，使預算確能平衡，財政臻於堅實；其法（一）實行創辦新稅，以裕收入；如所得稅年約五百萬元，在二十四年度概算已經列入，乃至今尙未實施，亟應從速開辦。（二）整理舊稅，削減辦公費；如執行新鹽法，及最近開設區稅務局，合併各稅之徵收，皆爲亟應勵行推廣之事。（三）關稅宜更求其合理化，從價從量，應再研討，酌予改正，藉以遏止走私，增加實際收入。（四）黨政軍各費，有可削減者，宜再儘量節約。（五）國營企業收入支出，宜益澈底整頓。此外如統制生產事業，保護出口貿易，凡可以增進人民富力，促進地方建設者，政府均應多方規劃，惟力是視，蓋此等事皆能直接間接有裨於國家財政也。

最後吾人更有感者，國家預算案實爲政府大政方針之縮影，各國國會以審議預算案爲最重要之職權，該案之通過與否，實政府運命之所繫焉。中國政治組織，根本與各國不同，財政部不過行政院之一部，而五院各各獨立，財政部無權支配國家預算，其編制由獨立性質之國府主計處任之，其審核增減，則決諸黨政聯繫機關之中央政治會議。此項制度，其長處在能由中政會統籌並顧，斟酌決定，以免如他國政府在査訂預算時各機關爭多較少，易啓糾紛；其缺點爲各主管長官不能充分參與編制預算，立法院又僅能爲形式上之審查，致不能使國民充分了解國家大政方針，喚起其

擁護與反對之勢誠。如本屆預算案甫於六月二十六日發交立法院財政等委員會審查，二十九日即已忽忽依限審查完竣，三十日復又草草通過大會；其內容得失，不特一般國民茫然，恐立法委員亦多無暇深考，此實不無缺憾，竊望關係方面，將來宜有以改進之也。

（錄七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國際聯盟之難關

國際聯盟在四年前因無力處理中國東四省被侵問題，已由世界國聯在事實上變為歐洲國聯，使國際和平主義者大大失望。迨去歲義亞戰爭發生，國聯竟能適用聯盟規約第十六條，對義國施行經濟制裁，世人方希冀國際和平主義能在歐洲國聯的小範圍之中（當然義亞紛爭在實際上等於英義紛爭），重視曙光。乃制裁僅及半年，而德軍重入萊因區域問題及達達尼爾海峽設防問題，陸續發生，國聯不但對此二問題，未能迅速作合法合理之處置，且幾經遷延荏苒之後，竟欲依情勢變遷之理由，撤消對義制裁。此在同時為欲使新情勢與聯盟規約適合，又發生改變聯盟規約之難問題。此在國際政治關係上，或有其不得不如此轉變之必然理由，然從國際聯盟之崇信者言之，實不能不深致惋惜者也。前月三十日起開始之國聯臨時大會，方從事此四問題之討議，其結果如何，不日當可有事實上之證明。惟依吾人所見，則難關重重，恐未必有迅速打開之可能，國聯之前途，殆將日益晤澹，其間接影響遠東政局者，當亦非鮮，不可不察。

先就英義紛爭問題，萊因重駐德兵問題及達達尼爾海峽設防問題觀之。英義紛爭問題，在英法蘇等大國決定撤消對義制裁之今日，似應迅得解決，實則在英方公言擴大海空軍及建築地中海海軍新根據地，義方得步進步，要求列強承認其合併亞國並要求英法等地中海關係國家取消去冬成立之地中海防禦互助協定之狀況下，前途甚難樂觀，除非義國放棄地中海制霸企圖，英國放棄對於中歐之策動，否則斷難遽視英義關係之全般的協調，故認對義制裁之撤消為英義紛爭即告終結之徵兆者，恐未免速斷之嫌。其次，萊因重駐德兵問題，其難解決恐較英義紛爭更甚。蓋德國方故意利用英義紛爭之未解決，以遂其拖延時日以構成既成事實，並在萊因建築堡壘之秘計，英國在對義協調未完成以前，亦未能全然放棄其以德制法，以法制義之策略，故國聯大會縱以此問題列入日程，其結果當不能超出設立調查或調處委員會之程度，藉以緩和法比及其他小國之憤懣而已。欲求積極有效辦法，在最近期中殆屬萬不可能。至於達達尼爾海峽設防問題，其重要程度本較前二問題稍遜，且英蘇間之意見對立，據哈瓦斯社前月二十七日孟德斐電，已依蘇聯之讓步，接受英國所提之條件（具體條件為在（一）根據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案有所行動時，（二）履行蘇聯前所接受之放束時，（三）保障黑海北岸之蘇聯海疆時，蘇聯軍艦得自由通過海峽），似當無大問題，然英國在英義協調未完成以前，方欲利用此問題以牽制義國，而土耳其目睹德與單方破棄條約於前，亦正不必聽國聯之調處，故國聯在最近將來殆亦難利用此問題為增加國聯威信之工具。

國聯既難迅速解決上述三個重要問題，則對於國聯盟約修正問題亦即集體安全制之方法問題，當亦難有迅速解決可能，蓋不但從論理上言之，修改國聯盟約之動機本在以規約遷就事實，今事實問題既難解決，則修改盟約問題自難有適當辦法，而且，從事實上言之，各國間關於修改盟約之見解亦極不一致，如法之主張改強，英之主張改弱，及諸小國之主張維持現狀，即其明證，故國聯對於國聯盟約修改之難關亦難望打破。然則國聯能任各種難題之自然推移，而苟且偷安歟？當然不能。蓋因國聯之議決對義制裁及必勢必須撤消對義制裁，已成國聯之致命傷，國聯此時欲圖存在，萬不能不力圖將上述各問題之難關打破，否則中南美諸小國必相繼脫盟而去，其結果對於國聯之存在將有更大的不利也。

由此觀之，可知時至今日，國聯一方面固不能蔑視各種難關，且不能不力圖打破此種難關，另一方面，又實不能迅速有效的突破此種難關，故國聯之處境，今日最爲困難，殆已達於危急存亡之時機矣。究竟國聯將如何打破此種難關？此後之國聯究將變成如何之國聯？關於此種問題，吾人上月已略有論述，茲不贅論。總之，由此次臨時大會起，至九月定期大會止，當爲國聯變質之期間，同時亦即爲整個國際政局變化之期間，凡我國人，實不可不對之行綿密之注意也。

（錄七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中日外交之新形勢

日本川越大使昨已呈遞國書，外交談話，行將開始，形勢若何，試加探討。惟以客觀叙述爲止，只欲供國人研究之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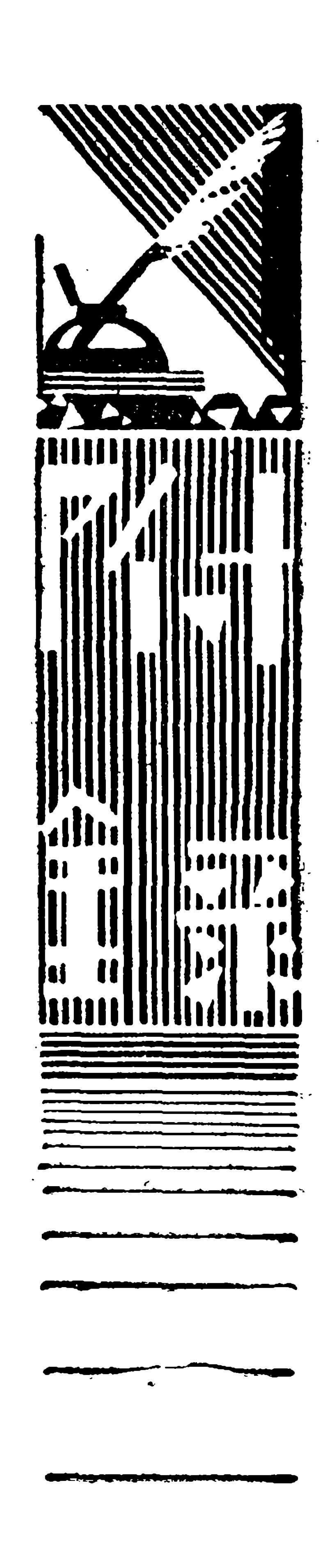
其一：雙方政府似皆認識目前時機之重要，故今之外交，將增其眞摯性。先述我方：自去夏至此，因華北變局，中日關係近於非常化。中國政府方針，表現於去冬全代大會蔣院長之演詞，而最近表示又有張外長關於走私問題等之談話。簡言之，我外交當局，主張調整華北，爲調整國交之必要條件。其前提，須日方尊重中國主權行政之完整統一，在此條件下，中國政府可與日方協商關於調整華北之事是也。惟自去冬以還，中日政府間，實際等於無外交。蓋華北事態最緊，而日方概作爲局部交涉，由軍人在平津間行之，致兩國政府間，實際無所交涉。且駐華日使，數月三易，故虛懸至今，有待於川越氏之來任也。至日方態度，其政策雖屬一貫，而方法手段之間，向有議論，自二二六事變之後，外交一元化之主張，日漸有力，故最近之變遷，爲過去不欲與我中央交涉華北事件者，今則可以開談。逆料中日當局間之新談話，當自華北事件起，我方之主張則爲必須改善華北事態，以爲調整國交之國第一步也。

其二：關於兩國大計，迄今無所諒解，今後如何，猶難豫斷。惟有數點可述者：（一）去年日本所提三原則，今將不作爲談話之根據，因我方立場，須日方提具體問題，凡籠統原則，皆不能討論，同時凡具體問題，皆不拒絕討論。（二）中國當局，近對日方務取更坦率之態度，以相周旋。即凡事不諱，言無不盡。今後張川越之談話結果如何，雖不可知，惟可信對於所有問題，將皆能漸交換率直之意見。（三）欲使兩國漸能協議經濟的或政治的重大問題，則北方現狀之不更惡化，與走私問題之解決，事實上將爲最小限度之必要條件也。

其三：日參謀本部，命令其在華武官，日內在上海開會，並聞東京將派要員來滬指導。此會性質，殆關重要，尤以在兩廣現狀之下，此種會合，甚値注意。大抵日方欲乘此探討中國各方之形勢，以決其今後之實際步驟也。就中國政府言，大抵有一定不移之方針，將遇機充分表明，以期國交之進步，惟成效如何，主要依國內情勢而定。蓋政府地位强固，則外交易於進行，倘內政多故，則外交上之權威當然減弱也。

其四：願全國各界注意對日外交之重大性。蓋就過去數年而論，目前局勢，最爲緊要，因危機觸及中國立國之根本，故必須爲眞摯愼重之應付也。今日之事，國民應隨時督責政府而援助之。應覺悟排除國難之最大武器，爲統一團結。有此武器，始可感動對方，以求和平出路。萬勿自擾！自擾之極，是分裂，是滅亡，更無從論對外政策之得失成敗矣。而所望於政府者，須隨時儘可能範圍，宣布外交進行情形。使國民隨時得知現時在何階段，可作何判斷觀察。簡言之，外交公開，又爲政府促進全國團結取得國民援助之有效手段，且本爲政府對國民應盡之責任也。

（錄七月四日上海大公報）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辦事通則

六月二十三日行政院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組織條例第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所職員依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組織條例及本細則之規定執行職務。

第三條　本所職員承辦事件應隨到隨辦，如有特別情形，不能即辦者，須將其理由陳明主管長官。

第四條　本所職員承辦事件，有與其他部份相關聯者，應陳明主管長官與有關係之部份協商辦理，前項協商意見不同時，陳明總幹事副總幹事核轉主任副主任解決之。

第二章　所務會議

第五條　本所所務會議每週舉行一次，由主任或副主任召集，但於必要時得隨時召集之，本所總幹事副總幹事各組組長須出席前項會議，參事指導員視察員幹事，經主任或副主任認爲必要時，得出席會議，股長經總幹事或副總幹事，認爲有必要時，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章　事務分掌

第六條　本所置指導員視察員幹事若干人，承總幹事之命，分別辦理各項事務。

第七條　本所依國民大會選舉總事務所組織條例第四條之規定分設八組。

第八條　第一組設左列三股，分掌左列事務，(一)文書股，掌理文件表册之撰擬，繕校登記，保管典守印信，及整理會議紀錄等事項，(二)機要股，掌理機要文電之撰擬，收發，保管事項，(三)收發股，掌理文電函件之收發事項。

第九條　第二組設左列三股，分掌左列事務。(一)會計股，掌理收支款項

之稽核登記，及預算決算之編造事項。(二)出納股，掌理款項之收支，保管事項。(三)庶務股，掌理物品之購置，保管，發給，文書之印刷，工役之管理，及其他不屬於各組之事項。

第十條　第三組設左列二股，分掌左列事務，(一)法制股，掌理關於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之解釋各種關係章則之撰擬與其解釋，及關於選舉訴訟事項。(二)編檢股，掌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令文書，及新聞之制檢事項。

第十一條　第四組設左列三股，分掌左列事務。(一)交際股，掌理一切交際事項。(二)佈置股，掌理國民大會會場之置佈，及籌備國民大會開會事項，(三)招待股，掌理國民大會代表招待事項。

第十二條　第五組設左列二股，分掌左列事項，第一股，掌理關於選舉統計之整理，及材料之徵集事項，第二股掌理關於選舉表格之編訂，及各種圖冊之繪製事項。

第十三條　第六組設左列六股，分掌區域選舉事項，第一股，掌理蘇，浙，皖，贛等省之區域選舉事項，第二股，掌理湘，鄂，粵，桂，閩等省之區域選舉事項，第三股，掌理魯，豫，冀，察，晋等省之區域選舉事項，第四股，掌理川，康，滇，黔，青等省之區域選舉事項。第五股，掌理隴，陝，綏，寧，新等省之區域選舉事項。第六股，掌理京，滬，平，津，青島，西安等直屬市選舉事項。

第十四條　第七組設左列四股，分掌職業選舉事項，第一股，掌理農會團體之選舉事項，第二股，掌理工會團體之選舉事項，第三股，掌理商會團體之選舉事項，第四股，掌理自由職業團體之選舉事項。

第十五條　第八組設左列四股，分掌特種選舉事項，第一股，掌理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等省之選舉事項，第二股，掌理蒙古，西藏之選舉事項，第三股，掌理在外僑民之選舉事項，第四股，掌理軍隊之選舉事項。

第十六條　各股設股長一人，幹事若干人，必要時得增設副股長一人，其他助理幹事事務員書記之員額，因各股事務之繁簡，由總幹事或副總幹事商承主任副主任酌量設置之。

第四章　權責

第十七條　總幹事副總幹事，輔助主任辦理本所事務。

第十八條　組長幹事承主任副主任之命，並受總幹事副總幹事之指導，分掌主管事務。

第十九條　股長副股長事務員承組長之命，辦理各股事務。

第二十條　指導員承主任副主任之命，並受總幹事副總幹事之指導，分赴各省市指導辦理選舉事宜。

第二十一條　視察員承主任副主任之命，並受總幹事副總幹事之指導，分赴各省市考察選舉進行情形。

第五章　服務紀律

第二十二條　本所職員對於機密事務，及未經公布之一切公文函電，均有嚴守秘密之責任。

第二十三條　本所職員，應按照規定時間，到所辦公。

第六條　附則

第二十四條　各組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通則呈請國民政府備案施行。

蘇聯憲法草案

（一九三六年六月拾二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議公佈）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根據憲法委員會主席斯丹林之報告特作下列決議：(一)贊成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憲法委員會所提蘇聯憲法草案。(二)召集蘇維埃全體大會，研究蘇聯憲法草案。(三)規定蘇維埃全體大會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幕。(四)公佈蘇聯憲法草案，以供全國人民討論。』

蘇聯憲法草案原文如下：

第一章　社會組織

第一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合國聯邦，爲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條　蘇聯政治基礎，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所組織；而此蘇維埃因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及無產階級獨裁建立而成長及日益强固。

三條　蘇聯全部政權，屬於都市及農村中之勞動者，其形式爲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第四條　蘇聯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生產資料與工具之社會主義公有；此因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廢除生產資料與工具之私有，廢除對人人之剝削，而得穩固建立。

第五條　蘇聯之社會主義公有，或用國有方式（全體人民所有財產）或用合作社及集體農場方式（各集體農場及各合作協會所有財產）。

第六條　土地及其礦產，水利，森林，工廠，礦業，鐵道，水上及空中交通，銀行，交通工具，巨大國營農業組織（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等）以及都市房屋中之主要部份與工業中心，俱爲國有財產，即全體人民所有財產。

第七條　集體農塲及合作組織之公共企業，及其有生財產，工具，集體農塲及合作組織所培植及製造物品，以及彼等所有公共建築，俱爲集體農塲及合作組織之公有社會主義財產。每一集體農家可以自由處理附着於農塲之一塊土地，並以農家附屬土地上之輔助建築，以及房屋，生產，牲畜，家禽，微小農具，合於農業勞動組合（集體農塲）法規所規定者，作爲私有財產。

第八條　集體農塲佔有土地，使用時期並無限止，即可永佔有。

第九條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爲蘇聯經濟之支配方式：同時法律准許農民及家庭工人之小規模私有經濟，但以基於個人勞動，並不剝削他人勞動爲限。

第十條　人民對於彼等勞動收入，貯蓄，住宅及輔助家庭建築，家庭經濟及家庭使用物件，以及個人使用與享樂物件，其所有權均受法律保護。

第十一條　蘇聯經濟生活，均依國家所訂國民經濟計劃之規定及指導，以增進公共財富，並繼續提高勞動者之物質文化水準，鞏固蘇聯之獨立及其國防。

第十二條　在蘇聯，依據『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勞動乃爲每一力能工作人民之應盡義務。蘇聯正在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社會主義原則。

第二章　國家組織

第十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爲一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各共和國，依平等權利自動參加，而組成之聯邦國家，包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亞瑞倍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土爾克曼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茲貝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卡塞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吉爾及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十四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權力，由其最高權力機關，及國家行政機關代表之，其權力如下：

甲，代表聯邦參加國際關係，締結並批准，對外條約。

乙，宣戰及構和。

丙，准許新共和國加入蘇聯。

丁，監護蘇聯憲法，並保證聯邦各共和國憲法不與蘇聯憲法相抵觸。

戊，批准各共和國間疆界之修改。

己，組織蘇聯國防，指揮蘇聯各種武裝力量。

庚，指導以國家獨佔爲基礎之對外貿易。

辛，保障國家安全。

壬，制定蘇聯國民經濟計劃。

癸，批准蘇聯國家預算，以及聯邦，聯邦各共和國及地方之賦稅及預算收入。

子，管理銀行，工業及農業之組織及企業，以及具有全國意義之商業企業。

丑，管理運輸及交通工具。

寅，管理貨幣及信用制度。

卯，組織國營財業保險。

辰，締結並批准貸欵。

巳，制定土地利用之基本原則，以及開採礦產森林及水利。

午，制定教育及公共健康保護之基本原則。

未，組織國民經濟審計統一制度。

申，制定基本勞動法律。

酉，制定裁判及法律程序，刑法，民法。

戌，制定蘇聯公民法律，及外僑權利法律。

亥，通過全國大赦法案。

第十五條　聯邦各共和國權力，僅受蘇聯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限制，除此限制以外，聯邦各共和國得實施其獨立國家權力。蘇聯保障聯邦各共和國主權。

第十六條　聯邦各共和國各自制定憲法，規定該共和國特殊形態，並須與蘇聯憲法不相抵觸。

第十七條　聯邦各共和國保留其自由退出蘇聯權力。

第十八條　聯邦各共和國領土，非得彼等同意，不得變更。

第十九條　蘇聯法律，在聯邦各共和國境內，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條　如聯邦各共和國法律與聯邦法律相抵觸，則須實行聯邦法律。

第二十一條　蘇聯公民，僅有一種公民資格，聯邦各共和國任何公民，俱爲蘇聯公民。

第二十二條　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下列區域：亞索夫黑海，遠東，西部西伯利亞，克拉斯諾耶爾斯克，北高加索；下列各省：伏洛尼茲，東部西伯利亞，高爾基，威斯登，伊凡諾伏，加里寧，基洛夫，庫比希夫，庫爾斯克，列寗格拉，莫斯科，奧木斯克，奧倫堡，沙拉托夫，斯維爾特洛夫斯克，諾會，斯丹林格拉，乞略並斯克，耶洛斯拉佛爾；下列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韃靼，巴希吉爾，達亥斯坦，波利亞脫蒙古利亞，卡巴爾笛諾巴爾卡林，卡爾密克，卡萊利亞，科米，克里米亞，麥利伊，莫爾篤維安，日爾曼伏爾加，北部奧賽底安，烏特墨爾脫，謙輕印古希，周瓦希，耶庫脫；下列各自治省：亞蒂幾安，猶太，卡拉查夷夫，奧伊洛脫，哈卡斯，吉爾開斯。

第二十三條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下列各省：維尼蔡，特尼普洛彼得洛夫斯克，鄧尼茲，基輔，奧合賽，哈爾可夫，吉爾尼各夫，及莫爾達維安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二十四條　亞瑞倍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那基謙梵自治蘇維埃共和國，及那各爾諾卡拉巴黑自治共和國。

第二十五條　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亞伯哈齊安自治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亞加利安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奧賽蒂安自治省。

第二十六條　烏茲貝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卡拉卡爾帕克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二十七條　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哥爾諾巴達克山自治省。

第二十八條　卡塞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下列各省：亞克丟並斯克，亞爾瑪亞塔，東卡塞克斯坦，西卡塞克斯坦，卡拉根達，南卡塞克斯坦。

第二十九條　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土爾克曼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吉爾及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不包括自治共和國，區，及省。

第三章　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第三十條　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蘇聯最高議院。（威爾科夫尼蘇維埃）。

第三十一條　蘇聯最高議院執行憲法第十四條所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各種權力，但不憑藉憲法，參預對蘇聯最高議院負責，蘇聯各機關之職權；此等機關即為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蘇聯人民委員會及蘇聯各人民委員。

第三十二條　蘇聯立法權全由蘇聯最高議院執行。

第三十三條　蘇聯最高議院包括兩院，即聯邦院及民族院。

第三十四條　聯邦院由蘇聯公民選舉，每三十萬人選舉代表一人。

第三十五條　民族院代表由聯邦各共和國及各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及各自治省勞動者代表議院委任，聯邦各共和國各自選舉代表十人每一自治共和國選舉代表五人，每一自治省選舉代表二人。

第三十六條　蘇聯最高議院任期四年。

第三十七條　蘇聯最高議院兩院，即聯邦院及民族院享有同等權力。

第三十八條　聯邦院及民族院均得創制法律。

第三十九條　任何法律如得蘇聯最高議院兩院過半數之通過，即得成立。

第四十條　蘇聯最高法院通過法律，由蘇聯最高法院主席團主席及秘書簽字公佈。

第四十一條　聯邦院及民族院會期須同時開始，同時終止。

第四十二條　聯邦院選舉聯邦院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第四十三條　民族院選舉民族院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第四十四條　聯邦院及民族院主席，為各該院會議時之主席，並負責處理院內事務。

第四十五條　蘇聯最高議院兩院聯席會議，由聯邦院主席及民族院主席輪流執行主席職權。

第四十六條　蘇聯最高議院會議，由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召集，每年兩次，臨時會議由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酌定，或經聯邦某一共和國之要求，由聯邦最高會議主席團召集之。

第四十七條　如聯邦院及民族院對某一問題意見衝突，則此問題須移交兩院同數代表組成之調解委員會解決之，如調解委員會不能解決，或其決議不能得某一院之同意，則此問題須再提交兩院討論，如兩院仍不能得一致決議，則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應解散最高議院，重行選舉。

第四十八條　蘇聯最高議院舉行兩院聯席會議，選舉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包括主席一人，副主席四人，主席團秘書一人，主席團委員三十一人；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一切活動，均對蘇聯最高議院負責。

第四十九條　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職權。

甲　召集蘇聯最高議院會議。

乙　發表訓令，解釋現行法律。

丙　根據蘇聯憲法第四十七條，解散蘇聯最高會議，宣佈重行選舉。

丁　由其自建議，或經聯邦某一共和國之要求，辦理複決。

戊　取消蘇聯人民委員會及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不合法決議及命令。

己　在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間，代行職權，並經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呈請，委任各人民委員，此後提交蘇聯最高議院追認之。

庚 頒發蘇聯獎章。

辛 執行赦免權。

壬 委任並撤換蘇聯軍隊之最高司令。

癸 在最高議院休會期間，如蘇聯受軍事攻擊，宣布戰爭。

子 宣布總動員及局部動員。

丑 批准國際條約。

寅 委任並罷免蘇聯國外全權代表。

卯 接受外國外交代表之呈遞國書。

第五十條 聯邦院及民族院各自組織代表資格審査委員會，審査各院代表資格，各院接受代表資格審査委員會之建議，決定承認或取消各代表之資格。

第五十一條 蘇聯最高議院於必要時組織各種問題之調査及稽核委員會，各機關及各官吏須接受此等委員會之要求，供給必要材料及文件。

第五十二條 蘇聯最高議院各代表，非得蘇聯最高議院同意，如在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間，非得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同意，不受告發及逮捕。

第五十三條 蘇聯最高議院在未滿期被解散後，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仍保持其職權，至新選蘇聯最高議院，組織蘇聯最高議院新主席團爲止。

第五十四條 蘇聯最高議院滿期後，或在未滿期時被解散後，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須於蘇聯最高議院滿期或被解散後二個月內，宣佈再行選舉。

第五十五條 新選蘇聯最高議院，須在選舉後一個月內，由前任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召集之。

第五十六條 蘇聯最高議院舉行兩院聯席會議，組織蘇聯政府人民委員會。

第四章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政府權力機關

第五十七條 聯邦各共和國之最高政府權力機關爲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威爾科夫尼蘇維埃）。

第五十八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由該共和國公民選舉之，任期四年。代表比率，由聯邦各共和國憲法規之。

第五十九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爲該共和國唯一立法機關。

第六十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職權：

甲 依據蘇聯憲法第十六條，制定並修改該共和國憲法。

乙 批准所屬各自治共和國憲法，並規定其領土。

丙 批准該共和國國民經濟計劃及預算。

丁 執行受該共和國司法機關判決公民之大赦權及特赦權。

第六十一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最高議院主席團，包括：主席團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及主席團委員若干人，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主席團之職權，由該共和國憲法規定之。

第六十二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指導會議。

第六十三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組織該共和國政府—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

第五章 蘇聯國家行政機關

第六十四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家權力之最高執行及行政機關，爲蘇聯人民委員會。

第六十五條 蘇聯人民委員會對蘇聯最高議院負責。

第六十六條 蘇聯人民委員會依據並爲執行現行法律，及監督其執行，得頒布決議，命令及法規。

第六十七條 人民委員會之命令之法規，具有强制權力，且須在蘇聯全部領土普遍執行

第六十八條 蘇聯人民委員會職權：

甲 統一及指導蘇聯聯邦及聯合人民委員，及所屬其他經濟文化機關之工作。

乙 設法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及國家預算，及鞏固貨幣制度之信用。

丙 設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國家利益及保障公民權利。

丁　維持對外國家關係之一般方針。

戊　決定負服兵役義務公民之每年入伍數額，並指導建立國家武力。

第六十九條　蘇聯人民委員會，對於蘇聯職權範圍內之行政及經濟部門，有權停止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之法規命令，並取消蘇聯各人民委員之命令及訓令。

第七十條　蘇聯人民委員會由蘇聯最高議院組織之。包括下列委員之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蘇聯人民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主席，農產購買委員會主席，藝術委員會主席，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

第七十一條　蘇聯政府或蘇聯各人民委員，對於蘇聯最高議會各代表之質問，須於三日內在該院作口頭或書面答覆。

第七十二條　蘇聯各人民委員，負責管理蘇聯權限內，國家行政各部事務。

第七十三條　蘇聯各人民委員，在各該人民委員權限內，依據並爲執行現行法律，以及蘇聯人民委員會之法規及命令，並監督其實行，得頒布命令及訓令。

第七十四條　蘇聯各人民委員，分聯邦人民委員，及聯邦與共和國人民委員(聯合人民委員)兩種。

第七十五條　聯邦人民委員在蘇聯全國，直接或經其委任機關，管理彼所負責國家行政各部事務。

第七十六條　聯合人民委員，通過聯邦各共和國同名人民委員，管理彼所負責國家行政各部事務。

第七十七條　下列人民委員均爲聯邦人民委員：國防，外交，對外貿易，運輸，交通，水上運輸，重工業。

第七十八條　下列人民委員均爲聯合人民委員：食物工業，輕工業，木材工業，農業，國營穀物及畜牧農場，財政，國內貿易，內務，司法，健康。

第六章　聯邦各共和國國家行政機關

第七十九條　聯邦各共和國國家權力最高執行及行政機關，爲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

第八十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對該共和國最高議院負責。

第八十一條　聯邦各共和國依據並爲執行蘇聯及該共和國法律，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法規及命令，並監督其實行，得頒布決規及命令。

第八十二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有權停止各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法規及命令，及取消各區，各省及各自治省勞動者代表會議執行委員之決議及命令。

第八十三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由該共和國最高議院組織之。包括下列委員：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食物工業，輕工業，木材工業，農業，國營穀物及畜牧農場，財政，國內貿易，內務，司法，健康，教育，地方工業，城市經濟，保險人民委員，農產購買委員會主席，藝術部長，聯邦人民委員各代表。

第八十四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管理該共和國權限內之國家行政各部事務。

第八十五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在該人民委員權限內；依據並爲執行蘇聯及該共和國法律，蘇聯及該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命令及法規，及蘇聯聯合人民委員之命令及訓令，得頒佈命令及訓令。

第八十六條　聯邦各共和國人民委員，分爲聯合人民委員，及共和國人民委員兩種。

第八十七條　聯合人民委員，管理彼所負責國家行政各部事務，對該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及各該蘇聯聯合人民委員雙方負責。

第八十八條　共和國人民委員管理彼所負責國家行政各部事務，對該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直接負責。

第七章　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國家權力最高機關

第八十九條　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國家權力最高機關，爲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議院。

第九十條　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由該共和國公民選舉之，任期四年，代表比率，由該自治共和國憲法規定之。

第九十一條　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爲該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惟一立法機關。

第九十二條　各自治共和國均自制憲法，說明該自治國之特殊形態，且須與聯邦直屬共和國之憲法不相抵觸。

第九十三條　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依據該共和國憲法，選舉最高議院主席團，並組織該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

第八章　國家權力之地方機關

第九十四條　區，省，自治省，縣（奧克魯格，萊昂）市，村（包括斯太尼柴斯，庫托爾斯，吉希拉克斯，奧爾斯）之國家權力機關，爲勞動者代表會（蘇維埃）。

第九十五條　各區，省，自治省，縣，市，村之勞動者代表會，由各該區，省，自治省，縣，市，村之勞動者選舉之，任期二年。

第九十六條　勞動者代表會選舉比率，由聯邦各共和國憲法規定之。

第九十七條　勞動者代表會指導所屬行政機關之各種活動，保障公民權利，實行地方經濟及文化建設，並制定地方預算。

第九十八條　勞動者代表會在蘇聯及聯邦直屬共和國法律賦與彼之權限內，得制定決議及頒佈訓令。

第九十九條　各區，省，自治省，縣，市，村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及行政機關爲共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勞動者代表會選舉之，包括主席，副主席及委員若干人。

第一百條　狹小村落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及行政機關，依據聯邦各共和國憲法，得由勞動者代表會所選舉之主席及副主席若干人主持之。

第一〇一條　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機關，直接向該勞動者代表會，及上級勞動者代表會之執行機關雙方負責。

第九章　法院及訴訟機關

第一百〇二條　蘇聯司法權由蘇聯最高法院，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法院，區法院省法院，自治共和國及自治省法院，蘇聯特別法院（該法院由蘇聯最高議院議決組織之）及人民法院分別執行之。

第一百〇三條　各級法院，除法律特別規定者外，均須有人民陪審官參加審判。

第一百〇四條　蘇聯最高法院爲最高司法機關。該院有權監督蘇聯及聯邦各共和國各級法院之活動。

第一百〇五條　蘇聯最高法院及蘇聯特別法院均由蘇聯最高議院選舉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〇六條　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法院，由該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之，期五年。

第一百〇七條　各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由該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選舉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〇八條　區法院，省法院，及自治省法院，由該區，省，自治省之勞動者代表會選舉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〇九條　人民法院由各縣公民，按普遍，直接，及平等投票制選舉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十條　法院審判，用聯邦，或自治共和國，或自治省語言，如受審者不知此等語言，須用翻譯使其完全明瞭案件內容，且有權用方言向法院呈述。

第一百十一條　蘇聯各級法院，除法律另有規定，及受審人獲得辯護權利保證者外，均須公開審判。

第一百十二條　法官獨立，僅受法律限制。

第一百十三條　各人民委員及其所屬各機關，以及公務人員及蘇聯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其最高監督屬於蘇聯檢察官。

第一百十四條　蘇聯檢察官由蘇聯最高議院選舉之，任期七年。

第一百十五條　各共和國，區，省檢察官，以及各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檢

察官，由蘇聯檢察官委任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十六條　縣檢察官由聯邦各共和國檢察官委任，呈請蘇聯檢察官批准之，任期五年。

第一百十七條　各級檢察機關，以至任何地方機關，均得獨立行使職權，且僅對蘇聯最高檢察官負責。

第十章　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

第一百十八條　蘇聯公民有工作權—有權獲得工作保証，並按其工作之分量及性質而獲得工資。工作權受下列事實保証，即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組織，及因排除經濟恐慌，消滅失業，而使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

第一百十九條　蘇聯公民有休息權，休息權受下列事實保証：即絕大多數工人之減至七小時工作，職工每年假期，且仍獲得工資，以及勞動者廣大療養院，休息家庭及俱樂部網絡之建立。

第一百二十條　蘇聯公民年老時，疾病或失却工作能力時，有生活保障權。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即國家出資之職工社會保險廣泛發展，免費醫藥，勞動者健康保障廣大網絡之建立。

第一百二十一條　蘇聯公民有受教育權，此項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即免費之普及强迫基本教育，以至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絕大多數學生之國家津貼制，各學校教授本地方言，工廠，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及集體農場勞動者之免費工業，技術及農業教育組織。

第一百二十二條　蘇聯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婦女此等權利之實現可能，受下列事實保證，即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工作，工作報酬，休息，社會保險及教育權利；國家保護母性及兒童利益，孕婦給假，且得工資，及產婦家庭，托兒所，幼稚園廣大網絡之建立。

第一百二十三條　蘇聯公民，不問所屬民族或種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面享有同等權利。此爲不變法律。此等權利之任何直接或間接限制，或依據種族或民族區別，直接或間接給與某一部份公民若干特權，以及任何種族之排斥仇恨及輕視宣傳，均受法律懲罰。

第一百二十五條　依據勞動者利益，並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公民享有下列權利：(甲)言論自由，(乙)出版自由，(丙)集會自由，(丁)街道遊行及示威自由。此等公民權利受下列事實保證：即設立印刷所，供給紙張，公共房屋，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必需物質資料，以供勞動者及其組織享用。

第一百二十六條　依據勞動者之利益，並爲發展民衆之獨立組織及政治活動，蘇聯人民有權組織公共機關：如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運動及國防團體，文化，技術，及科學團體，且使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之最活動最覺醒公民，組織於蘇聯共產黨中，此爲勞動者努力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之前衛，並代表民衆及國家勞動者各種組織之領導中心。

第一百二十七條　蘇聯公民身體不受犯侵；任何公民非經法院判決，或得檢察官同意，不受逮捕。

第一百二十八條　公民家庭不受犯侵，及其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保護。

第一百二十九條　蘇聯對於因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或因彼等科學活動，或因爭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之外國公民，予以庇護權。

第一百三十條　蘇聯任何公民，均有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

法，遵守法律，執行勞動紀律，忠實遵守社會義務，及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之義務。

第一百三十一條　蘇聯任何公民，均有保護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財產，視爲蘇維埃制度之神聖及不可侵犯基礎，視爲彼等祖國財富及權力之源泉，視爲全體勞動者繁榮及文明生活中源泉之義務。任何人企圖侵犯公共及社會主義財產，即爲公民之敵。

第一百三十二條　公民有服軍役義務，工農紅軍中之軍役，爲蘇聯公共之可敬義務。

第一百三十三條　保衛祖國，爲蘇聯每一公民之神聖義務。祖國奸賊，違反誓言，投降敵人，損害國家軍事力量，作外國間諜，均爲最大罪惡，受法律最嚴厲之懲罰。

第十一章　選舉制度

第一百三十四條　各級勞動者代表會（蘇維埃）代表：即蘇聯最高議院，聯邦各共和國最高議院，各省區勞動者代表會，各自治共和國最高議院，各自治省，縣，市，村勞動者代表會代表均由選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制選舉之。

第一百三十五條　代表選舉採普遍制，任何蘇聯公民，在選舉年達十八歲者，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惟有精神缺陷，及由法院剝奪選舉權者爲例外。

第一百三十六條　代表選舉採平等制，任何公民不問種族及民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份，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均有平等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一百三十七條　婦女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其條件與男子相同。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服務於紅軍之公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其條件與一切公民相同。

第一百三十九條　代表選舉採直接制，各級勞動者代表會，自村及市勞動者代表會至蘇聯最高議院之選舉，均由公民直接投票。

第一百四十條　代表選舉採秘密制。

第一百四十一條　選舉候選人按區域提出之。勞動者之各種社會團體；共產黨，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文化團體，均有權提出候選人。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任何代表須將其工作，及勞動者代表會工作，向選民報告。且在任何時期，得按照法律手續，經多數選民之決議罷免之。

第十二章　國徽國旗及首都

第一百四十三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國徽爲陽光照耀下之圓球，上飾鐵鎚及鐮刀，繞以穀穗，並用聯邦各共和國文字，書『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上述國徽又爲五角紅星。

第一百四十四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國旗爲紅旗，上角近旗桿處飾以金色鐵鎚及鐮刀，其上爲五角紅星，繞以金邊，長闊比例爲一比二。

第一百四十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首都爲莫斯科城。

第十三章　憲法修改

第一百四十六條　蘇聯憲法修改，須得蘇聯最高議院兩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之決議。

（完）



國風社選

印泉知余中庭就圮命石工理之賦謝　石遺

中唐。未。有。甓。數。用。塞。門。土。賤。工。太。草。草。崩。阤。缺。方。矩。君聞。命。石。工。相。度。幾。句。股。百。石。如。橋。衡。鬙。至。閭。邪。許。廣。庭。得。範。圍。堂。塗。坦。步。武。一。方。月。可。中。四。壁。花。如。堵。水。磨。與。石。函。本。來。望。衡。字。

釋堪招赴秦淮水榭修禊未赴分韵得雁字　吷盦

去年。二。月。雪。壓。桃。今年。三。月。梅。始。綻。我。身。已。感。物。象。乖。何。況。知。時。如。候。雁。盛。寒。入。禊。水。之。濱。儻。亦。諸。公。非。所。慣。秦。淮。溯。流。及。毗。盧。荒。意。而。今。昔。無。聞。流。杯。取。酌。斯。可。耳。何。殊。東。晉。山。陰。澗。從。來。禊。事。謝。不。祥。禊。除。意。貴。身。無。患。永。和。風。流。一。緬。想。裙。屐。畫。圖。供。取。辦。

爲周叔弢題自莊嚴堪檢書圖　蘉庵

孔不。爲。丘。經。束。閣。舊。槧。僅。乃。兼。金。論。尋。行。數。字。校。點。畫。善。本。孤。出。尤。殊。珍。富。兒。插。架。手。不。捫。貧。士。顧。視。徒。逡。巡。閉。置。篋。衍。飽。蟫。蠹。何。異。一。炬。遭。嬴。秦。周。侯。善。聚。復。善。讀。床。前。獺。祭。書。連。屋。夜。深。燒。燭。理。部。居。有。似。燃。藜。照。天。祿。奇。觚。摹。難。見。萬。本。分。餉。寒。儒。羞。障。簏。鑒。藏。家。恥。快。一。洗。綴。詩。畫。底。與。張。目。

纕蘅書告石遺游蜀消息賦寄　堯生

吳門。路。遠。得。書。遲。三。月。南。蕃。鴈。寄。詩。多。病。自。然。須。藥。物。傷。春。何。計。遣。花。時。山。中。習。靜。烏。尤。好。（烏尤山寺於絕壁中大峨眉近江流）戰。後。生。涯。燕。子。知。（尤便也方丈傳度堅約游集於此詩石遺矣）（心恐峨眉難游計燕巢林）木突心。折。使。君。天。下。士。國。亡。多。制。耐。人。思。

纕蘅遠惠茅台宿酒聊賦奉謝　山腴

錦城。涼。雨。別。經。年。坐。嘯。遙。聞。清。興。傳。乳。酒。青。冥。下。山。路。

作。書。紅。蠟。到。廳。箋。劇。憐。若。木。欺。任。昉。爲。省。村。沽。待。鄭。虔。來書云石遺非久游蜀當以此酒酌之一。樣。醇。醪。飲。不。盡。平。生。端。媿。使。君。賢。

采石磯呈石遺丈醇士蒓漚叙甫　釋堪

飆。車。衝。雨。絕。塵。馳。潢。潦。當。塗。去。不。疑。宿。靄。四。山。收。復。合。斷。橋。一。板。滑。還。支。然。犀。誰。見。量。江。手。送。雁。聊。吟。攬。月。詩。林。杪。小。亭。堪。縱。目。觀。瀾。不。榜。榜。峨。眉。觀瀾峨眉皆舊名而新額曰峨眉

超山觀梅與溯初貞晦同作　放園

超山報慈寺有香海樓爲觀梅勝處前歲盜掘樓燬僧殲寺外宋梅幸獲无恙丙子三月與溯初貞晦重遊樓宇復新遊人視昔尤衆惟老僧則已成新墖矣是日道出臨平謁安隱寺唐梅方盛開貞晦謂此樹之古實不如永嘉荼山之梅龍徒因荼山地僻遂莫問梅之爲唐爲宋耳詩以紀之

山。中。小。刼。莫。重。論。依。舊。橫。斜。擁。寺。門。僧。借。花。時。爲。利。市。我。來。香。海。惜。繁。喧。托。根。趙。宋。原。無。據。爭。長。臨。平。合。並。存。顯。晦。從。知。因。地。判。梅。龍。誰。問。到。荒。村。

丙子上巳釋戡稧集秣陵未及赴會代拈嚶韻比午舘春燕市每多懷想情溢乎詞　叔雍

笛。步。初。開。峑。曉。晴。春。衫。乍。拂。惜。餘。酲。三。生。太。液。尋。芳。躅。一。笑。流。觴。拾。舊。盟。壓。座。江。山。終。錯。落。隔。船。兒。女。自。呼。嚶。板。橋。知。有。閒。情。緒。聽。取。啼。鵑。更。幾。聲。

味雲寄示江亭秋興詩卷座有散原翁賦柬同游諸公　子戚

重。陽。閒。作。翠。微。行。又。向。南。洼。覓。舊。盟。淺。水。叢。蘆。多。古。趣。亂。山。壞。堞。足。秋。聲。此。亭。終。古。無。陵。谷。幾。輩。留。題。識。姓。名。投。老。江。湖。游。未。倦。獨。餘。殘。夢。戀。春。明。

珍。重。斯。遊。不。易。逢。枯。僧。自。打。夕。陽。鐘。朗。吟。聲。起。空。諸。籟。寂。境。秋。高。兀。一。節。名。士。過。江。誰。衛。虎。德。星。聚。里。有。荀。龍。多。君。領。略。閒。中。趣。讀。罷。新。詩。想。舊。容。

浪淘沙　春晚偕及門諸子泛荔枝灣賞紅綿訪昌華故苑以漁洋山人歌舞岡絕句分韻得岡字　榆生

烽。火。被。高。岡。木綿亦稱烽火樹又名英雄花北。顧。神。傷。交。柯。如。血。濺。扶。桑。豎。子。英。雄。成。一。笑。殘。霸。荒。唐。　留。取。陣。堂。堂。視。此。南。強。朱。霞。天。半。絢。朝。陽。莫。遣。東。風。吹。便。散。寂。寞。炎。方。

藏園羣書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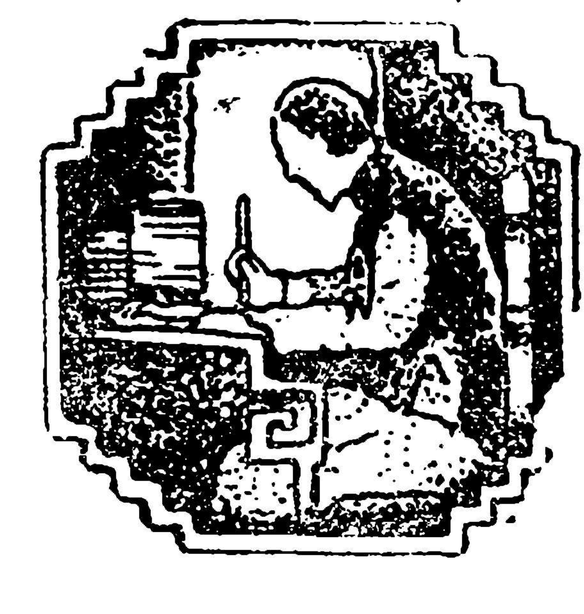
江安傅增湘 沅叔

明本北虜風俗書後

是書爲萬曆時蕭大亨撰。書凡二帙。不分卷第。首題北虜風俗。分匹配生育分家治姦治盜。聽訟葬埋崇佛待賓會師。耕獵食用帽衣敬上禁忌牧養習尚教戰戰陣貢市凡二十門。後附北虜世系。自歹顏哈起。一世以至七世。列爲表格以明之。前有萬曆甲午大亨自序。署銜爲奉勅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蓋即其督宣大時所記也。按明自成弘以後。韃靼擾邊。寇掠無寧歲。由是九邊。三關。四鎮。連兵戍守。傾國力以嚴警備。而宣大延綏。尤爲衝要。一時論備兵籌防考邊關扼塞。著爲圖志。見於著錄者。無慮七八十家。然流傳至今。乃寥落可數。余前歲偶獲此書於廠肆冷攤。徧檢諸家簿籍。均不著其名。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蕭大亨夷俗記一卷。北虜重譯一卷。北虜系俗一卷。標名略異。而撰人則同。當卽此書。而佚去北虜重譯一卷。其所云系俗者。疑卽卷後之世系表也。卷中所紀風俗之外。亦兼及政教。雖文詞繁碎。采錄未爲賅備。然自俺答合受封後。互市已二十餘年。胡漢往還漸稔。鎭邊官吏就其身歷目覩者。而筆之於册。視文士徒鑽故紙者。要爲翔實而可徵矣。余獨喜其附載之世系表。敘次井然。尤足資考證。案表載歹顏哈有十一子。除次子五路士台吉。九子克列兎台吉不嗣外。與明代互市者。惟賽那剌。我折黃台吉。那力不剌台吉。三子耳。三子之中。以賽那剌之部落。最爲豪雄。有子七人。俺答其次子也。在大同邊外豐州灘住牧。西至河套。東至宣府。洗馬林。皆其境地。自隆慶。六年。受。封。順。義。王。後。傳

至。卜。石。兎。黄。台。吉。已歷。五。世。而主。持。內。向。傾心。納。欵。者。俺答。之。妻。忠。順。夫。人。三。娘。子。也。三娘子生子三人。其長者名不他失體黄台吉。亦封龍虎將軍。都督僉事。終其身咸效貢職。明史。稱。自。夫。人。受。封。後。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數。十。年。其安。邊。之。功。亦偉。矣。哉。余月前以志事赴綏遠。小住浹旬。距歸化城一百四十八里。有麥達召。爲夫人駐節之所。暇時馳車訪之。寺倚陰山之麓。峻堞崇門。榜題曰壽靈寺。寺左一塔。覆以方亭。土人傳爲遼時蕭太后塚墓。余舊聞之榮君耀宸。謂塔。中。所。藏。寶。夫。人。遺。蛻。寺中。舊。藏。畫。六。幀。繪諸。部。落。朝。覲。慶。賀。之。圖。蓋自。俺。答。歿。後。夫。人。主。藩。政。者。三。世。凡令。節。生。辰。環邊。四。十。八。旗。咸。來。慶。祝。崇。麗。恢。奇。擬於。王。會。則當時。之。聲。威。遠。播。震。讋。豪。酋。從。可。知。矣。耀宸家居寺側。童時猶見六圖張於塔壁。其言宜可徵信。惜此圖近年爲俄人游歷者。設計篡取以去。余徘徊亭下。緬想遺風。令兒子忠謨攝塔影存之。篋中。舊。藏。有。夫。人。遺。像。異。時。當。博。采。遺。聞。形。諸。歌。詠。寫。入。圖。中。俾一。代。芳。徽。不。致。隨。白。草。黄。沙。同。歸。湮。滅。也。偶閱世系表中。紀及三娘子事。因附著於後。庶讀。史。者。知邊。塞。安。危。其機。括。所。係。不。在。犬。羊。之。羣。而在。此。嬋。娟。之。手。寧不。足。異。耶。丙子端午日。藏園老人識。時歸自塞垣甫三日也。

余自獲此書後。同時友好。有研求邊事者。驚其罕異。時來假閱。余雅不欲深自秘惜。然一瓻還往。卷帙紛糅。重煩裝褙。適姬人渠妍。好弄筆硯。妝閣餘閒。輒手摹一本。置之副車。由是及門學子。廠肆估人。遂爭相傳寫。今肆間往往有流傳鈔帙者。皆自渠姬錄副而來也。第烏焉豕亥。三寫不免差違。倘後有好事者。取而版行。當檢取原書。詳加校訂。庶不致沿訛踵謬。貽譏方雅耳。藏園又記。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二十六期）

「銅官感舊圖」，壽麟於國藩已卒追憶舊事所繪而徵題者。歿後其家刊諸作爲「銅官感舊圖題詠」其所撰「銅官感舊圖自記」云：

湘鄉曾文正公以鄉兵平賊，觝觸凶鋒，危然後濟，其所履大厄凡三，蓋湖口也，祁門也，與初事之靖港也；而予於文正惟靖港之役實從。………咸豐四年，賊由武昌上犯岳州，官軍禦之羊樓峒失利，遂乘勝進偪長沙。四月，賊踞靖港，而別賊陷甯鄉湘潭。湘潭荆南都會，軍實所資，時公方被命治軍於湘，乃命水陸諸將復湘潭，而自率留守軍擊靖港賊，戰於銅官渚；師敗，公投水。先是予與今方伯陳公廉訪李公策公敗必死，因潛隨公出，居公舟尾，而公不知，至是掖公登小舟，逸而免。公怒予曰：『子何來』！予曰：『師無然，湘潭捷矣，來所以報也』！已而湘潭果大捷，靖港賊亦遁去。公收餘衆，師復振。蓋嘗思之，兵者陰事，惟忍乃能濟，非利所在，敵詬於前，民疑於後，勿動也。公旣盡銳以勦湘潭，若需之以俟其捷，而會師擊靖港之墮歸，賊雖衆可以立盡，惟不忍於靖港之偪，故知其不利而不能不出。又予輩三五書生，亦知其不利而出，而無術以止公，蓋非公之疎於計畫，實忍之心非久於軍者不能，尤非仁義之徒之所素有也。猶憶敗歸時，公惟籍甲兵儲偫之屬以遺湘撫，尙壹意以死謝國，及聞捷乃不死。然當即日不捷，公固可以死乎！公死是役，固不與喪師失地窮蹙而死者同，且足使喪師失地窮蹙而不死者恧焉而有以自勵，然由今以觀，其多寡得失之數爲何如也！光緒丙子秋，予歸長沙，道靖港，舟中望銅官山，山川無恙，而公已功成事賫，返馬帝鄉，惟時秋風乍鳴，水波林壑尙隱

隱作戰鬬聲，髣髴公之靈爽呼叱其際，因不禁俯仰疇昔，愴然動泰山梁木之感，故爲茲圖而記之，以見公非偶然而生即不能忽然而死，且以見兵事之艱，即仁智義勇如公者，始事亦不能無挫，而挫而不撓困焉而益勵，垂翅奮翼，則固非公之定力不及此。至於大臣臨敵，援桴忘身，其爲臨淮之鞾刀，與蘄王之泗水，均各有其義之至當焉。幷以諗後之君子。長沙章壽麟自記。

記述當時情事，並抒其感想，足資瀏覽，而李元度左宗棠兩序，於此役更各有敘紀論列，均爲有關係之文，錄俾參閱：

【李序】……咸豐四年，曾文正公治水陸軍討賊，余與今浙撫陳公士杰暨价人入其幕，時价人年甫冠也。二月，賊自鄂上犯。陷岳州湘陰及甯鄉。文正檄儲君玫躬敗賊於甯鄉，賊遁。三月，水陸軍抵岳州，會王壯武進剿羊樓峒失利，賊追躡至岳州，圍其城，文正所部陸軍迎擊亦失利，文正乃退守長沙。賊仍道湘陰甯鄉踞靖港，分黨陷湘潭。時會城晝閉，餉道斷，人情㑃㑃。文正檄忠武公塔齊布帥陸軍千二百人攻湘潭，檄儲公汝航夏公鑾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帥水師夾擊之，所嚮並獲勝，而文正顧以省城勢危，官軍必不支，懼且莫不得死所，蓋久置死生於度外矣。靖港者，資水入湘之口，距會城六十里，爲一都會，地有銅官山，六朝置銅官於此，因稱銅官渚者也。時賊帆遍布，游弋逼會城，文正憤甚，親帥留守之水陸營進剿。余亟止之曰：『兵之精者已調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間但宜堅守，勿輕動。』文正不許。余與陳公及价人並請從行，亦不許。瀕行以遺疏稿暨遺屬二千餘言密授余曰：『我死，子以遺疏上巡撫，乞代陳；遺屬以授弟輩；營中軍械輜重，船百餘艘，子善護之。』四月朔，舟發，陳公固請從，峻拒之。余與陳公謀，令价人潛往匿後艙，備緩急，文正不知也。明日戰，湘團勇先潰，營軍隨之，所結浮梁斷，溺斃二百有奇。水師中賊伏亦潰，賊艘直犯帥舟，矢可及也。文正憤極投水，將沒頂矣，材官傔僕力挽，文正大罵，鬚髯翕張，衆不敢違，將釋手矣，价人自後艙突出，力援以上。文正瞠視曰：『爾胡在此！』价人曰：『湘潭大捷，某來走告！』蓋權辭以慰公也。乃挾登魚艇。南風作，逆流不得上，賴劉君國斌力輓以免。明午抵長沙。文正衣溼衣，蓬首跣足，勸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峯，再草遺屬，處分後事，將以翼日自裁。遲明捷報至，官軍拔湘潭，燔賊艘數千，殄滅無遺種；靖港賊亦遁。

文正笑曰：『死生蓋有命哉！』乃重整水陸軍，未十年卒蕆大勛，固繇國家威福所致，然當是時文正生死在呼吸間，間不容髮，脫竟從巫咸之遺，則天下事將誰屬哉！江甯既拔湘軍，自將領以至厮養卒，並貢身通顯，獨价人浮沉牧令間垂二十年，儻所謂不言祿祿亦弗及邪？抑曲突徙薪固不得爲上客邪？先是曾太封翁曾書示文正曰：『章某國士，宜善視之。』且令馮公卓懷傳其語。戊午己未間，余數從容言及价人。文正憮然曰：『此吾患難友，豈忘之哉！』竊窺文正意，使遽顯擢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國之爲僞也；然亦決不愁置以負君，蓋將有待耳。光緒丙子，余客金陵，文正薨四年矣，晤价人，握手話舊。价人出銅官感舊圖屬題，余諾之而未及焉。越五年价人宅憂歸，乃得補書其簡首。烏虖！援一人以援天下，功在大局不淺，价人雖不自以爲功，天下後世必有知价人者，遇不遇烏足爲价人加損哉！……光緒辛巳長至後三日，平江李元度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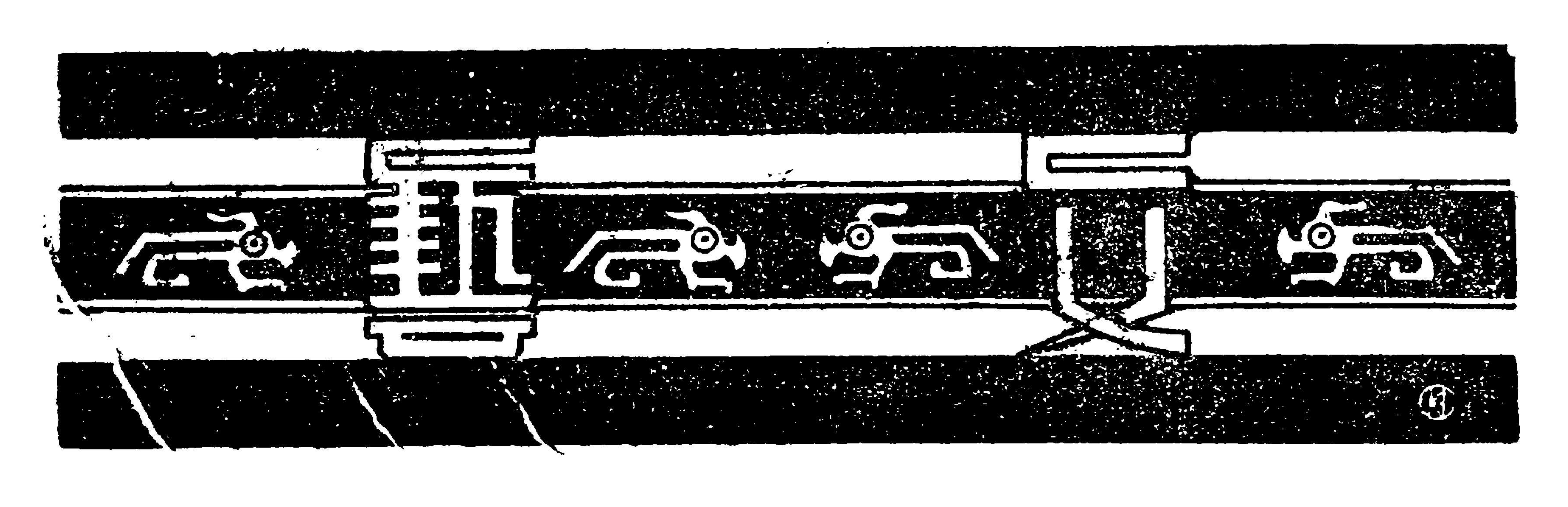
【左序】……湘鄉曾文正公時以禮部侍郎憂居在籍，詔起討賊，集鄉兵水陸東下。公在朝以清直聞，及率師討賊，規畫具有條理，卒克復江東枝郡，會師金陵，殲除巨憝；顧初起之軍，水陸將才未集，閱歷又少，往往爲猾寇所乘，時形困躓。公不變平生所守，用能集厥大勛；中興事功，彪炳世宙，天下之士皆能言之。推事功之所由成，必有立乎其先者，而後以志帥氣，歷艱危險阻之境而不渝。是故明夫生死之故者，禍福之說不足以動之，明夫禍福之理者，毀譽之見忘，吉凶榮辱舉非所計，斯志壹動氣，爲其事必有其功矣。志士仁人成其仁，儒者正其誼，功且在天下萬世，奚一時一事之足云乎！而即一時一事言之，則固有堪以共喻者。咸豐四年三月，金陵賊分黨復犯長沙，先踞長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港，憑水結寨，步賊循岸而南，潛襲上游湘潭縣城。縣城繁富，市廛鱗比，賈舶環集，賊速至據之。文正聞賊趨湘潭，令署長沙協副將忠武塔齊布公等率陸軍，楊千總岳斌彭令玉麟等率水軍往援，偵賊悉銳攻湘潭，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遂親率存營水陸各營擊之。戰事失利，公麾從者他往，投湘自溺。隨行標兵三人，公叱其去。章君瞰公在舟時書遺屬寄其家，已知公決以身殉也，匿舟後躍出援公起。公曾戒章君勿隨行，至是詰其何自來，答以適聞湘潭大捷，故輕舸走報耳。公徐詰戰狀，章君權詞以告。公意稍釋，回舟南湖港。其夜得軍報，水陸均大捷，殲悍賊甚多，燼餘之敗船斷槳，蔽流而下。湘

人始信賊不足畏而氣一振。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所著單襦霑染泥沙，痕迹猶在，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嗔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為點檢而已。時太公在家寓書長沙飭公，有云：『兒此出以殺賊報國，非直為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也』！聞者肅然起敬，而亦見公平素自處之誠。後此沿江而下，破賊所據堅城巨壘，克復金陵，大捷不喜，偶挫不憂，皆此志也。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盪平東南誅巢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敗，命有修短，氣運所由廢興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外形軀，則能一死生，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即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為樂死為哀者，然當夫百感交集，怫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憂為苦而速死為樂者。觀公於克復金陵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概系之，輒謂生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余比由陝甘新疆移節兩江亦覺案牘之勞形，酬接之紛擾，人心之不同，時局之變易，輒有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說，匪惟喻諸同志，且預以白諸朝廷，蓋凜乎晚節末路之難，謠諑之足損吾素節，實則神明重於形軀，誠不欲以外而移其內，理固如是也。而論者不察輒以公於章君不錄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為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焉？余與公交有年，晚以議論時事，兩不相合。及蒞兩江，距公之亡十有餘年，於公所為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諒與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夫心之安，則可告之己，亦可告之公也。章君壽麟出此卷索題，識之如此。光緒九年癸未秋七月左宗棠書。時年七十有二。

李序寫壽麟赴援暨國藩其時情態特詳，就事論事，為壽麟鳴不平，而隱咎國藩之寡恩，蓋兼寓自傷之意焉。左序則述往之外，更藉以發抒胸臆，意態軒昂，所謂高踞題顚也。（彭玉麟以湘潭之捷，始以附生奏保知縣，楊岳斌（時名載福）則以千總保守備。李師赴援時，玉麟尚非「令」，左序中稱「楊千總」「彭令」，稍未諦。李序中稱國藩之父曰「曾太封翁」，「太」字或「封」字可省。又謂湘潭之役，「燔賊艅數千」，按國藩奏報，此役所燒敵船，計千餘隻，無數千之多。）

×　×　×　×　×　×　×　×　×

【勘誤】第二十五期所登「談章太炎」頁二末兩行「要所謂……者已」應作「要所謂『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頁三第七八兩行「是固知遺錐」應作「是固如遺錐」第廿四期「隨筆」頁二第五六兩行，「韓非偏得老用」應作「韓非偏得老用」，頁三第四五兩行「詩人忠厚之旨」應作「詩人忠厚之指」



暮

劉祖春

時間已是下午了，吳長發才氣喘喘的趕進了東門城。他滿頭熱汗的在人叢中急急的走着。穿過了大街，便見鑼鼓喧天，一長串人手裏拿着寶香走了過來。人頭上面高高的抬着一頂凉轎，裏面坐着一尊很高大的菩薩。城裏也在抬城隍求雨呢。長發沿街邊走着，並不停留，他無心去看這些，怕躭誤了自己的事情。到了唐家巷，一轉灣便望見那個黑漆大門，像是閉着，門外面一個人也沒有。這是個很小的巷子，離街稍遠，所以清靜得很。太陽斜斜的投在長發的背上，長發不覺得怎麼熱。他的眼睛一直望着稍遠那個大門，不離開過。他心裏充滿了希望與恐懼，一步一步接近了那個大門，就有些跳動，彷彿竄進牢獄去似的。一隻狗在路上緩緩擺着牠的尾巴，吐着一條紅舌頭，不斷的喘着氣。長發瞥了牠一下，從牠身旁挨過去，躊躕的便踏上了他的田主家胡二老爺大門口的石階上，心裏不禁想起由家裏動身時，他的婆娘在耳邊再三叮嚀他的話：「記住呵，你那副臉嘴，同人家說話，放斯文點，比不得在家裏是你個人的天下。好好的同二老爺講，跟他借十吊二十吊，多多少少，弄得點是點，總比靑起眼睛挨餓好些。太太要是在家，見了太太，就對她哀求；她比二老爺容易說話一點，說來年一定加倍還她。記着多講幾次，他們有錢人，服軟不服硬，不會不可憐窮人的。……」

長發這麼想着，吁了口氣，立在黑漆大門外一會兒。把頭上汗水用破衣袖子揩乾，腳步很謹愼地便走上去，到了大門邊；伸手一探，大門原來沒有上門的虛掩着。他輕輕的挨進去，隨手又輕輕把大門仍照原樣掩好。他提防着二老爺家那隻可惡的白子，這是一隻專欺負鄉下人的傢伙，長發有一次給牠啃過一口，養了許久才好；這次幸好牠沒有躺在那里，大約是到後園裏橘子樹下捕麻雀去了。長發放心了許多；便很快的走到半掩着的二門邊，小心推開一道縫，就看見二老爺正在院子那頭當上花盆裏轉來轉去。二老爺是個瘦子，身材不高不矮，一口靑鬍子，長發最怕的就是他那對眼睛，盯着人，比什麼還利害。二老爺這時正披着一件官紗汗褂，穿着短的敞大褲子，手裏提着個長頸壺在花架上花盆裏噴來噴去，用神得很，他因爲是背向外面躬著，所以沒有看見長發已經進到院中了。長發正待招呼二老爺，却忽然爲旁邊花架背後一個聲音怔了一下：「呵，長發來了！」

長發馬上掉過頭去。他看見在一盆牛奶橘的後面，露出一個白白圓臉，微笑着對着他，原來是二老爺的丫頭秋香。她站在那裏，手中拿起一把小壺，也在澆着花呢。二老爺給秋香一叫，像是打了個冷戰，壺裏的水刷

的一下射出了花盆外面，地下的石板上立刻響出一陣絲絲的細碎聲音。二老爺定了定神，把壺拿正，回頭過來，和長發的眼睛碰個筆直。長發很老實的站在那裏。

「唔，是你。」

「嗯，二老爺。」

二老爺只這們唔了一聲，便掉過頭去照舊澆他的花，全副精神一會兒移到一株茉莉上面，因爲在花葶上他發現了幾個小小白虫。他完全把長發忘掉了。長發呆站在院中，瞧着前面蹲着的二老爺背身，想說話又找不到頭緒，也不敢驚動二老爺，像一個在深山中迷失了路途的人，那麼無望無助的癡立着。虧得是秋香澆完了花，提着空壺繞到外面來灌水，順便問了他一句：「長發長發，你們鄉裏雨水好嗎？你看，我們的花樹葉子都乾黃了。」說了，秋香望着牆角一盆小小石榴樹對老爺說：「老爺，你看咧，晒不死的石榴今年也晒成那個樣子了。」

長發很慌亂，縮脚縮手，不知對秋香說什麼好。腦中想到滴纔迎城隍求雨的事，便毫無思索的說了一句蠢話：

「城裏今天才抬城隍菩薩求雨哩。」

說出口了，自己以爲不應該，臉紅了一陣。秋香可沒有注意他。

二老爺澆到一盆大桂花前，看看那桂花已經不起太陽晒了，便指點長發把牠搬到書房廊簷下去。長發接到這個命令，頓時像從定根訣裏解放出來，振了振精神，全身血脈恢復了活動。他要使盡他的蠻力在二老爺跟前討討好，用着一種極忠順的心情，馬上跑去，雙手摸到那熱熱的盆緣。這花盆是很大的，要老大一股勁兒才端動牠。長發忘記了自已的饑餓，疲勞，用盡力氣一端，居然端起了。照着二老爺的話，他把牠輕輕的擺在廊簷那頭。搬牠的時候，他的膀子覺得乏力，雙脚晃晃的，汗水大顆大顆的從額上冒出來，很有些着慌。幸而沒有鬧出什麼亂子，放心得很。把花盆擺好了，他伸直了腰，極力忍着不准氣喘，不准臉紅。二老爺可不注意這些，又教他把花盆掉個方向，略略移動幾下，便顧自進房裏去了，口裏一邊嚷着：「眞熱，眞熱！」

待長發末了站起身來時，院中只剩他一個人。

一會兒，老爺捧了根水烟袋踱了出來，在堂屋門口一張骨牌櫈上坐下，挑起二郎腿，一隻脚蹺在空中，慢慢吸着烟，問長發來做什麼。長發囁嚅着把老婆告訴他的話複述一遍之後，「二老爺，你老人家知道，」他啞起聲音結論道，「我長發是個硬札人，講一句是一句，明年本利加倍還你二老爺，我不撒謊！求二老爺開個恩典」。

「明年？」二老爺眼珠子骨碌碌往上翻，鼻子裏哼一聲，打出格格的冷笑，像聽了一件荒唐故事一樣。

長發可慌了，他摸不着這是什麼意思，趕快又說：

「是的，我一定還。多多少少，你借我點，養活我一家人。二老爺，我長發不是歹人，耕你老爺田，幾代人了，從不偷過懶，把田弄荒了一回。今年是天大，我長發沒法子。………」

「哼，你才是咾！那個不天大？你天大，我也天大。我請教你，我今年的谷子怎麼收得攏來？你跟我來借，我跟鬼借去？」二老爺的嘴吧閉得緊緊的，像同誰賭氣不再吸煙似的。煙袋同紙煤一齊停在膝頭上不動，一縷一縷淡淡的細細的灰青色烟子在空中繚繞升騰着。

長發站在那里，手脚無放處，低下眼皮，望着地上。他還想說什麼，口皮動了幾下，却沒有聲音。他額上的汗水無端又冒了出來。他的臉色也很難看。二老爺很討厭他那樣兒，坐了不多會，立了起來，預備進裏面去。長發着了急，深怕錯過機會，趕緊搶上前，嘴裏很快的奔出一段話：「二老爺，你是善人，那里去修路搭橋，做好事。我有婆娘，還有伢崽，餓死了，也可憐。你借我點，我還不起你，二輩子變牛變馬報答你。你看，

我瘦得這副樣子」。

二老爺捧着烟袋遲疑了一下，由眼皮下厭惡的橫了長發一眼，喉嚨裏播蕩出一陣劇烈的咳嗽聲同大笑聲，在空中漾了開去，算是回答了長發。長發可眞窘，望着二老爺那擺過去的弓字形背夾，只想哭出來。幸好這時太太從裏面出來了。長發想到自已婆娘的話，覺得太太比二老爺人慈悲些，也容易講話，便趕過去向太太求情。果然太太的樣子就大不相同，她彷彿很注意的聽着長發的話，有時把長長的眉毛略微縐起，用她那戴了一個金戒子的白嫩細手托着她的香腮，好像連呼吸都停了似的，爲什麼東西感動很深的樣子。有時看到長發的呆樣，又覺得很好笑。但她忍住了她的笑聲，待長發一五一十把話講完，便吐出很清脆的聲音說：「哎呀，眞是，這年成也難爲你們鄉裏人。不過，你知道，二老爺，我們，實在沒有法子。二老爺這幾天正急得什麼似的；天太大了。」說了，她去際那走來走去的丈夫，臉龐上顯了個很小的酒渦。于是又對長發說：「好，你也走累了，二老爺又要出去辦公事，你且歇歇，有什麼事等會再講。秋香秋香，你跟長發倒碗茶來。」秋香把一大茶端來了，放在小桌上，太太對秋香說：「你看，長發是有點變了樣子呢，那們瘦。」

長發被太太這麼一來，心裏軟得很，盈眶的熱淚，就像開了磧子門的水一般，不由自主的衝了出來。他十分感激太太的話，他嚅嚅嚅嚅的說：

「太太，你不知道，鄉裏天天餓死人。黃梨寨就聽說吃過人肉。我長發……………」

長發說不下去了。他一面用手揩着眼淚。太太覺得長發就不是往年的長發了，還有些傻氣。她望着秋香暗暗地笑。

老爺猛地翻轉身，對長發吼道：

「長發，你哭什麼，哭有什麼用處。你說你快餓死，我們還不是就要餓了。你不高興種我的田，那好辦，退了牠，我另佃別個！」

長發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他覺得自己軟巴巴的，和平時完全是兩個人，心裏痛楚作一團，糊里糊塗的。這之間太太進房裏去了，他仍舊向老爺說好話，眼淚也停不住流。不知怎的，他想到跪下去磕幾個頭總可以打動老爺的心腸，就遲遲疑疑直墩墩的在老爺面前跪下去。見了這模樣的老爺，更加不高興；心想，今天才碰見鬼，偏生遇到他！便發着脾氣冲進那邊書房去了。長發沒有搭訕的站起來。太太于是走出來解勸，吩咐秋香帶他到灶房去吃點什麼。長發老老實實跟秋香走進灶房，心裏說不出的難過。秋香很憐念他，先叫他在一張桌子邊坐下，把所有早晨剩的飯菜，一齊端到他面前，口中說着：「吃呀，吃呀。」然後站在稍遠一點地方，很同情的望着長發。長發吃完飯，太太又來了，她親手打發長發兩百錢，叫他在路上買點心吃，「因爲二老爺恐怕不能回來了，」她說，「我們不能就擱你的事，所以不敢留你。你有什麼事，過幾天等二老爺回來，再商量也不遲。」

長發癡癡的望着太太，不敢便去接她的錢。他有一肚子的話，一點也不會說出來，他還預備說。秋香很可憐這鄉下人，便從旁說道：

「長發，太太給你錢，你拿着好了。」

說了這話的女孩子便從太太手中把錢拿到，放在長發那隻麻木似的掌心裏。

長發的眼睛流着十分感激的光，獃得像孩子似的望着太太，他只想說些謝謝她的話，却不知怎麼說。末了，很吃力的吐出了兩個字：

「太太！」

他的整個靈魂充滿了單純的感動，什麼事都忘掉了。

×　×　×　×

長發就是這麼拿着了空麻布口袋糊里糊塗走出了他二老爺家的大門。

太陽這時已翻過了大山坡，紅紅的光，像箭一樣從山坡後面射到空中

，空中也變紅了，無數的雲塊，像石壁，像魚鱗，像浮島，全發着光，緩緩移動着。兩邊的山是很高的；山隴裏的熱風，徐徐飄動，拂着黃毛草，拂着晒垂了的樹葉，息息的發出微聲。山頂上有一個凉亭，整個屋當頭，正迎着夕陽，浴在紅光裏。亭子已廢圮得不成樣子了，斜斜的虫蛀的柱頭，破爛的闌杆，石板架起的石凳子，有的已斷了，這一切在夕陽裏都顯出分外的凄凉。

吳長發在城裏毫無意識地穿了許多街，出得城來，踱過城外的小橋，爬上這個山坡，穿過杉樹林，一個人到了這凉亭裏。踏進了亭口，身子便被夕陽射着，有點兒熱，一個很長很長的影子，在前面拖着，直到亭心。他茫然移步到石凳邊，慢慢坐下，把麻布口袋從肩上也取下來。

凉亭裏這時一個人也沒有，靜靜的。他望着他的四周。兩邊空空的房屋，裏面一片黑，一道紅色太陽光穿過了那家舖子的櫃台上，一直晒着那人家的家先牌子，上面的黑字，宛然在目。家先神龕上的香爐不知弄到那里去了，只剩兩個泥做的臘燭台，一立一臥的擱在那里。東頭那家的店門，緊緊的關着，好像屋內的人還在睡覺一樣。其餘的則全開起，堂屋中堆滿了岩頭，稻草，破板櫈之類的東西，許多金蚊子在一堆糞上嗡嗡的繞來繞去。挨西頭那兩個土磚架成的矮灶，同近旁那兩個原先主人當做櫈坐的大紅岩，靜靜的都望着長發。

雖是天氣熱，山頂的風，還是很凉的。長發身上的汗水早已吹乾，他掉頭左右探望，很想等一個同伴好同家去。但呆了許久，來的去的，一個鬼也不見，好像都死絕了。他在心裏罵了一句野話，便站起來，把褲頭攏攏，空空的口袋，讓牠搭在肩上，有氣無力的一個人踱出了凉亭，一步一步，像七老八十的人蕩下山坡。走了許久，才到半山腰。脚邊的矮樹木發散着熱，冲到他的鼻子裏，怪不好受。

對面山上的叢樹裏，陰陰的；忽然傳來了啄木官一下一下挖木的聲音，很覺得沈悶；幾隻山鵲在空中繞到樹梢打圈子，呀呀的大聲叫着。吳長發心裏不高興之至，很討厭這些傢伙，不知怎的却想起自己家中往年那桿打鳥的火槍，便把眼光掃過去，憤怒的望着牠們，好像牠們的叫聲是唯一觸怒他的原因，他惱了：「雜種東西，叫你娘個×！」

走到山脚下了，踏着脚下的大方石板，有些寂寞。他索性在路旁土堆上歇了下來。這條歸家的大路許久不走過了；他來時是打小路來的。這時望着牠，很有點覺得生疎，像一個久別的人重見到故物一樣，不免有種說不出的味兒。他的眼睛在搜索着一切。路是很平坦的，像村裏正月間舞的龍燈，順着山脚，繞來繞去，一直伸長到了蒼茫裏。路旁的田畝，也是平平的；一格一格的蜿蜒着。所有的田裏全沒有水，泥土都裂着很大的縫；禾苗早枯死了，樣子比長發的喜麻雀還瘦還可憐，焦黃的一片，連禾桿也是黃的，活像熟登時候的大麥，比毛草還亂的舖在田裏。有幾坵的禾苗還不知被誰燒去了很大一塊，火燒的痕跡，一直從田裏爬上了那邊山坡，烏黑的，像一塊不齊整的黑抹布舖在山上。吳長發望着牠們，心裏好笑，他想：「怎麼不全燒了牠，只燒去那麼一塊？要燒就燒他媽精打光！」他不懂那火是怎麼弄熄的。這時他很想有個把人來談談，無論男的女的，他才好走路。但一個人都沒有，大路呆板板的望着他，像在打趣他。四面高山也靜靜的望着他，看去牠們像比以前高大了好幾倍。一切很熟悉，又十分隔膜。聽遠處彷彿有聲音，却看不見什麼。天上的彩雲，在亭子時瞧去，還好看像城裏女人，這時可已褪了色，有點紫紫的。他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空無所有，站了起來，遙看後面的凉亭，從那里仍然找不着一個人影，山腰上也沒有。

「走我的罷。」

他便開步走了。脚步聲沙沙的自己耳朵裏聽得很清楚。以前這條路上，人來人往的，只有喘吁聲，笑聲同罵娘聲，今天長發可聽見了自己脚步

聲，他很覺得稀奇。

仍然還是沒有什麼力氣的走着，像條死屍似的，心裏有許多東西湧來湧去。忽然，他却想到了凉亭裏以往的日子。那些時候亭上有歇舖，有飯店吃飯時有老板娘帮你端碗茶喝，還同你說兩句笑話。你問她：「老板娘，怎麼不添個少老板帮你忙？」說了你瞅着她不放，她不會紅臉，一邊笑嘻嘻的在招呼別個客人，一邊她就這樣回答你：「是咾，你帮我養個好麼？我老板人不中用。」她的老板實在是個老實人，恐怕眞的不能那個的。還有亭子當頭打草鞋的陳跛子，這是長發的好朋友；他們曾蹲在狗肉攤邊喝過許多回燒酒，兩人要好得很；長發穿他的草鞋是從來不把錢的，幾個賣粑粑甜酒的苗婆，同長發也很熟。至於上下往來的人，無論是枱轎，担柴進城換油鹽的，大家見面全那麼親熱，有說有笑。這凉亭因爲地位適當的原故，離城只兩三里路，從遠處綣下來的人，以爲快進城了，到此得好好歇牠一陣，把汗水凉乾才動身。打城裏回來的，更不消說了。東西已經買完，貨物辦齊以後，担上這凉亭，正是無事，可以扯扯談的時候。而且亭子裏的東西比城裏賤，熟人又多，作買賣的還沒有城裏人討厭的派頭。吃吃講講，伸開兩條腿，躺在風裏，比什麼還好。長發自己就有這個脾味兒，進了城，柴賣掉了，打死人他也不肯在城裏舖子吃什麼，非到這里來把肚子塡滿不可。何况那賣甜酒的苗婆同他這樣要好呢？一個人，一上均，那苗婆一瞽見他就遠遠的向他笑，眼睛水汪汪的望着他，像家裏老婆那麼喊着他，一口苗腔，硬聲硬氣的：「長發長發，你快來。今天甜酒才叫好咾，騙你不要錢，你嚐你嚐」。苗婆把甜酒碗就舉起來了。長發吃了一碗，自己又動手。口中吃着甜酒，一邊把眼睛釘着苗婆的大黑眼睛，同她露出來的奶子，他的心裏也很甜。苗婆是不懂得怎麼叫做發脾氣的：苗婆把白白奶子全擺在外面，餧她的孩子，長發在勺甜酒時，順便用力擰了牠一下，她只瞟着媚眼對他笑，口中還說：「你看，我代狗長大了。」長發碰巧有錢了，就多送她兩百三百，她老老實實收下來。苗婆人雖窮，心裏是好的。日子一長，苗婆對長發更好了。有一天苗婆見長發從城來了，用大黑眼睛望着長發不說話，把攤子交給陳跛子看守，却大聲說她要到那邊山窪裏去解溲。臨走了，望了長發一眼。長發是懂得那個意思的。長發也跟去了。許久許久，凉亭裏過路人都走了，苗婆臉龐緋紅的才跑回凉亭，陳跛子却望着長發的空籮筐在駡他：「長發這傢伙跑到那裏去了」。從此長發留在凉亭的時候特別長，吃甜酒的次數也就更多的。

長發想到這裏，心裏微微有點熱。但這一切像夢，什麼也只是一種飄忽的思緒，越想越亂這裏那裏都想到了，只是不成個串兒。苗婆已經被餓鬼抓去了，飯鋪老板邱老八家給土匪搶得一空，女兒貴秀還擄了去，老八自己被砍成了四五塊。陳跛子也不知跛到什麼地方，從此失了下落。空空的凉亭，就是剛才那個樣兒，鬼都出得世。

走着的長發，不敢再想下去，輕輕搖一下頭，吐了一泡口沫在石板上。他心裏彷彿失去什麼，說不出個所以然。他望望四面高山；遠處又有斑鳩咕角咕角在叫，聲音傳得很遠很遠。路旁一坵大田，其中乾禾苗全割掉了，剩下一塊龜裂的乾土。他猜想着這發瘋的割禾人，心裏淒慘的笑了一下。嘴裏說着：

「好年成，這才是好年成，田都不要種了。」

想到田，就想到頭上的天，他恨這天，牠不落雨，這個可惡的東西！一肚子憤怒，我不到發洩的地方，他的拳頭握得緊緊的，很想抓到一件東西毒打一頓，就痛快了。凉風吹到牠的胸膛上，他還是很熱的。

已經轉了許多灣，連自已也不覺得。到了壠口大路分岔的地方，他才站着了。他是應該向左手轉灣的；右手那條小路通木梨寨。這時他口很渴，想凉水渴。記着那邊橋下往日有個小小蓬井(註)，便走到那里去。找了半天，我到了，蹲下去一看，是一塊堅硬的汚泥，蓬井不知到那里去了。

不得已只好跑到乾了的小溪里，找着一塘很髒的小水潭，躊躇一回，才蹲下身去，用手拂開表面上那層綠東西，捧了幾捧，往喉嚨裏灌去，隨着一股一股很涼的東西直溜過肚皮，停到褲頭邊。他的精神頓時舒服不少。站下身，一邊用布口袋揩手，擦擦流在肚皮上的水，一邊挪頭四望，吆喝了一聲，聲浪遠遠傳去，在那邊山間發反響過來。两闊手邁步上路時候，他惱得很：

「娘賣麻×，連遂井也乾死了種！天，你這雜卵×的，你只讓我們吃岩頭過日子。——不到吃岩頭那天，你不甘心的！」

爲了吃的，他今天才進城的啊。走了一陣，想起家裏婆娘同兒女還餓着的事，他急了。

他的田有二十坵左右吧，和這壩裏的一樣，老天不下雨，黃黃的太陽；一晴三十多天，什麼都晒死了。長發成天同他的婆娘戽水，又從遠處井裏引水去灌田，但禾苗還是枯下去，像發瘟一樣，慢慢黃起來，坐在田塍上你哭個死也救不回來的，因爲後來井水也乾了。什麼人的田都是這個樣兒。長發不敢進城去報災，田主的利害他嘗得怕起來。他嘆氣，流眼淚，罵天的娘，全不中用。田終於完了。先是煮麥子高粱吃，吃完了，便吃紅薯，後來不得已才吃留下來的好谷種。春上收的雜片，拿出去，沒有人睬牠；還是講盡好話，好容易，才賤賤的賣了，弄得點吃的。什麼可吃的都吃了，吃得精光，只差最後一着，像許多人一樣拿了小刀，挖觀音土來塡肚子！自己婆娘一天一天黃下去，兒子喜麻雀同女兒蓮花都瘦得像小鬼，胸脯上的骨頭，一根一根的上好可以數得出數目；肚子却漲得怕人；好像女人懷孕了，成天坐在門坎上一動一動，眼睛毫無光澤，望着他：「爹，餓呀餓呀，我要吃！」的叫着。婆娘也常常逼他；他一聽到這類話就氣得要命，不理他們，索性睡在床板上，一聲不響，讓喜麻雀尖聲尖氣叫喊他們，讓婆娘流了眼淚去哄他們。喜麻雀若還是餓呀餓呀鬧個不休，或哭起來，婆娘又在那里囉嗦到他頭上，那他會瘋了似的，跳將過去，上上朗朗在那黃得像乾薑的小頰上巴巴巴來牠幾下出個氣，他把憤怒向他們身上澆起來，一面就朝着他們吼：

「你哭，你哭，哭你媽個×；你還不死。等老子拿刀子宰掉你，好吃人肉！吃了你，看你再嚷，再跟老子哭！」

小孩子駭得更嘶起聲音哭起來，婆娘還獨自說她的傷心話去刺長發的心，她是看慣長發那副凶神惡煞樣子的：「小鬼，莫喊了。你不怕吃掉麼？你前輩子不知做了甚麼孽，才投胎到這裏受罪，怪得誰！」

睡在床板上的長發，聽着這些話，雖是很難過，但比先前安靜多了，大約是氣發完了的原故。他覺得他們十分可憐，因爲他愛他們。懺悔似的他一個人就出了門。

他想同寨子裏無論誰借點吃的。走到楊金剛家裏，楊金剛不在家，他的老婆可在哭泣，長發同她說話，她不睬他。走到契保家，麻氏家，還有另外幾家熟人那里，他們都同他一樣，頸子餓得伸呀伸呀的在等待男人們拿吃的回來。什麼人都在費力氣搜索各樣方法，弄得點就吃一點。弄不到手便細起肚子挨下去。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餓得見閻王，兒子保不了爸爸，男人不能保女人，各幹各的，大家在等死！

「老天呀，你眞很心，你把我們都餓死了！」

「這才是閻王收人的年頭，幾十年沒碰過，大劫大數啊！」到處都在這樣嚷着。

有些人已餓得要命，還捨不得賣耕牛，總以爲換一次天氣得不同些，若把牛賣了，來年幹什麼呀。後來有一次一家的大水牛夜間給許多人牽走了。他們逼得無法，才流着眼淚送上牛塲。到頭來回寨時路上遇了歹人，什麼都完了，一個人哭着回寨裏。

長發耕的田本來很少，用不到自己買耕牛，其實也無錢買，所以餓到

末了，支持不住，婆娘勸他進城裏碰碰，他今天才進了 。

這時候，天色快黑，東邊天耀着青光，山間的暮色已加深了。長發一個人在山峽中轉來轉去，心中忽然為一種憤怒充滿了。先前感覺微餓的肚子，倒忘了去，不再覺得。一切鄉裏人，粗暴時是十分可怕；誠實的地方又太誠實了，被別人愚弄了也不清楚自己是上了當；但若是有朝一日想通了，那他們的憤怒比什麼還利害，他們馬上就可以殺人的。長發就是這樣人。在二老爺家裏，對于二老爺的態度並不覺得怎麼，而且自己那時給悲苦蒙着了，不知道如何去發作，也不敢發作。作好人的太太却那麼同情他，把他的心更弄軟了。他是相信太太的。許多鄉裏人到了城裏就會弄糊塗，長發也如此糊塗過來了。這時節涼風拂在臉上，人淸楚了許多，那股原始的獷野性兒，那沉鬱的農人的血又慢慢在奔湧，一切一切先前壓住牠的都可以根本掀掉，赤裸裸的原性便支配了他。他邊走邊想着二老爺那副惡相和他那句利害的話：「我才快要餓死了！」長發的眼睛裏冒了火，熊熊的像一條豹子那麼對着前面的黑林子，臉繃得很緊，牙齒咬起，憤怒把他的心快漲炸了。他恨不得馬上就跑進城，抓着那雅片鬼，飽揣他一頓。他吼了：

「哼，這雜種，他才毒咾！」

聲音在山峽裏響得很。

末了想到那時候自己那付傻樣，他臉瘮，在心裏無情無情的罵起自己來，用手打自己的腦殼，鼻子裏哼哼的：

『媽個×！你眞蠢，怎麼跪下去的？你怕他什麼？不退他的田，殺死他！你媽個×，你蠢得比猪還蠢的傢伙！」

他悔得了不得，一身難過得很。

忽然他記起前些日子隣村裏吃大戶的事，他的血又湧了起來。張財主不是有錢有米的傢伙麼？他關起倉把米給虫吃，大家偏生不怕他，拿了梭標，竿子搶了他的家，打開倉板，什麼人都揖他一担，剩下的，就在他家裏煮起大鍋飯，大家吃。他張財主有什麼法？找鬼去？長發這時很可惜自已那天沒有胆量去成，機會是錯過了。但他却像抓到什麼法寶，很可以不怕一切了，便有些氣壯起來，他勝利似的冷笑着。彷彿二老爺正站在面前，他把面孔板起，熱的血打擊着他，使他在空中有力揮舞他的拳頭：

「總有那麼一天，你看吧，到那時你們這批雜種才曉得老子的利害！把你的倉打開起，讓我們吃，吃窮你們！」

長發這麼走着走着，完全沉入一種回想與懊悔的情緒之中，他忘了現實世界。月亮這時正像一把鐮刀，斜掛在西邊天上，四圍疎疎落落有幾顆星子。忽然路旁坡上樹林子跳出三個漢子，一字兒排開攔着去路，長發駭了一跳。三個漢子虎氣生生的走來，明晃晃的刀子在空中一閃，長發打了一個寒噤。

「呔，站着！」

長發定一下神，便淸楚這是回什麼事情，就站着不動，讓他們走過來。這條大路近來常常發生這類事情，他早就知道的。見到目下這三個朋友那麼凶的神氣，他心裏倒冷笑起來：「眞是碰見鬼，你們眼睛餓花了。老子才正……」一句嘲弄他們的話溜上口皮，來不及吐出，三個漢子已搶上一步摸他身上：

「對不起你，夥計，把你的東西拿過來。」

長發眞想笑，但他忍住，裝着駭怕的樣子，老老實實從肩上把空口袋遞給其中一個上前來接他東西的矮子。這時他什麼都忘掉了，事情來得那麼滑稽，長發一點不怕，還存心同他們來開開玩笑，他的嘴角不免漾着一點兒笑容。那矮子跑過來接他的東西，兩個人在月光下一點不歪的打了個照面，長發却吃了一驚。矮子的面目，他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不，簡直熟極了。他努力去記那個常在耳邊響過的名字。那個人見他的眼睛睜得那

麼大，望着他若有所悟似的，倒也呆了一下，沒有十分注意到手裏的口袋是空的，便退下去。長發正安排伸手抓住那矮子，另外的人又說話了：「把衣服脫下來！」

長發可沒有聽他們的話，像着了魔，跳上前去，其餘兩個人趕快退一步把刀揚起來。長發用着十分驚奇的聲調向那個矮子喊：

「嘿，楊金剛，你怎麼啦！你婆娘在屋裏哭得要死，你……」這句話一出把三個漢子全駭呆了。眞的是楊金剛！

「你是長發哥麼！」

「好，你幹得好事，不是我吳長發膽子大，險些駭個死。」說着他跳了過去，躬着腰，過細看那矮子。他還認得那兩個人，他很高興：「你是八喜，你是儺神保，好傢伙，你們三個幹這門生意！」

三個人都是熟人，楊金剛他上午還找過他，那兩個是隔壁村子的，春忙了成天見面的人，他們也做了土匪。長發覺得有些希奇，便說：

「你們膽子可不小，這不是好玩的呀，衙門裏抓到了要抹一寸半的！」

儺神保臉色很難看，對着長發說：

「我娘快餓死了，留到我這條命幹什麼！」

長發又仔細瞧這三個人，有些高興起來。他們自己這時却很頹喪，呆了一天，只吃了些生紅薯，還巴望一筆財喜，到頭來是這麼一個窮光蛋。他們一天又完了，所以都不願說什麼。把口袋交回長發，長發勸他們回去，他們沒法，只好一同上路。長發問楊金剛：

「你出門幾天了？你婆娘在屋裏什麼不吃，只是哭。」

楊金剛毫不動情，只告訴他已出來五六天了。

四個人在黑暗中走着，那三個都無力氣多說話，想着心事。長發雖初初爲他們的行爲所驚，感到一些趣味，想問問他們過去的情形，但望到他們都沈默的在前面走着仿彿不高興同他說話，便也不響，但心中却充滿了新的喜悅，這心情代替了剛才一切的念頭。後來楊金剛問長發進城去幹什麼的，他就一五一十告訴他們，末了說：

「那雜種眞可惡，老子恨不得刺他一刀！」

長發於是把城裏的事情：叫花子多得很呀，抬城隍求雨呀，大隊大隊軍隊往城裏開呀，天王廟在唱戲呀……說了一串；大家却只聽他說。許久，儺神保像瘋了，忽然大聲嚷起來：

「哼，連走路的人也死光了。老子那天眞要進城去碰碰！」

「那你不怕王法了？」長發故意這麼說。

「王法，什麼老子都不怕。砍掉了，碗大個疤，算什麼事！」這是儺神保的聲音。他今夜很憤怒，只要想到娘，他的血就滿身滾！什麼也敢做的。

長發說：「你們做了幾筆生意，都得點麼？」

楊金剛却放大了聲音嚷：「鬼記他！」

于是大家沈默下來。

長發這時也難過起來。回去同婆娘怎麼說呢？喜麻雀同蓮花不知餓得哭成什麼樣子。他渾身抖了一下。忽然，楊金剛拍拍他的肩膀，說：

「長發哥，明天你也來，我來叫你好麼？」

長發不說話，他在想。有時也想到別的事情。靜靜的黑夜裏那邊樹林中一隻苦鵲又在很悽慘的叫。他們聽着都聳了聳肩膀。四個人沙沙的脚步

聲不斷響着，各人都看不清各人的臉，鬼一般活動着。走到一個小橋邊，八壽的鼻子嘿嘿吸了幾下便說：

「你們聽，什麼地方臭?」

他又嗅了幾下，心中却想到近來各處隨便死人的事，便又說：「莫是那里又倒翻了，見他媽家婆去了。」

楊金剛問長發：「你打大路來的，見到麽?」

長發便告他自己是從小路進城去的，大路上的事可不淸楚。大家于是很小心走過小橋。橋那邊稍遠的地方往日是一個傍山搭起的小草棚，一個老苗婆賣粑粑的地點。到了草棚邊，長發挨裏頭走，眼睛朝着前面黑影，口中却警告着別人：

「當心呵，這眞臭，不要踩到呵。」

忽然自己一隻脚踏在一個硬東西上面，圓圓的，身子支持不住，仰天一翻，就摔了一跤。一隻手却按到一些軟軟的東西上面，一陣惡臭直冲到心頭，他喊了一聲，大家全笑了。

「雜種雜種!全是蛆。」

他跑到了溪裏擦着他的手，呸呸的吐着口水。

楊金剛胆子頂大，他口裏說着：「娘賣×，你早死早了。」捏起鼻子，一面俯身去瞧那個腐爛的人。看了一回他說：「是個女的哩!腦壳在一邊，肚腸都挖空了。一定是豺狗同她做過一筆生意的。」

儺神保早就注意到天色黑了，家裏娘會急得哭，便催他們忙走，自己走上前了幾步，口中嚷着：「臭得很，快走喔!」

八壽却打諢他：「脚色，你怕麽?」

「我怕，我怕。我娘急死了。我才不怕什麽!」

走了一會，楊金剛自言自語說：「又倒翻了一條。餵豺狗也是好事情!」

長發這時心裏又在憤怒，無明火在燃燒他，同時肚子也眞有些餓起來。雖是夜風很涼，身上還是冒汗水。聽着楊金剛的話，他心裏說：「哼，餵豺狗。你要餓，我也要餵。橫順一個死，蠢傢伙才怕牠!我長發是不怕的。」他想到城裏的田主，想到城裏那些好吃的東西，還想到那些開倉担米的事情，他又激動起來。到了應該分手的地方，儺神保同八壽一句話不說便上了那條岔路。楊金剛很激動的向他們說：「明天早點呀，你們原地才等我。」他們只點了點頭，便滅入黑林。長發正待問楊金剛：「明天還去麽，你們?」楊金剛却先開了口說：「長發哥，怎麽樣?我明天來先邀你?」說着也轉身離開了他，「我得打後寨回去，我去了。」

都走了，只剩長發一個人在黑暗裏。他想着楊金剛的話，「去嗎」?這樣在心中問着自己。他很佩服他們的勇敢。佇立了好久，他才走向寨子裏去。這一段路走得更慢了。月亮已隱在樹枝裏，星子也沒有，天像一盆墨水，烏黑的。寨子外面那塊黑林不時發出一些聲音像人在嘆氣。長發覺得有一種不安感覺在滿身爬來爬去。到得寨門口時，他不知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躊躇起來。自己也不知是爲甚麽。他想到一個新天地，彷彿覺得很有把握似的，十分奮昂。但又有些恐懼，以爲別人早看破他的心事，模裏模糊無端想到離本寨不遠的團總的五子槍上去，使自己悚然了。一會兒却又想道：「這怕什麽?又不是賣屁股。難道眞的去吃岩頭麽?婆娘，伢崽……」想着，勇氣又恢復過來，身子已邁進寨了他還不怎麽意識到。忽

然看見前面一堆人擠着，一個小小火把很高舉在人頭上，他猛的醒了過來，腦子什麼東西馬上扔到一邊。認神一看，才弄清是寡婦王氏的門前。「怎麼啦？」他走了過去，雙腳却用不起勁兒。聽得一個女人的哭聲，有聲無氣的一陣一陣從人堆裏傳出來：「我的……痛心妹崽呀……」長發覺得有味，這裏又倒了一條，好傢伙！隔壁王大嫂正從人堆裏擠了出來，一邊同可興的媳婦說：「沒有男人也吃虧，他要捐你。」說了抬頭見到長發顚倒的奔過來便拍他一下：「哎呀，你婆娘急死了，你不回去！」長發像沒有聽，却問她：「什麼事情呀？」

「狗崽的娘吊頸死了。團總派槍來收壯丁捐。好兇呵，這種年成死活不知，逼別人上梁山！」

長發很快的擠進去，只見寡婦王氏直挺挺的躺在一塊門板上，頭髮四散的披在肩上，面上蓋了一張錢紙，手捏着拳頭，白白的，一隻脚沒有鞋子。大家圍在死人的身邊，都一句不話，臉色難看到同死去的人一樣。狗崽坐在地上好玩似的抽着咽，小小的心，他不知道娘爲什麼躺在這里，還捏着娘隻手，仰着瘦得如小猴子的臉望着周圍的大人，眼睛充滿了奇怪的神氣。寡婦的姨娘很傷心的哭着，聲音嘶起，又小又難聽，顯然，她連哭泣也沒氣力了。

「千刀砍的呀，人逼死了，你你才閉眼呀！……」

長發的婆娘也站在那邊，抱着蓮花從人們肩膀上伸了個頭瞧着，她是到寨門口來盼望長發的，忽然看見長發的半個臉，他正預備擠出去，她便趕急過這邊來，追上了丈夫：

「蓮花的爹，你怎麼這們黑才回來呀，我急死了。」說了，看着長發的臉色，死屍的樣兒，走他的路，却不理她，她心裏一急，覺得有些不妙，馬上又說：

「怎麼，借到多少錢了？你怎麼啞了呵，我的天！」

長發一步一步走向自己家去，脚沒點氣力，他實在餓了。他讓婆娘跟着他進屋裏，又走到床舖邊，自己一屁股坐下去，把口袋一丟，雙脚一翻，平平的躺了起來。接着像水牛剛被宰完了時大大的吐了一口氣，兩隻眼睛閉起。

「你怎麼咾？天呀，你樣子駭死人，你發瘋了麼？」手中抱着蓮花的婆娘從地上拾起口袋揚一揚，空空的，她像懂得了，急得哭，她放聲哭了。

「天呀，你眞蠢，錢也借不到，我們吃什麼呀！……」

她坐在床邊上用手搖她的丈夫，她傷心得很。

丈夫的心快炸了，渾身血在跑，力量突然又竄向身上，使他忘掉了一切，想殺死這女人，殺死他的喜麻雀同蓮花，與一切人。他的眼睛馬上在黑暗中放了光，猛的坐起來，一個巴掌打去，吧的一聲恰好正中在婆娘的臉上。他鼓起眼睛像獅子那麼吼着：

「害人的臭×，你媽個麻×，你快死！老子明天也要吊死了！」

說了又廢然倒下去，女人的哭聲更尖了，蓮花也在哼哼的哭。

黑暗把屋裏整個空一絲不留的佔據了。

(註)蓬井是天然從泥土中湧上來的小極了的泉水，並不要用石板去闊它，多半在田裏，夏天很多。

在城市裡（二）

張天翼

可是何先生打斷了他：

『呃，你們仲翩老先生——他跟他大房總沒分家吧？』

『有什麼東西分呢？』丁壽松下巴一翹，擺出付當然這樣的臉色。『屁！分哩！吃呀穿的都靠文侃幾個辛苦錢，還靠——還靠——』他把歪着的嘴巴湊到了別人耳邊，『還靠唐家貼幾個。』

說了就看了對手一會兒。他舔舔嘴唇，兩手作着勢——又打算告訴他唐二少爺的做人。

那個——一個勁兒問着他們丁家。

『我看——你們仲翩二先生如今總留了幾個。他家文侃當了秘書長：……』

『什麼！』丁壽松一跳，大腿上那隻包袱幾乎摔到了地下。『什麼長啊，你說？……噯，沒得那回事，沒得那回事！他還當什麼長哩！哼，你眞是！』

『呃，眞的，眞的。我看了報：的確是丁文侃。丁文侃在個什麼部裏當了秘書長。』

這麼着他們兩位先生中間就起了爭論。

那位仁兄並沒拿出什麼靠得住的証據來。祇冷冷地點着頭，用種斬鐵截釘的腔調，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話。看那勁兒，叫人覺得丁文侃這回當了那官兒——就簡直是他這位姓何的保荐的。

丁壽松可熱烈得肚子裏都發燙。他顴骨發了紅，嘴唇用力地掀動着，恨不得要把他的對手狠命揍一頓的樣子。什麼，丁家裏的人難道不明白家裏的事麼！文侃那個小子——嗯，又矮又小，天庭也長不開，下巴也兜不起：這麼付相貌會做官？吃過報館飯那倒是眞的：他知道。後來似乎在什麼人家裏當教書先生——不過他丁壽松有點記不準了：他這幾年一直趴在這家裏沒出來。可是他當叔叔的——嗯，早就看透了那小夥子是個什麼腳色。

他來得太奮激了點兒，就有點管束不住自己那張嘴：

『那小夥子當什麼長啊？哼，尻裏放屁——沒得那回事！』

說到那些唇音字的時候——唾沫星子就往別人臉上一噴。

同艙的客人顯見得都站在他這一邊。他一開口——大家就對他瞧着，一面瞅瞅那位何先生，似乎要看看那一位還有什麼說的。有些泥腿子竟笑起來，不過壓着聲音，彷彿在那些先生們面前放聲打哈哈是不該的。

這里丁壽松就向對方提出個理由來，拿食指使勁頂着那隻包袱：

『我問你，我問你：文侃要眞的做了官，當了那個長，怎麼他不把祖田買回來呢？』

那個嚇了一跳似地看着他，楞了好一會兒。

『把祖田買回來？』那張圓臉忽然綳得緊緊的，小聲兒問。

丁壽松得意地微笑着，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

『是啊，是啊，』他聲音提得很高。『哪，這個樣子的，我告訴你：我們家裏那個伯騤，那個大太爺——人倒是個好人。他做生意做蝕了本，連祖田也賣個精光，他怎麼對得起他們仲騮二爺呢，呃，可是啊？他臨死時候就跟文侃說過的，他叫文侃一發迹——就把祖田買回來。其實啊——嗯，你瞧着罷！……發迹哩！』

他下唇一突，帶着打了勝仗的神情盯着何先生。他看見別人已經給封住了嘴，就趁勢逼緊了一步：乾脆賭了個咒。

『他要是眞的做了官，我這個當叔叔就在地下爬給你看！』

於是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拿手抹抹嘴，把臉子轉向着窗口。他好像已經做完了一樁大事，放心地吸起那種帶腥兒的空氣來。眼睛瞇着看着外面，眉毛鼻子都打起皺摺，彷彿他要痛痛快快打個噴嚏——可又打不出的樣子。

河面越走越狹，看來簡直會把這艘小火輪夾住。綠灰色水給龍翔號剪成個楔形，打船頭兩邊捲起兩條浪紋，翻着滾着——拍到了岸上。

何先生又關心到丁仲騮家裏那位沒出嫁的小姐了。何先生問起她的年紀，她的品性。他已經把口裏那截煙屁股抽了好一陣，一直到短得燒着了指甲的時候才毅然決然把牠扔掉。

那一位的嗓子發了嗄，嘴角裏不斷飛出白沫來。他好幾次要把話鋒轉到唐老二身上去，好像一個男子漢忍不住要談到他的相好女人似的。可是他沒辦到。於是他憑他記得的一點兒——告訴了別人。他最後一次看見他那位姪小姐，她還祇十八歲。唵，這孩子長得很嫩，臉子白漂漂的很逗人愛。他並且還把她那種活潑勁兒模糊地描寫了幾句，彷彿她打那年到現在——年紀一直沒長。

末了他正正經經下了個結論：

『說起來眞叫人不相信：我們仲騮二爺倒有那麼個好丫頭。』

『那——那——』何先生顯得有點着急的樣子，『那你有多少年不見了呢，跟她？』

『哦，唔，這個——唵，怕有十三四年了吧。……我不瞞你說：城裏我以後倒去過好幾趟，不過我沒有去找我們仲騮。說起來是不錯，一家人哩。其實啊——唉，眞是！我跟他合不來。我倒是跟唐家裏要好點個：唐老二把我當親叔子看待……』

他笑了一下，又莊嚴着臉色看大家一眼。

龍翔號像喝呆那麼吼了一聲，叫客人們嚇了一跳。這兩艘船往前面那座石橋直衝，看來後面似乎有什麼追趕着牠。河身在這里成了個牛角尖，浪紋給擠得狂喊着，發氣地撲到兩岸的草上，打到那些樹根上，然後又流蘇似的瀉回到河裏。

有人正在那裏就心——怕小火輪鑽不過這個橋洞的時候，給悶住的水聲可一下子放開了。嘩嘩嘩的聲音打船跟前捲開去，一直溜到四面八方，溜到很遠很遠，好像這兩艘船成了全世界的中心。

大家眼面前一亮：他們已經給帶到了一個大港口裏。有誰得了救那麼透了一口氣。

姓何的那位仁兄不再開口了，好像剛才已經辦完了正經事。眼睛呆呆地瞧着前面的岸——一抹黑色的土上鑲着一線綠的。

悶得難受的丁壽松噓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咕嚕着：

『唔，祇有七里了。……』

小火輪往南轉了個灣。這艘拖船一直是往前衝着的，這里意外地給撥了一下，身子就往右邊一歪，尾巴往左邊一甩，看來牠很勉强才改了方向。

『唉，』丁壽松搖了搖頭。『日子過得眞快：我有三年沒走這條路了。』

過會兒他又嫌煩似地說：

『眞是的！城裏怕已經改了樣子。……』

接着又無緣無故哼了句成語——『江山好改，秉性難移』。

可是何先生把屁股移動一下叫自己坐舒服些，兩手筒到袖子裏，竟閉上了眼睛。

『哼，這位仁兄一定有毛病，』丁壽松在肚子裏說。茫然看看四面，瞧

下一口唾涎。『快要到了——還打盹哩！』

河面上小船漸漸多了。那些船夫衝着小火輪嚷着什麼，拚命搖着櫓——往岸那邊避開去。可是龍翔號直往前衝，激起了山邱樣的水浪，把那些漁船什麼的攪得沒有命地幌着盪着。

丁壽松這就爆出了大笑：

『要翻下水了，要翻下水了！哈哈哈……』

聲音空洞得連自己都害怕起來，彷彿全世界就祇有他孤零零一個人。

他右邊那個還是閉着眼沒理會，好像已經看透了他丁壽松的底子——認爲他不够朋友似的。別的許多視線可落到了他臉上，似乎他們知道了些什麼事情，擺出付瞧不起的神氣。

『混蛋嘛！』丁壽松小聲兒打了句官腔，偷偷地把眼睛掃他們一轉。怎麼，難道有誰認識他麼？他側過臉去看着外面。他記一記他先前說的那些話：他可並沒瞎吹。他的確天生的是唐家的親戚。

外面——一些很熱的景色在對他打招呼。他像看西洋鏡似地閉上了左眼，瞧着天慈寺裏的寶塔——像辣椒的那個。牠身邊那些瓦房——黑的白的夾在一起，看去似乎是一碗木耳煮豆腐，還烟撲撲正在冒着熱氣。

那抹灰黑色的城牆也落到了眼底裏，叫他想起唐家溫嫂子那排牙齒。

忽然他心跳起來。 呼吸也不大順當。 連他自己都摸不清這到底是歡喜，還是感到了什麼壞兆頭。他怕別人看破心事似地，瞟了何先生一眼，

就拚命想法子鎮定自己。他消遣地想：

『溫嫂子是個好人。……怪不得太太跟二少爺都相信她。……』

可是他歎了一口氣，他覺得有什麼東西給人佔去了似的。

城牆輪廓漸漸分明起來，還瞧得見到了碼的地方——現出了凸凸凹凹的黃泥。他站起來又坐下去，趴着包袱的兩手直發緊。他又希望快點兒到岸，又希望永遠走不到。

碼頭上的魚腥味兒可飄到鼻子跟前來了。那些嘈嘈雜雜的聲音也聽得見了。

船還沒有靠好，那位何先生就猛的張開眼睛站了起來，推開了前面的人衝出去。到了艙門口才記起世界上有個丁壽松，回頭嚷了一聲——

『走呀！』

接着聽見他一路罵着：

『該死，擠什麼呀！一點秩序沒有！……』

『虛里虛糟的東西！』丁壽松走在大街上，感到受了什麼侮辱地嘟嚷着。『哼，八是什麼傢伙！——睬都不睬人！……』

他聞着炒什麼菜的油味兒，嚥下一口唾涎。他腿子沒了勁兒，挾包袱的左膀子直發酸。嘴唇動着罵着：他現在這麼不舒服，這麼悶氣——彷彿都是那個姓何的害的。

於是他一到了唐公館，就把腦袋往門房裏伸了進去，要把閉久了的嘴唇動幾下來舒散舒散似的，一口氣說着話：

『老陳，老陳！……你還認不認得我了？……怎麼？我是丁壽松哎。……剛剛到。唉，累死我了！……你怎麼樣？——看你發了福了嘛，哈哈哈！……呃，呃，說句正經話：呃，二少爺可在家？——煩你通報一聲。真的，真的——』

那個老陳也不表示認得，也不表示不認得，祇瞧了他一眼。隨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進去。

（未完）